01 专访左小祖咒:没有独特个性不算独立音乐

[漫漫夜，一只诺](http://www.xiami.com/u/316573)

[漫漫夜，一只诺](http://www.xiami.com/u/316573)(苏州)2010-01-24 18:04[回复](javascript:void(0))[举报](javascript:;)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左小祖咒接受网易娱乐专访。实际上在独立音乐里面，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音乐自己发行，刻个盘一卖叫独立音乐，实际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左小祖咒：杂志颁奖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宣传你知道吗，它没有什么特异的功能给你，大家都在兜售自己的东西。  
  
\*\*\*\*\*  
  
网易娱乐12月30日报道（文/K.K） 12月18日，左小祖咒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大事》。作为华语音乐圈中的“异类”，不走寻常路的左小祖咒这次的新专辑又给大家若干“惊喜”。在接受网易娱乐专访时，左小祖咒称自己现在做的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独立音乐，相反会变的更加大众化，“因为我已经彻底不独立了。我准备把东西免费给别人听了。”左小祖咒称“独立音乐是一个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以独特的思想和独特的表述方式，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呈现出来。不管你有多么困难，都要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大家都去做流行音乐，我可能就做别的。大家都去做这种独立音乐，我就可以免费发行。”  
  
  
　　网易娱乐：有人评价您说，您在中国独立音乐界的地位堪比周杰伦在流行乐坛的地位，对这个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左小祖咒：这好像有点低了吧？因为我在中国音乐界的贡献和等等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在瞎说。真正知道的话，应该是要比这个厉害的，就像“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一样。当知道这座庙里的和尚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那么回事，不像啊之类的。我可以说，在2005年我出了《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这张唱片之后，我可以什么唱片都不出，他们也会知道我对中国的音乐做了什么事。  
　　实际上在独立音乐里面，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音乐自己发行，刻个盘一卖叫独立音乐，实际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独立音乐是一个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以独特的思想和独特的表述方式，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呈现出来。不管你有多么困难，都要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大家都去做流行音乐，我可能就做别的。大家都去做这种独立音乐，我就可以免费发行。我可以卖衣服，可以在衣服里放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你。都可以。我觉得人都是赖以生存的，可能都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觉得自己挺牛。  
　　  
  
网易娱乐：您在做独立音乐，您觉得作为独立音乐的歌手来说，最大的快乐来源于什么？  
　　左小祖咒：独立音乐，其实现在我已经不是独立音乐了。因为我已经彻底不独立了。我准备把东西免费给别人听了。他们所谓的独立音乐，就是贴牌，就像LV一样，LV开始火了之后，别人找一个小商标往上一贴，我也是LV。独立音乐的价值主要是以独特的世界观和方式，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表达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认识。然后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今天的唱片市场要淘汰的前提下，苟延残喘的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能够养活自己的一种形式。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有很多人不知道独立音乐是怎么回事，自己往里拱，他就认为自己是独立音乐。同时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就像鸡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说鸡真好，后来他们也想当鸡，后来发现，当鸡要付出代价的，后来他们不想当鸡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鸡，其实他连一个“良种鸡”都不是。  
  
  
  
　　网易娱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是什么？  
　　左小祖咒：我享受的音乐，主要是想瞎搞就瞎搞，想瞎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幸运的是，我瞎跑，他们就瞎跟着我走。经常还有人跑到我家跟我说“左大师，左小，你能帮我出出点子嘛，能把价钱卖高一点吗？你看我们的歌手该怎么定位呢？”我说第一个，他长得不够寒碜；第二个，他长得不够缺德；第三个，他还没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失去了他。他太可悲了。  
　　然后他们没听懂我说什么，他们以为我说了一些坏话。其实他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后来想想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实际上我想跟他说“你最好别干这行。”然后我转着圈子说什么呢？我说“哦，原来你也想贴牌呀，这个叫独立音乐是不是？”独立音乐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彻底完蛋了，已经毁掉了。不毁也没事儿，它也该到期了。从2010年开始，我们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欢送独立音乐倒闭了。  
  
  
  
　　网易娱乐：您为什么觉得独立音乐已经走到尽头了？  
　　左小祖咒：独立音乐里面好多那种什么甜甜的、假可爱的那种东西，这怎么叫独立音乐呢？甜甜的，假可爱的，装天真的东西，怎么是独立音乐呢？在西方独立音乐都是有文化背景的，都是真正的暴徒，有独特的思想出来的。而不是说甜甜的、美美的、可爱的那样的。或者说拿一个木吉他这么一弹，一唱。那其实还不如郭德纲呢。郭德纲就是没弹吉他而已，也都是没什么，就是讲个乐子。但是那帮人故装深沉，可怕的是故装深沉。难道故装深沉就是独立音乐吗？难道是那些假可爱，脸上搞得素面朝天的，或者说人模狗样的，像我这样，也叫独立音乐吗？  
  
  
  
　　网易娱乐：您刚才说，独立音乐快走不下去了。是因为它有一些假的独立音乐。但是您觉得这种刚才您说的走可爱路线的，或者小清新路线的，这些都不叫独立音乐？  
　　左小祖咒：因为可爱是很难得到的，可爱不是说你装可爱就可爱的。我们认为独立音乐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存在了呢？因为音乐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你反正没人买嘛，反正没人听。你自己来一个限量，那不是矫情嘛。真正的叫独立音乐是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方式上面，做自己的事情，而不仅仅局限于营销方面的，自己去卖就叫独立音乐，那不对的。  
  
  
  
　　网易娱乐：所以您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独立音乐的市场，是缺乏这样文化的东西？  
　　左小祖咒：现在这10年、8年，好像真正有独特文化的歌手并不多，而是有一帮正在找文化，认为自己读了大学了，或者什么音乐学院出来了，会弹钢琴，弹得飞快的，他认为自己有文化了，这也是瞎掰。咱们远得不说，香港的“达明一派”他们都是很有文化的歌手，是很有文化的。  
  
  
  
　　网易娱乐：有没有目前来看你自己比较看好的？  
　　左小祖咒：我觉得你们不要逼我了，让我整天在我嘴里说出一些更厉害的，让我自命不凡的这种架子能够拉下来一点，实际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他们很可怜。为什么呢？没有强制的手段，没有真正的在今天有人说你不好，你要继续干下去。他们认为不好？“哦，我真的不好。”马上就开始调转方向，开始干这样的事情，干完了以后啥都不是。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管他的，你要玩下去才行的。”不是说今天别人说你两句，不认可你，你就不做这个事。  
  
  
  
　　网易娱乐：但是现在独立音乐好像也慢慢的被主流的市场接受了，就像比如说您之前也接受过一个杂志颁的一个奖，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您觉得独立音乐会被主流市场接受吗？  
　　左小祖咒：杂志颁奖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宣传你知道吗，它没有什么特异的功能给你，大家都在兜售自己的东西。  
  
  
　　网易娱乐：就是它看起来是一种主流的市场对独立音乐的一种认可。  
　　左小祖咒：嗯，很多的市场还是受一些媒体的那种，说你好，就是那样好。更多的老百姓，我想现在电台打榜的也是这些。我想他们全部都要死掉了，因为他们扛不了多久了，因为电台里面也有一些低品质的音乐他不可能放的。而且年青人，他们对音乐，真正听音乐的这种途径，是很容易得到了。不像以前，我要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拷一个带子回来。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我可以听英语的，我可以听德语歌曲，法语歌曲，我干嘛要听你这种歌曲，是不是？我没有这种民族狭隘主义的音乐，我不非要听中国人的。  
  
  
　　网易娱乐：您是怎么看待目前国内这种音乐的？  
　　左小祖咒：国内有什么发展状况？内地还不如台湾呢。台湾的音乐现在是一塌糊涂的，都不如80年代，90年代。90年代还有齐秦、80年代还有罗大佑，还有周华健这些，最起码会唱歌，会写这些东西的，还有李宗盛，现在都是狗屁呀。香港那帮王八蛋也不行了，都没有。大陆还是在学这种小台湾，台湾这么大个地儿，然后搞什么搞？你大陆还有什么新鲜的你说？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么多年还在盯着一个小台湾在学这些东西。那些人还在听什么“哎呀哎呀小亲亲，乖乖妈妈吃好了”之类的，烦死人了。  
  
  
　　网易娱乐：除了这些您说的这些装可爱，小清新，其实内地还是有一些真正在做音乐的艺人。  
　　左小祖咒：我相信这些年青人里面肯定有很厉害的音乐家，他们正在摸索，在自己成功的道路上还在探险，我想他们迟早是要出来的。  
  
  
　　网易娱乐：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想要成长、发展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左小祖咒：我给他们的建议，就别理那些人说什么，你想干嘛就干嘛。不用理他们。他们算个屁。他们活不了太久了，什么破榜，这榜那榜，马上就快没了。  
  
  
　　网易娱乐：您觉得这种所谓的独立音乐和主流音乐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左小祖咒：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大陆这里面也出来一个误区，都认为自己的摇滚乐牛，其实也是个狗屁。大陆的摇滚乐有什么牛的？其实没有什么，都一样，都是一种音乐。大陆这帮小娃娃现在也陷入一个误区，当然，我也是大陆人了，他们认为“老子吵，老喊独立，骂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摇滚乐了。他也没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其实摇滚乐也不是这么回事，被他们搞坏了。我听台湾的那个什么黄立行，音乐挺吵，挺燥的，都是新金属的，你能说人家不是摇滚乐吗？但恰恰他就不是摇滚乐。因为他没有写出更好的，有人文性的，对这个社会有攻击性，包含了思想和情怀，让你欲哭无泪的这些歌词出来，他没有，他就不是。  
　　大陆这帮做摇滚乐的，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听人家黄立行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自认为自己写了一些什么大陆的俚语，反抗啊，又压迫啦，这就是摇滚乐了，瞎掰，全是脑子缺根筋。所以局面才搞得这么乱，上面的那帮全是音乐行业在贪污，拿人家钱在作秀，把这个钱怎么分掉，胡搞的这个事。  
　　其实我反而认为，选秀是牛的，他们说选秀是不靠谱的，其实选秀在今天社会里面恰恰是对的。你想，全国那么多人，在电视里你要秀出来，成一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是不大可能了，这就很不容易了。你即使找人给你投票，它也是很难的。这比你十年前的“中国青年通俗歌手大奖赛”强多了。  
  
  
　　网易娱乐：您觉得如果国内目前的这种独立音乐如果想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左小祖咒：最后只能够活几个人，剩下的全是自取灭亡。勇敢的、独特的、魅力的，有文化的。这些人生存下去，只有这样的，没有人能够扛下去的，这是很简单的。我是另外一套套路，你看我不会狗刨我还会弄猪，我不会弄猪我还会弄驴，对不对。我还可以找人给我生产雕塑之类的，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是难以模仿的。当我卖500块，他们想突破我的时候，我的唱片开始送人了，我根本是一个没谱的人，有什么可以值得模仿的？你说你要模仿我跑调，他也不知道实际上跑调的人太多了，能跑成我这样，但是他需要去研究了，等他研究完了之后，世界又不是这样了，世界可能又流行小白脸了。所有的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干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笑到最后，其他的都是吹牛。

**02 左小祖咒：我不喜欢他们为我编造的神话**

博宝画廊网时间 ：2011-08-25稿件来源 ：名牌



艺术作品《我也爱当代艺术》



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艺术家赚钱不可怕啊，有钱也不可怕，谁说艺术家就应该去喝西北风啊，有本事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艺术家主要的责任不是做出完美的艺术品，他们全错了，而是应该继续拥有当初那颗似懂非懂的心，敢于站在正义一方，不沉默，即使发言发得不好，也绝不说风凉话。”

图｜高远 左小祖咒

见到左小祖咒是在上海的一家宾馆里，房间宽敞气派，浴缸跟大床隔窗相望。外面下着雨，天色沉闷晦暗，祖咒刚从昨晚宿醉中恢复过来，不修边幅地坐在电脑前，椅子上晾着两件换洗衣服，让这个自称“摇滚神父”的人，看上去有点只身闯荡、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感觉，而宾馆不过是一个时空错乱的布景。时光荏苒，祖咒已经快四十岁了，已婚，当了父亲，名望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巅峰。近两年他的媒体出镜率很高，但是，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即使有家有业我也是个亡命徒。”

他最近忙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这回来上海是参加朱文新电影《小东西》的宣传活动。而就在之前的几天，他在杭州做了演讲，“去中国美院搞讲座，人都爆满了。”祖咒说他讲的是老师们在课堂不会讲的，他讲的是艺术致富经，“效果非常好，他们都听愣了。”

祖咒擅长开玩笑，幽默刻薄兼得，而艺术和致富是两件他会严肃对待的事情，所谓精神物质两不误。 但许多津津乐道其高价唱片 （注：他一张唱片卖到150元，是内地单张唱片价格最贵之人。）和演唱会盛况的人已经忘记，在此前的很多年里，他似乎只跟前者走得比较近。

**在北京东村的岁月**

祖咒是江苏人，中学没有毕业就去参军，在这前后学吉他、唱歌、听摇滚乐。退伍后他摆摊卖过摇滚磁带，先是混上海，1993年奔赴北京，组建了No乐队，同时也跟几个艺术家一道创建了东村。“所谓东村，就是‘纽约东村’（注：即格林威治村，上世纪西方先锋艺术的根据地之一。）的山寨版，北京东三环外没这个地名，就是我们向纽约致敬，才这么叫的。”那时候，当代艺术还没有成为国内外的大热门，大生意。许多如今被艺术界和市场同时热切追捧的艺术家，当时还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在房东和大众的眼里，诗人、摇滚乐手、艺术家—尤其是行为艺术家，基本等于一回事：疯子，或者是跟坏分子差不多的盲流。

No乐队风格卓尔不群，简单讲，是颇具艺术气质的噪音摇滚/民谣，音乐上编配精细，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唱腔，二是歌词：他的唱邪异、曲折，过早显出老成毒辣，里面折射出民谣、传统戏曲、老摇滚和爵士乐的影子，但又有鲜明的个人性；歌词意象尖锐，其中最强烈的现实感，也被赋予了荒诞和魔幻的意味。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祖咒属于潮流之外的异类，他没得到什么媒体和首都摇滚圈的关注，生活困窘、演出机会极少。而在少数乐评人和艺术圈朋友眼里，此人是天才人物。“概括我的人一直没有权力出来说话，能说话的人又不能概括我。”他这么总结当时的舆论态势。

1995年，祖咒参与了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创作实施。这个作品日后非常著名，但当时对祖咒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实际的改善。三年后他做了第一张唱片《走失的主人》，开始比较频繁的演出。这张唱片也被多个乐评人奉为当代中国摇滚的经典之作。然而它也是在极度简陋的环境中制作的，歌词也被迫删改。2009年，祖咒将它重新制作，补足了歌词和没录好的音频，并装在木盒子里150一张发售，他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走失的主人》英文名为“The Missing Master”， 一语双关， 亦可翻译成“错失的经典”。

**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和得奖专业户**

许多人把祖咒的音乐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2005）之前和之后。之前他的表达非常艺术化，有很强的形式感，而当时的环境也正是地下摇滚、民间文化寻找突破口的转折年代。而自《悲伤》开始，祖咒的音乐更悦耳，更容易被人接受，几首脍炙人口的情歌让许多不怎么接触摇滚乐的人也喜欢上了他。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音乐行业凋敝、哀鸿遍野的时候，祖咒的独立工作坊运营良好，高价唱片等做法制造了一系列热点，大获成功，一时间被媒体关注，同行仿效。

当年给他带来过种种麻烦的艺术家身份，如今也在商业热的大背景下成为行业内外眼中的光环。2007年他推出了新作品《我也爱当代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里叠在一起的几位裸体艺术家，被一头头麻醉过的猪所取代。“许多作品都是颠覆别人，我这个是对自我的颠覆。”

去年他推出新唱片《大事》，非常旋律化的作品，这种极度仿拟流行乐的感觉再一次出乎人的意料。“等他们分两个阶段时，我早就进入第三个阶段了。《大事》是我的第三个阶段，你知道当有人搞所谓的先锋，我就去整流行，我不爱抢（别人）碗里的饭。”

据我所知，过去不少祖咒的忠实乐迷现在已成为许多大媒体的掌舵人，不知道此事跟他这几年来成为“得奖专业户”是否相关，当然，他屡屡获得的是一些具有民间色彩、未被市场控制、 坚持独立审美的媒体艺术奖项，如 《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奖”，或“华语传媒大奖”的“年度音乐家”等等，无论怎样， 他尚忍着没有向“华语榜中榜”或“MTV”这些纯粹的商业颁奖机构伸出毒手。

《大事》的结尾是《北京画报》，一首十多分钟的民谣作品，一幅当代都市风情画的卷轴，一个歌手的感怀，思考，反讽和饶舌。“相比这个国家 / 我感到我的血比它还冷 / 像个贼一样苟且偷生 / 当我知道做一个坏人 / 比做好人更容易些的时候。”这样的歌词容易被凑热闹的媒体忽略，同时让真正的歌迷找到继续倾听的理由。

祖咒在新浪微博主页的个人介绍是：摇滚师、当代艺术家。 作为身份， 摇滚还是要排第一位，“说明星有点俗气，说大师有点装，说工作者有点矫情，我想我的角色更多的像个厨师或者什么手艺人，那就叫摇滚师吧。”

**去吧，去忙起来吧！**

记者：音乐和当代艺术对你个人的意义有何不同？

左小祖咒：音乐尤其像我这样自己演唱的，带着显著特点，属于“标志性建筑”，不太好找替身啥的。歌词创作方面也不可能，这两条是足足的含量，是当代音乐最重要的灵魂部分。其他方面，例如制作、编曲上我们可以想其他辙，作曲部分我们也可以邀请其他音乐家合作。然而，“不是自己亲手作”才是当代艺术的含义。我的歌词就是艺术方案，也是致富或者灭尸等等的方案，音乐是为了置身场景，（去）挑逗、调情，迷惑。演唱是表演，像冷漠的脱口秀。演唱会是整个的秀，一切在大众的审美习惯中显得混淆、颠倒，让观众在现实中默问；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为啥不可以这样呢！最最最为重要的是：它非常现实，说的是人话。

记者：你曾说过率性是摇滚乐给你的财富，除此之外音乐对你还有哪些改变？关于自己的音乐对于他人的意义，你有过什么预期或者想象没有？

左小祖咒：率性是摇滚乐给我的财富，但是摇滚乐给我的绝不止于此，还有很多，比如勇敢、反应快、不做矫情的诗人、挺身而出的“执法者”等等。

在今天，我改变了音乐很多属性，具体地说开发了它的属性。同时音乐给我带来美女、钱、地位、家庭，也带来过几次牢狱之灾。

看淡这些不是我的使命，神话这些也不是我的任务，幸灾乐祸才是我的意图，我不需要去预测什么。

记者：你以持久而旺盛的创作力著称，能否说说保持这种创作力的个人秘诀？

左小祖咒：人类是一帮可怜的虫子，并且不愿意承认于此，因为会搽肥皂洗身体，还会发明肥皂类的玩意儿，这是我创作的动力的，或者是什么窍门儿，窍门儿我能告诉你吗？笑话!

记者：在当今的中国，你对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怎么看待？

左小祖咒：艺术家赚钱不可怕啊，有钱也不可怕，谁说艺术家就应该去喝西北风啊，有本事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艺术家主要的责任不是做出完美的艺术品，他们全错了，而是应该继续拥有当初那颗似懂非懂的心，敢于站在正义一方，不沉默，即使发言发得不好，也绝不说风凉话。

记者：说到艺术跟现实的关系，很多人会提到你的歌词，从《苦鬼》到《北京画报》等等，你自己怎么描述你的歌词跟现实的关系？

左小祖咒：说人话，作人的艺术，如果人看不懂没有关系。实在看不懂你也没钱吃饭时，就听《北京画报》，你不会很快就死掉的。听不懂就看，看不懂就听，我就不信你没有寂寞的时候。

记者：从1990年代地下摇滚时期到今天，你的音乐发生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左小祖咒：我更像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不断说着什么“听我的音乐能致富啦”，“我比无政府主义要官僚、比官方更自嘲、各国政府借鉴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会取得双丰收啊”等等。你说我变得更无耻了吗？还是早知道我以前很无耻现在装作不知道呢？还是有人比我更无耻，我根本没法比呢？

记者：如果要对那些不了解当年你的作品和时代背景的青少年讲述那段历史，你会怎么说？

左小祖咒：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帮我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有人帮你的， 你要自己去干。是的，我以前作品真实，咄咄逼人，飞扬跋扈，我爱它们，像爱着一群王八蛋一样。我现在的作品把太多力气放在包装宣传上了，讨厌！

“也许，创作优秀的作品并不是最根本的，怎样做一个艺术家才是最根本的，后者对我们而言几乎是全新的挑战。因为，只有当具有独立意识的艺术家群体的存在、艺术作为信仰的道路清晰可见，辉煌而崭新的艺术成果才是必然的。将艺术交付历史的或然性，交付时间的积累，交付青春本能，皆是一种机会主义。中国最终需要的肯定不是这些。”

03 左小祖咒：我是真正的艺术家 独立音乐没救了

* <http://www.gxtv.cn>　2009-12-25　[广西电视网](http://www.gxtv.cn)　人气：0　http://ent.gxtv.cn/../images/news_info/icon1.gif [我要发表评论(0)](http://ent.gxtv.cn/newscomment.aspx?Nid=489093)

  
**网易娱乐12月25日报道 （文/程冉子&耳东 视频/武文琦）** 12月18日，左小祖咒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大事》。作为华语音乐圈中的“异类”，不走寻常路的左小祖咒这次的新专辑又给大家若干“惊喜”。首先，新专辑里的左小祖咒不像以前那样跑调了；其次，这张专辑不像前两张唱片那样卖高价，而是上传到网上供歌迷免费下载。对于这样的转变，左小祖咒抱着怎样的想法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网易娱乐与左小祖咒进行了独家对话。由于对话内容太长，文中有删节，一切以视频为准。

**新专辑《大事》是文艺片**

网易娱乐：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张专辑吧。

**左小诅咒**：这个专辑是今年上半年录完的，是在12号的时候发布的。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歌都上传到网络上了。到现在歌迷反映得还是不错，希望每天能听上50遍，或者听上几遍的。不管怎么样，这个唱片[他们](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他们)爱听是好的。因为这个唱片我确确实实希望他们去听。《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这张唱片我无所谓，因为我玩了[一个](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一个)高兴。《大事》这张唱片不是，这张唱片恰恰是我们唱了一些爱情的歌曲，还有一些社会的事情。

《大事》跟《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它属于一个文艺片的范畴。《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属于一个大片的范畴，因为我动用了80多人做了上一张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大概只有10几个人把它做下来，大概后期加起来也到不了20个人。

网易娱乐：这种网上和实体是同步的吗？

**左小诅咒**：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分享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青人，他们跟我说，真的希望能够不要把唱片瞎卖高价，我说我也不是。《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的这个唱片实际上我是瞎搞的，他们说我卖得贵，后来我就卖得更贵。

我通常的唱片基本上都是在150块钱，其实我不是所有的唱片都是卖500块。因为我可以说靠这个挣钱是没有太大的意思的。

网易娱乐：上一张专辑也是玩了一个概念的这种，包括这张又走这种网上可以链接下载的形式，都是因为自己高兴？

**左小诅咒**：也不完全是。《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也是当天就上传了，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上传。主要是他们传的质量不好。其他的唱片都是免费给他们听，听他们愿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想有很多乐迷他们买唱片，在网上留言，他们都是放在那里不听的，他们买回去也是传成mp3听的，因为现在的人没有cd机，他们想留在那里作为一个收藏也好，一个纪念也好，因为毕竟是厚厚的一本，我写了太多的歌词在里面。

网易娱乐：您《北京画报》这首歌长达15分钟，当时写的时候，是处于一种[什么](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什么)样的考虑，要做一个这么长的歌？因为很少有人写这么长的歌。

**左小诅咒**：在实验音乐里面，先锋音乐里面这么长的歌很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的都有。在流行音乐、摇滚音乐和民谣音乐里面，这样的歌没有。

7、8分钟，8、9分钟的歌我以前就有，像《方法论》、《尊敬》这些歌，我以前的歌也是比较长的。这次我把别的歌的时间都缩短了，为了让给它（《北京画报》）。有的歌只有3分多钟，我通常的歌都是在6分多钟，就是为了要把时间让出来。我想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可以出一个很长的唱片，为了长而长，没有意思。

《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出了近100分钟的唱片，出了两张。因为那个是我确实写了12年，很长的时间。在一年多后，今年上半年我也出版了《走失的主人》的正式版本。明年我还有音乐会，我的个唱也要办。

网易娱乐：当时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要做这么长的一首歌？

**左小诅咒**：我就是歌词写得太长了，那么长的歌词，它理想应该是在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最好。如果是40分钟的，它做一张专辑是最棒的。

我把中间的过门、间走全部省掉了。这首歌的速度，我也是在一个新的民间歌谣的这种方式来唱的，唱的速度我也尽量的加快了一点，同时又不能破坏他的韵味，你要再快就听不见你说什么了。你唱起来也不顺了，咬字的方式。

早期的时候，可能想用一种《平安大道》延伸的方式来做这首歌，我认为用一种很急促的方式，用一些正常的鼓在跑动、滚动这样的。后来我发现，这样尝试，可能时间久了，可能会让人很疲惫，后来我还是换了一种类似评弹和戏剧的一种混合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北京画报》。

网易娱乐：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

**左小诅咒**：这首歌是中国近20年的一个人文和历史，好像是新闻也好，好像发生过的很多事的记录。我们从90年代，写到2010年，后奥运的时间，这20年中国发生的事件，基本上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人爱听的。可能也不是60年代的一些人能够感受到一些事情，我想更老的人都不能感受到这些事情。

讲一些人从外地到北京。其实北京也是一个宿愿，《北京画报》可能是一个中国梦，或者是中国地区的一个代名词，讲他们背井离乡，想出来做点事情，有很多妓女，还有一些打工的，还有一些唱歌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做广告的，it人员、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些歌手等等的。

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故事，从开头这样一个青年人，在十七八、岁或者十五、六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姑娘，情窦初开的时候，那种情怀，那种不安，然后他走上了社会，然后离开了故乡，看了很多的事情。

网易娱乐：感觉您的专辑一直在特别像讲故事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然后这张专辑串起来就是一个整个的故事。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钱歌》和《忧伤的老板》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左小诅咒**：《钱歌》是一个很正常的歌曲，就是人们对金钱的认识，在我这里把它写得是一个还钱的歌嘛。就是说一个人面对钱，你要去借钱，人家也会跟你借钱，我想这是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因为人是要跟钱打交道的，就是你不爱借钱的人，突然没带钱包的时候，说不定借10块，晚上还你。你都是会面临借钱的问题。

我想这首歌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歌。这首歌在这个唱片里并不是很重要的一首歌。《忧伤的老板》不一样。《忧伤的老板》我是写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记不大清了，这首歌我易稿好几次。它讲了经济危机的事情，金融危机，全球的事情。

网易娱乐：您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左小诅咒**：是，我所有的艺术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东西在。有一些反讽、嘲笑。用今天他们的词可能叫恶搞也好，还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典故。而且这些典故可能恰恰是有，或者是正在发生，或者以后要发生。还有一些典故是我自己瞎编编出来的，什么“此时此刻、可口可乐”、“一夜没睡，软卧白费”都是我以前写的，都是年青人在msn上签名用的一些。

包括《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其实这种深情的话，他们也包含着恶搞。可能我写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引申意义在里面的，可能也是我的音乐，我的东西到现在没有被他们完全接受，没想通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它都有引申意义在里面。

每句话。就是“由于欧洲的天气转暖、候鸟已推迟南飞”如果这是一个歌曲的流行音乐的话，这句话是令人费解得无比透顶。后面上来就是另外一句话“我的心上人啊，你为什么…”后面一句话我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来着？

网易娱乐： 就在细微的曙光透过窗子的时候。

**左小诅咒**：对，就上来是这样的一个。它属于电影的剪接是非常快的，不像我们现在拍片，说我们现在要到厨房，这个机器一定要跟拍一样，可能我直接就到厨房里了，又回来，这个过程是没有的。

我想更多的主流音乐，主流的艺术是这么做的，主流的艺术是“絮叨”，耽误你功夫。是变成电视连续剧，要拉长，我们是要缩短，要有精度，然后你发一点水和和就可以变成一个别的事。你可能左小诅咒做的一首歌，可能他就是一个电影的概要。

为什么左小诅咒的唱片最便宜要卖150，最高能卖500？是因为左小诅咒的一个创意就能顶上好多，一个过门，我一个过门可以让他们发挥出很多的歌的主线出来。一句话，可以和在里面，它有一些技术含量和特殊性在里面。

这张唱片恰恰讨厌的是什么？我没怎么跑调，他们听起来是很怪，是什么呢？最后才发现，是我没跑调。你明白吗？以前我是跑调，他们觉得我跑调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不跑调才叫“大事”。

我想很多是因为跟风了嘛，我说过，如果大家都去搞怪的，那么我就搞主流的。我认为真正的先锋就是，你干这个，我就干别的，而不是任何的形式。在2005年我发行的唱片，今年都是独立音乐，是吧。实际上他们不理解独立音乐，以为自己卖就叫独立音乐，他们都是全搞乱了。

**“我对音乐界的贡献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易娱乐：有评论觉得您的一些歌曲堪比周杰伦，您对这个评价是怎么看的？

**左小诅咒**：小周他跟我唱歌不是一回事吧？我觉得他的音乐做得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都是咬字不大清楚的那种主儿，我觉得他们没有把我比成蒋大为、李双江就挺好。就是他们真能瞎比我也挺高兴。这个嘴也不长在我身上，就像我的牙肯定是我的牙，说你们代我吃一顿饭吧，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网易娱乐：还有人评价您说，您在中国独立音乐界的地位堪比周杰伦在流行乐坛的地位，对这个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左小诅咒**：这好像有点低了吧？因为我在中国音乐界的贡献和等等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在瞎说。真正知道的话，应该是要比这个厉害的，就像“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一样。当知道这座庙里的和尚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不是那么回事，不像啊之类的。我可以说，在2005年我出了《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这张唱片之后，我可以什么唱片都不出，他们也会知道我对中国的音乐做了什么事。

实际上在独立音乐里面，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音乐自己发行，刻个盘一卖叫独立音乐，实际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独立音乐是一个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以独特的思想和独特的表述方式，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呈现出来。不管你有多么困难，都要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大家都去做流行音乐，我可能就做别的。大家都去做这种独立音乐，我就可以免费发行。我可以卖衣服，可以在衣服里放一个什么东西，送给你。都可以。我觉得人都是赖以生存的，可能都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觉得自己挺牛。

网易娱乐：您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因为你毕竟走这种独立发行的道路？

**左小诅咒**：我这两年的困难比较少。我也不想去叫苦，因为对着大家说这个事的话，叫苦的话，可能会得来一些大家多买一些唱片，我不太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可以不买我的唱片。无所谓。

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我出《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这张唱片的时候，也确实是感谢那些买我唱片的人。今天白拿我唱片的全是王八犊子（笑）。所以我故意愿意送他们的，哈哈。

他们那个时候确实也帮助了我。现在今天像我这个大灰狼一样的感谢他们。

网易娱乐：遇到了那些困难以后，有没有哪件事情可以影响到您的创作思路。就是这几年来看的话？

**左小诅咒**：说来可能他们不太相信，我是在90年代的10几年，我写了太多的作品，一直没有发表。我有很多的作品没有发表，我可以每天睡大觉，想什么时候出唱片就出唱片。我也可能什么时候一张都出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非要比音乐重要的。我可以不做音乐，我可以吹牛，都可以。晒晒太阳，无所谓的。你知道我可以随时不干了，然后连宣布都不带宣布的。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些事，你以为你是谁呢？什么“复出歌坛”有时候我也在瞎掰，我说我又宣布我进入歌坛了，其实我有时候瞎说的。

但是公开场合，有时候不会说这些事，都是私下里说，私下里说，有人把我的话传出去。没有必要。音乐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直是一个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做，然后有人喜欢了，就喜欢了。

更多的人出来是经过商业包装的，我们做一些事情全是为性情而做。我可以瞎写的，其实我的歌全是瞎写的，我根本不是正常人他们说的。今天他们喜欢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正常的，就是说我是正常的。以前他们觉得我不正常。

因为他们每天在说假话，可是当我唱的“说假话怎么会让我活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吗？我的歌词里面。因为整天说假话的们，他就不能说真话了，他不能质问自己“我怎么每天说假话呢？”

因为说假话说多了，就很习惯了。

**我是真正的艺术家**

网易娱乐：您的工作当中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身份，像[什么](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什么)诗人、小说家，导演什么的。所以您一直被称为跨界的艺术家。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头衔？

**左小诅咒**：我确实是[一个](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必须要会很多的事情。有些人[他们](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他们)只是画画的，然后画又画不好，去脱裤子做行为艺术的。我也是确实是会唱歌的，把歌唱坏掉了。你没看到我这次把歌唱得很准吗？那完全是我骗人的。

我今天感谢他们听了我这么多年跑调的歌，我突然唱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最后的时候我说还是给他们一点真实的礼物吧，唱了一个《北京画报》。因为我想上了这么多，八道菜，总得给他们上一点大菜吧，给他们尝一尝。

有很多的人只会“爬格子”，写写字，或者只能画点画，或者只能劈劈叉之类的。我跟他们确实是不同，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我是知道艺术根本不是像他们那么搞的，说卖了一点钱就不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的人。我认为艺术这玩意儿就是诈骗你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诈骗是怎么回事，然后还说自己多么学术，站在人类的高度在讲这些，背什么名人的格言，来糊弄众生。那真的只能骗那些没看过书的小姑娘。（笑）我在说什么呀。

网易娱乐：您刚才说，您平时的生活就是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但是您的歌又是喜欢讲那种小人物的辛酸。您这个生活是从哪儿来的？

**左小诅咒**：我可是没讲什么小人物的辛酸，其实我讲的全是他妈大人物。什么路面坍塌，不在话下了。这全是那种不下降，翻跟头的都是。我讲的全是，都是很厉害的人，都不是那种小人物。像《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都不是小人物，唱的都是“那杆枪被你扔了，我也没有说用不着那玩意，我需要它去杀某个人，然而我又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我写的都是这些事情。

但他们都认为我写的是小人物，他们见过这样的小人物吗？全是角色。《忧伤的老板》也是，忧伤的老板都是大人物。“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一个麻烦”他们都是大人物，他们不是小人物，你说是不是？更多的他们是一些传奇，是生活里面不大可能出现的，这些任务赋予他们很多的对话，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戏剧作者，赋予他们很好的对话之后，这个人物就强调出来他的个性。

网易娱乐：您平时生活中会听什么样的[音乐](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音乐)？

**左小诅咒**：我现在的生活里面听得更多的是一些没词的音乐，都是一些三次重奏，一些电影配乐的，或者说有什么听什么的。有什么听什么是没办法的，电台里面走到街上全是“呜哩哇啦”这种东西，难听无比的音乐，你没有办法的。它灌输给你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很乱的，是一个很龌龊的环境。有些东西他就给你了，就像你吃饭一样，你只能吃一样大米，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有选择的话，它也是不可能的。

网易娱乐：有您欣赏的音乐人吗？

**左小诅咒**：我想，很多人，好多人老问这个问题。配乐大师有很多的，像埃尼奥·莫里康内，今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特地赶回来看的一个80多岁的意大利作曲家。给《西西里美丽的传说》做过配乐的。

他是我今天唯一能够在这个高度上面，我能够向他“啊，大师”的，“太棒了”的。他是一个充满了善良的，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作曲家。

网易娱乐：您会去台湾给陈升当演唱会嘉宾，有这样的事情吗？

**左小诅咒**：这个事情确实有，但是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敲定。因为还有一个吉他手是因为护照、签证期到了，可能要续签，因为我也特别忙。我想我不应该不去，是吧。我尽量克服这个事情。

网易娱乐：您之前跟陈珊妮这样的台湾音乐人有过合作。这次跟陈升合作的话，您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您对陈升有什么样的评价？

**左小诅咒**：我对陈升没有什么评价，因为陈升就是一个酒疯子。陈升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听过他什么“one night in beijing ”是吧，是这么一首歌吧，还有把悲伤留给自己。别的歌我也听了一点，印象最深的是这两首歌。

陈升是一个很好玩的人，他不是像一些音乐人那样很做作，他也是一个很随性，很奔放的一个人。他也是在主流音乐里面，不是很主流。在实验音乐里面跟实验也没什么关系。属于这么一个人。不像我这么怪，也不像我这么讨人烦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奇怪，我是相当奇怪，我是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是清楚的。

陈升、陈珊妮我跟她合作过，跟她合作之前我也没见过面，这个歌唱完了之后我也没见过面，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才见了面。很多的事情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合作了，我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待了10几，快20年了，他们说“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哦，是吗，那个人是谁呀？”其实我每隔三、两天就跟他在一块儿的。他们也不大相信这样的事情。

网易娱乐：所以跟陈升、陈珊妮什么的，其实也不是之前先私下里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再谈到合作的，而是通过合作才有接触的？

**左小诅咒**：是，你看陈升是通过别人找到我；陈珊妮是我通过别人找到她，唱这首歌。因为陈珊妮的丈夫跟我的制作人、搭档方吴行（音）很熟。我们在选歌手的时候，如果没有陈珊妮，“张珊妮”也会出来。

就像这次我们唱歌，有一个姑娘跟我一起唱《竹林》一样，她一点名没有，她也唱得很好，我们可以让她唱，因为我是一个导演嘛，我可以根据她的情况让她来唱这首歌。

**没有独特个性的音乐不能算**[**独立**](http://news.gxtv.cn/newssearch.aspx?KeyWord=独立)**音乐**

网易娱乐：您在做独立音乐，您觉得作为独立音乐的歌手来说，最大的快乐来源于什么？

**左小诅咒**：独立音乐，其实现在我已经不是独立音乐了。因为我已经彻底不独立了。我准备把东西免费给别人听了。他们所谓的独立音乐，就是贴牌，就像lv一样，lv开始火了之后，别人找一个小商标往上一贴，我也是lv。

独立音乐的价值主要是以独特的世界观和方式，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表达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认识。然后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今天的唱片市场要淘汰的前提下，苟延残喘的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能够养活自己的一种形式。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有很多人不知道独立音乐是怎么回事，自己往里拱，他就认为自己是独立音乐。同时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就像鸡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说鸡真好，后来他们也想当鸡，后来发现，当鸡要付出代价的，后来他们不想当鸡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鸡，其实他连一个“良种鸡”都不是。

网易娱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是什么？

**左小诅咒**：我享受的音乐，主要是想瞎搞就瞎搞，想瞎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幸运的是，我瞎跑，他们就瞎跟着我走。经常还有人跑到我家跟我说“左大师，左小，你能帮我出出点子嘛，能把价钱卖高一点吗？你看我们的歌手该怎么定位呢？”我说第一个，他长得不够寒碜；第二个，他长得不够缺德；第三个，他还没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失去了他。他太可悲了。

然后他们没听懂我说什么，他们以为我说了一些坏话。其实他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后来想想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实际上我想跟他说“你最好别干这行。”然后我转着圈子说什么呢？我说“哦，原来你也想贴牌呀，这个叫独立音乐是不是？”独立音乐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彻底完蛋了，已经毁掉了。不毁也没事儿，它也该到期了。从2010年开始，我们要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欢送独立音乐倒闭了。

网易娱乐：您为什么觉得独立音乐已经走到尽头了？

**左小诅咒**：独立音乐里面好多那种什么甜甜的、假可爱的那种东西，这怎么叫独立音乐呢？甜甜的，假可爱的，装天真的东西，怎么是独立音乐呢？在西方独立音乐都是有文化背景的，都是真正的暴徒，有独特的思想出来的。而不是说甜甜的、美美的、可爱的那样的。或者说拿一个木吉他这么一弹，一唱。那其实还不如郭德纲呢。郭德纲就是没弹吉他而已，也都是没什么，就是讲个乐子。但是那帮人故装深沉，可怕的是故装深沉。难道故装深沉就是独立音乐吗？难道是那些假可爱，脸上搞得素面朝天的，或者说人模狗样的，像我这样，也叫独立音乐吗？

网易娱乐：您刚才说，独立音乐快走不下去了。是因为它有一些假的独立音乐。但是您觉得这种刚才您说的走可爱路线的，或者小清新路线的，这些都不叫独立音乐？

**左小诅咒**：因为可爱是很难得到的，可爱不是说你装可爱就可爱的。我们认为独立音乐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存在了呢？因为音乐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你反正没人买嘛，反正没人听。你自己来一个限量，那不是矫情嘛。真正的叫独立音乐是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方式上面，做自己的事情，而不仅仅局限于营销方面的，自己去卖就叫独立音乐，那不对的。

网易娱乐：所以您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独立音乐的市场，是缺乏这样文化的东西？

**左小诅咒**：现在这10年、8年，好像真正有独特文化的歌手并不多，而是有一帮正在找文化，认为自己读了大学了，或者什么音乐学院出来了，会弹钢琴，弹得飞快的，他认为自己有文化了，这也是瞎掰。咱们远得不说，香港的“达明一派”他们都是很有文化的歌手，是很有文化的。

网易娱乐：有没有目前来看你自己比较看好的？

**左小诅咒**：我觉得你们不要逼我了，让我整天在我嘴里说出一些更厉害的，让我自命不凡的这种架子能够拉下来一点，实际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他们很可怜。为什么呢？没有强制的手段，没有真正的在今天有人说你不好，你要继续干下去。他们认为不好？“哦，我真的不好。”马上就开始调转方向，开始干这样的事情，干完了以后啥都不是。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管他的，你要玩下去才行的。”不是说今天别人说你两句，不认可你，你就不做这个事。

网易娱乐：但是现在独立音乐好像也慢慢的被主流的市场接受了，就像比如说您之前也接受过一个杂志颁的一个奖，您对这种情况怎么看？您觉得独立音乐会被主流市场接受吗？

**左小诅咒**：杂志颁奖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宣传你知道吗，它没有什么特异的功能给你，大家都在兜售自己的东西。

网易娱乐：就是它看起来是一种主流的市场对独立音乐的一种认可。

**左小诅咒**：嗯，很多的市场还是受一些媒体的那种，说你好，就是那样好。更多的老百姓，我想现在电台打榜的也是这些。我想他们全部都要死掉了，因为他们扛不了多久了，因为电台里面也有一些低品质的音乐他不可能放的。而且年青人，他们对音乐，真正听音乐的这种途径，是很容易得到了。不像以前，我要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拷一个带子回来。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我可以听英语的，我可以听德语歌曲，法语歌曲，我干嘛要听你这种歌曲，是不是？我没有这种民族狭隘主义的音乐，我不非要听中国人的。

网易娱乐：您是怎么看待目前国内这种音乐的？

**左小诅咒**：国内有什么发展状况？内地还不如台湾呢。台湾的音乐现在是一塌糊涂的，都不如80年代，90年代。90年代还有齐秦、80年代还有罗大佑，还有周华健这些，最起码会唱歌，会写这些东西的，还有李宗盛，现在都是狗屁呀。香港那帮王八蛋也不行了，都没有。

大陆还是在学这种小台湾，台湾这么大个地儿，然后搞什么搞？你大陆还有什么新鲜的你说？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么多年还在盯着一个小台湾在学这些东西。那些人还在听什么“哎呀哎呀小亲亲，乖乖妈妈吃好了”之类的，烦死人了。

网易娱乐：除了这些您说的这些装可爱，小清新，其实内地还是有一些真正在做音乐的艺人。

**左小诅咒**：我相信这些年青人里面肯定有很厉害的音乐家，他们正在摸索，在自己成功的道路上还在探险，我想他们迟早是要出来的。

网易娱乐：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想要成长、发展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左小诅咒**：我给他们的建议，就别理那些人说什么，你想干嘛就干嘛。不用理他们。他们算个屁。他们活不了太久了，什么破榜，这榜那榜，马上就快没了。

网易娱乐：您觉得这种所谓的独立音乐和主流音乐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左小诅咒**：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大陆这里面也出来一个误区，都认为自己的摇滚乐牛，其实也是个狗屁。大陆的摇滚乐有什么牛的？其实没有什么，都一样，都是一种音乐。大陆这帮小娃娃现在也陷入一个误区，当然，我也是大陆人了，他们认为“老子吵，老喊独立，骂人”他就认为自己是摇滚乐了。他也没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其实摇滚乐也不是这么回事，被他们搞坏了。

我听台湾的那个什么黄立行，音乐挺吵，挺燥的，都是新金属的，你能说人家不是摇滚乐吗？但恰恰他就不是摇滚乐。因为他没有写出更好的，有人文性的，对这个社会有攻击性，包含了思想和情怀，让你欲哭无泪的这些歌词出来，他没有，他就不是。

大陆这帮做摇滚乐的，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听人家黄立行的这些东西，然后他自认为自己写了一些什么大陆的俚语，反抗啊，又压迫啦，这就是摇滚乐了，瞎掰，全是脑子缺根筋。所以局面才搞得这么乱，上面的那帮全是音乐行业在贪污，拿人家钱在作秀，把这个钱怎么分掉，胡搞的这个事。

其实我反而认为，选秀是牛的，他们说选秀是不靠谱的，其实选秀在今天社会里面恰恰是对的。你想，全国那么多人，在电视里你要秀出来，成一个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是不大可能了，这就很不容易了。你即使找人给你投票，它也是很难的。这比你十年前的“中国青年通俗歌手大奖赛”强多了。

网易娱乐：您觉得如果国内目前的这种独立音乐如果想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左小诅咒**：最后只能够活几个人，剩下的全是自取灭亡。勇敢的、独特的、魅力的，有文化的。这些人生存下去，只有这样的，没有人能够扛下去的，这是很简单的。我是另外一套套路，你看我不会狗刨我还会弄猪，我不会弄猪我还会弄驴，对不对。我还可以找人给我生产雕塑之类的，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是难以模仿的。当我卖500块，他们想突破我的时候，我的唱片开始送人了，我根本是一个没谱的人，有什么可以值得模仿的？你说你要模仿我跑调，他也不知道实际上跑调的人太多了，能跑成我这样，但是他需要去研究了，等他研究完了之后，世界又不是这样了，世界可能又流行小白脸了。所有的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干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笑到最后，其他的都是吹牛。

04 左小祖咒：如此震撼，如此难听

http://club.99ys.com/static/image/common/online_member.gif发表于 2012-3-28 11:13|[只看该作者](http://club.99y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701&page=1&authorid=46349)|[倒序浏览](http://club.99y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701&extra=&ordertype=1)|[打印](http://club.99y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300701)

|  |
| --- |
| **来源：南方都市报**   **“要想富，听左叔”，左小祖咒对记者调侃说。前日下午，左小祖咒来到方所书店，依然顶着礼帽，戴着墨镜，进行新专辑《万事如意LIVE》全球首发。这张DVD记录的是他2010年在世纪剧院举办的《万事如意LIVE》演唱会。“我的DVD在声音这一块做得很好，像U2、九寸钉、林肯公园的音乐，也不过如此”，左小祖咒向记者这样“介绍”。**  **不再固执于限量版**  **左小祖咒说，之所以制作这张DVD，是因为这两年他不能做演出，希望两年前的演出“让更多人看到”。两年前开演唱会，他就做了很大的准备，用12台高清摄像机拍摄，更多是为了制作这张DVD。**  **完成了整个演唱会的DVD制作，左小祖咒说，做了5000张，花费却还不到一百万人民币。现在这张专辑在淘宝上已经卖到500多张，而现在通过其他渠道一共销售1800多张，“限量版的事情是个矫情的事情，从《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之后》，我就没有做过限量了，”左小祖咒这样对记者解释说，“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复制品，不是当代艺术品，你卖书也是卖复制品嘛。”**  **曾因走音被观众撵下台**  **在随后的讲座环节中，左小祖咒与乐评人邱大立、媒体人蒋明进行互动。乐评人邱大立回忆说，2003年在广州举行的“时代的晚上———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上，左小祖咒演出的时候走音，观众用没喝完的酒瓶把他赶下去了。当时后台很多人气愤，左小祖咒不在乎地说，“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没关系，我回去继续练呗”。而媒体人蒋明在看完整张《万事如意LIVE》DVD之后，用八个字评价说，“如此震撼，如此难听”。对此，左小祖咒表示欣然接受。**  **歌手左小祖咒杭州开讲：微博就是免费的广告**  2010年06月11日 11:23:10 　来源： 青年时报 |
| http://news.xinhuanet.com/audio/2010-06/11/12209871_11n.jpg  左小祖咒  这半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小众的左小祖咒频繁出现在《GQ》、《第一财经》等主流媒体上，他甚至还上了《锵锵三人行》，“我和窦文涛认识很多年，都不知道他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听说梁文道也喜欢我的音乐，我真觉得有点晕。”左小祖咒说，《锵锵三人行》一般都讨论成为社会事件的话题，比如“小沈阳热”，“我知道我早晚会成为‘社会事件’，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感觉。”某时尚杂志总编给现在的左小祖咒这样一个评价：他是时代的弄潮儿，对年轻人有影响力。昨晚，这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做了一堂艺术讲座——左小祖咒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  **很适合演宁浩的电影**  眼前的左小祖咒温和，安静而有礼貌，“我的音乐已经够惊世骇俗了，所以语言上不需要这样。”他摘掉了标志性的礼帽，脚上那双川久保玲设计的“多啦A梦”主题皮鞋相当出跳，大雄、小夫等角色表情怪异地挤在鞋面上，但这双鞋穿在左小祖咒脚上并不突兀，就像他的歌，虽然演唱和音乐很分离，但并不让你觉得分裂。  左小祖咒现在有个“摇滚师”的头衔，“你知道厨师、理发师吗？我有太多的身份，唱歌、给电影配乐，也给流行音乐专辑做监制，我需要对我的诸多身份做个总结。”左小祖咒不仅是音乐人、当代艺术家，甚至在1995年参演了马英力导演的《面的时节》，“当时定我为男一号，结果我老不去，就成男三号了，否则他们的故事情节都续不上。”左小祖咒说，自己音乐的感觉跟《低俗小说》、《无耻混蛋》等电影很像，“我其实很想演带有黑色幽默的黑帮片，像宁浩的那种。”  **演唱会请曾轶可当嘉宾**  上个月在广州，左小祖咒凭借《大事》专辑拿到了华语传媒大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跟他们说，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我动脑子做出来的音乐一定不受欢迎。”左小祖咒的意思是《大事》里的歌曲太好听太上口，当然卖得也很好，他的历张唱片用一种很诡异的销售方式实现了销量的上升，“2005年发表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定价150元一张，所有的人都以为我疯了，他们本来就觉得我有病，你知道，现在终于发作了。”当时，很多人说左小祖咒是在炒作自己，“我很喜欢给人面子，他们说我炒作我就炒作一把，2008年的双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定价500元。”这个价钱打破了中国唱片有史以来的最高定价纪录。结果，《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卖得依然很好，“签售的时候队伍排得很长，一个两米多的蒙古族大汉排到我面前，脸憋得通红地说，‘下一张唱片能不能别超过1000元？’”  左小祖咒说，他的唱片就该放在网站、艺术机构当奢侈品卖高价，因为他的音乐有品质。但下一张专辑，他打算免费送给那些支持他的铁杆粉丝们，“我的歌迷很被排挤，给别人介绍我的音乐时，都会让人觉得他有病，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左小祖咒没有透露新专辑的具体内容，但到明年，他会发行《庙会之旅2》，“因为《庙会之旅》是我销售最差的一张专辑。”思路非同常人。  因为“不想让自己太累”，左小祖咒的个人演唱会并不多，他有8年没在长三角地区搞过个唱了，但搞起来一定很骇人。今年三月在北京举办“万事如意”演唱会，左小祖咒邀请曾轶可作为演出嘉宾，“曾轶可是选秀选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山寨大国的奇葩，我让我的歌迷给我个面子听她唱完。我要表达保护她的态度，因为十几年前人们也是用对她的态度对我的。”  **微博就是免费的广告**  左小祖咒进入艺术界的时间很早，他曾和北京东村艺术家们合作完成了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在北京的家里，左小祖咒养了4只孔雀、1匹马、1头驴，以及若干头猪，听他的朋友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会对着这些动物行礼，说：早上好，等下我们去搞艺术。对这个说法，左小祖咒笑而不语。在美院的报告厅里，左小祖咒面对满满一屋子学生显得很腼腆，他不太习惯给学生们讲课，于是采用学生提问他回答的方式来完成这次讲座，问题也仅限于分析他的作品和创作的过程，“我不回答私人问题或者其他，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想听。”  来杭州的行程，左小祖咒通过微博公布了，但用的是转帖的方式，他的微博转帖比原创多得多，大部分是对他个人和新专辑的评价，“你们不知道微博的真正意义，它就是不花钱的广告，告诉大家一些事情，并从中追求一些公平、正义。”左小祖咒说，现在拿到他唱片的人，他都会要求他们发言，“不管好的坏的都写出来，然后统统转发。”（王晟）  左小祖咒：我是时尚的弄潮儿 |





封面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左小祖咒的新专辑叫《左小祖咒在奶子房》，这很容易带来“书写他在奶子房的幽居岁月”之类的联想，但邀他去奶子房村拍片时，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你知道怎么走吗？我还没去过。”随后他又补充说：“泸沽湖我也没去过，还不是一样唱‘欢迎你来泸沽湖’嘛。”   
　　在左小祖咒的想象中，这整张专辑应该是他和陈升一起在云南的“奶子房”村落里办的Party。而在现实中，真的来到这个已变为大工地的北京村子时，他也主动施展“老板”本性，和工人套起近乎来。这幅和谐场景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和其他工人没区别的人，一旦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就摇身变为时代偶像？   
不怪就不是时尚啊   
　　新京报：上了几次时尚杂志之后，你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了。   
　　左小祖咒：我在他们心中不是时尚的人物，是时尚的弄潮儿（笑）。时尚就是乱搞嘛，跟音乐一样，衣服怪没事，不怪就不是时尚啊。1998年时，我买了一条李维斯牛仔裤，白的，我把一条腿剪到腿跟，露着一条长腿就出去玩了。穿了两次后，我身边那些大人物不敢见我了：“你太怪，跟你玩太丢人了”。我认为最好的时尚就是，穿着自然，出去走路也自然。另外得实用，你不能天天跟Lady Gaga一样啊。   
　　新京报：那你对Lady Gaga怎么看？   
　　左小祖咒：她完全是好莱坞艺人那一套。这些我们都会设计，有钱就行，我可以随便想。   
　　新京报：走红毯时，你一般都在想什么？   
　　左小祖咒：女明星不好当，你看女明星走红地毯时都很纠结的。上次你们《新京报》“中国最美50人活动”，章子怡和黄圣依都撞衫了，后来林志玲也撞衫了——我可喜欢林志玲了，很美，个子高高的，装的声音嗲嗲的，坐同一张桌子我都没认出来她，就因为撞衫了。   
　　我走红地毯时发现，极少有人是自然的。中国人老讲气场什么的，真是笑死人的事情，你说贾樟柯有什么气场？他不是也挺好的嘛。鞋跟高高的就有气场吗？搞得累大了。娱乐圈混得好的，得有文化、有气场，还得有钱每天拾掇他的服装，做这行技术含量真是相当高。   
艺术圈比娱乐圈好混   
　　新京报：你觉得娱乐圈难混还是艺术圈难混？   
　　左小祖咒：当然是娱乐圈难混，在娱乐圈你是跟整个圈子打交道。艺术圈很好混的，你做一个展，东西放那儿就好了，但在娱乐圈，突然刮风下雨你也还得演。   
　　艺术家也相对好当，出不来也就算了，出得来就办个展览，然后就火了，数数钱。一生里也办不了几个展览。上台时你可以说：“对不起，我讲不了话。谢谢你们。”也无所谓，大家说：“这人是艺术家，他说不出来话。”而且还对他印象挺不错。娱乐圈的人都是大哥大姐地喊，不会轻易得罪一个人的。要把人得罪干净了，就没人来捧场了。   
　　新京报：你跟章子怡他们打交道时累吗？   
　　左小祖咒：不觉得累。混到那么高的人，技术含量很高——说这话不是讽刺他们，是说他们经历很多后，见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他们是专业的。包括一些危机公关，章子怡经历过很多事件，还有一些花边新闻。他们都知道怎么做。葛优他们也是。   
■ 快问快答   
　　●你有多少帽子和墨镜？贵吗？   
　　左小祖咒：对不起，我真不是好莱坞明星，我帽子不多，就十多顶，五年前也就两顶，但帽子必须贵。墨镜也是，戴着浑浊的那种会把眼睛戴坏的。好的眼镜在夜晚也能看见的。   
　　●在穿着上，挑不挑品牌？   
　　左小祖咒：眼镜是挑的，我比较喜欢雷朋的。品牌的人会拿新款来给我，但我也不会给他们做广告，我本身就喜欢。   
　　●你看时尚杂志吗？   
　　左小祖咒：时尚杂志每月都给我寄多少本，我呼啦啦一翻就给扔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音乐节上什么着装的人能吸引你？   
　　左小祖咒：自然、实用是最好的。使劲搞怪没事，因为大家都很潮，但别因为潮而冻感冒了，或者被蚊子咬了。   
　　■ 两个老板   
　　淘宝店左老板   
　　我雇了俩人帮我管淘宝店，卖一件货提成十块钱。提得挺多吧？我是高薪养廉。我很在乎中评差评，之前出现过几个，全因为快递。以前我就在邮局撒过泼，因为EMS一个月都没到。我当时整个是一死亡金属，他们以为我喊两声就哑，结果我闹了两小时，他们可能也傻了。后来局长把事给处理了。   
　　快递放古代就是镖局嘛。我被偷过包，把里面的CD拿走，再封回去。我打假能力没罗永浩强，没办法，又招了一个客服，对顾客只能说YES不能说NO，大量的好评才能把中评压下去。   
　　奶子房左老板   
　　“奶子房”这个词是有点情色的意思，但也包含着对土地、对好环境的渴望，人类的资源像水和乳汁一样稀罕。   
　　我把这张专辑想象成我和陈升一起办的一个虚拟Party，请朋友们到云南西南地区的“奶子房”——其实那个地方没有“奶子房”，但这张唱片充满了那个地方的风味。   
　　专辑里，最开始是我作为东道主唱了两首歌，后来请贵宾们上台唱歌，安可的时候是陈升上来唱一首歌，最后小姑娘上台又唱了一首，算是一个轮回。   
　　【父亲有话说】   
　　●学校就是玩的地方，小学、初高中都应该很轻松，大学要紧张一点，因为大学时要找工作、找对象了。但中国是倒过来的，上大学反倒最轻松了。   
　　●生两个孩子就是要让她们在一块儿的，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大人是畜生，孩子是人类，所以她们人类要在一块儿。   
　　●我的大女儿在老家上幼儿园，这次我回家，躲在窗外看了20分钟，老师就放《猫和老鼠》的DVD——唯一的教育就是让一堆孩子看电视。这还是当地好的学校，差的学校我还没看见呢。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实习生 陈一玮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05 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

|  |
| --- |
|  |
| http://www.hzrb.cn　 09-10-22 12:48　　来源：新视线　　作者：　　编辑：邢人俨 |
| |  | | --- | |  |  |  | | --- | | 『访谈』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  『访谈』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  『访谈』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他说他唱歌难听，但他一直坚持自己出高成本的唱片；他告诉别人别高兴得太早了，其实他一直在颠覆自己；他说一动不如一静，但他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更乱些……他是一个跟复杂有关系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单纯。他在与我们聊天的两个小时里数次“走神”，不断跑题，不停地将我们弄晕。其实这些年，他的每次公开亮相都把大家伙儿给弄晕了。  这个曾经的中国摇滚乐倡导者，2005年的时候却反其道行之，出了一张温情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找来当红创作型女歌手陈珊妮与其对唱一曲；2008年的时候又突然放出一张沉甸甸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并用500元的单价刷新中国唱片纪录；今年初，将自己十年前一张《走失的主人》母带修复，精美木盒上市。他的大事儿远远没完，名为《大事》的新专辑又将在年底出炉。谁知道这回他又要搞什么？  **《新视线》×左小祖咒**  『访谈』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Q：为何想要重新呈现1999年的《走失的主人》，这不是很危险吗？** A：我没有动这张唱片太多的东西。1999年的这个唱片和现在相比是没法听的，它是一个很业余的专辑。但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的一些乐迷朋友，很喜欢这张唱片的歌曲，要求再版，我才决定录，我重新做一张像样的给他们。没什么危险的，我的唱片本来就卖得不好，《走失的主人》又是商业性非常低的一张唱片，因为它相当的难听。到现在出版已经半年了，我们在互联网调查，它依然是个冷门的唱片。我早期的作品确实是非常诗歌和个人化的。但它很真实，真实的东西都是让人讨厌的。  **Q：你不是为了做音乐而做音乐，而是在表达自己。** A：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感谢你这么说，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实际上我是拿一些别的材料来做（音乐）。你看我弹吉他，但我吉他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也唱歌，但我基本上是像放屁一样来唱歌。它也不是放屁，很多你听到的是跑调的，但我只是换了一种材料和方式来做的，像做面包一样，大家拿面粉做，但我拿大米做都有可能吧，或者大米再加荞麦面再放点豆渣在里面都有可能。  **Q：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你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些社会问题？**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更多的还是观察，听音乐也好。今天不可能有更加令我们激动和兴奋的音乐出现了，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样的音乐，像一个榴莲或者臭豆腐一样的东西，它比较古怪，但是你会喜欢它。但真不能吃它，这玩意儿蛋白质太高。今天的世界啊，社会啊有很多可玩的，但我们不应该去浪费太多的资源。我很少排练演出，宁可睡大觉，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吹牛。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不可以让我这样。你是对它特别的喜爱，但时间长了会讨厌它，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维持对它的热情和新鲜度。  『访谈』左小祖咒：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Q：你觉得艺术家介入社会问题的界限在哪儿？** A：社会上的人不能因为一点成功而麻木不仁，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比如艾未未他们关注的事情，我也在关注。在我即将出版的《大事》专辑里有相关的歌。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写社会事件，但我习惯用非常幽默诙谐的方式和片段来表现，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可能会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觉得要避免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很多艺术家还是有这个必要来做这样的事情。有些艺术家可能是风花雪月的，假模假势的。他们可能非常热爱艺术，但除了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实际上他的艺术搞得也不咋的。然后还讨厌别人讨论这些事情，认为这些人在沽名钓誉，那你去玩儿去呀。我不急于把每个事情写成歌录出来，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发言。在起哄和头脑发热过后，当事情快要被忘掉的时候，我想我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我想社会应该需要这样一个人。  **Q：从《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开始，喜欢你的人多了起来。** A：《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倒是我认真做的一张唱片，但也是我夹着尾巴做人的一张唱片。我之前出了三张唱片，在想怎么样才能让别人听我的音乐，歌我也写了很长时间。这个歌名来源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们不要失望啊。很多人以为我的歌富含哲学，这是一场误会，确实是一场误会。  **Q：你曾经说过“先锋艺术家影响主流，主流才影响社会”。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觉得你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A：这句话现在说的人太多了。我的歌词有点意思了吧，他们都开始模仿我，以前他们的歌可不是这么写的；我的专辑卖150，他们也学着卖高价，没有我，他们是卖不上去的，我觉得我还是有贡献的。这点儿来讲我不好嘛，我把市场搞得这么贵，但相对音乐家来讲好一点儿。我做得怎么样不重要，我只想着下面要怎么做。能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搞得更乱一点儿。做点儿比较难搞的事情。  **Q：你希望自己的歌能真正流行吗？** A：我的歌在我活着的时候流行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虽然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很危险，我会影响到他们。就像我说的，我会影响到艺术家，艺术家会影响到主流一样。 | |

06 左小祖咒新歌为“杨佳”喊冤 自称是现实主义歌手

2009-06-26 15:40:23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百度娱乐讯 近日，正在筹备自己新专辑的内地先锋摇滚歌手左小祖咒接受了百度娱乐的独家专访。这张名为《大事》的新专辑，以歌曲的形式表达了左小祖咒对很多“大事儿”的理解，包括曾经一度引起社会争论的“杨佳案”等。与歌词秉承“先锋派”作风相反，此次在作曲上左小祖咒用了更通俗、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处理方式，《大事》被称作可能是左小祖咒“最好听”的一张专辑。据悉，目前新专辑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后期制作。   
　　   
　　　　百度娱乐：《大事》这张专辑有点太好听了，过于好听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左小祖咒：过于好听就是傻逼（笑）。现在你听到的这个balance还没有做好。单听一两首总会觉得好听，我哪张专辑没有好听的歌啊，但总体来说我还是一个以难听著称的歌手。   
　　   
　　　　百度娱乐：《大事》是从三月底开始录的？   
　　   
　　　　左小祖咒：是三月底，实际上《大事》这个名字我敲定了大概一年多，我做唱片名字早就定了，除了《美国》（专辑题目）都是定了很久。我的网站上前几天有不知道我在录唱片的乐迷留言说想知道一些我新的消息，他们怀疑我可能去逛妓院去了，把我想得很怪。我很感谢他们，当然把我想成逛妓院这样也不错。《大事》说白了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没大事”。但是外行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幽默，他们会说祖咒出了大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件很高兴的事情（笑），很多人巴不得我出点大事。等出了之后他们肯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也不是太喜欢解释这些东西。我可以能解释出很多的东西出来，《狂犬吠墓》要是解释起来，像毛主席语录、《尤利西斯》一样，注解肯定是要比正文多很多出来，包括《大事》介绍起来可能比我正文歌词还要多。但是你不能像那些人把人们搞晕，那不是我的方式。   
　　　　   
　　 百度娱乐：这张专辑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了《大事》这个概念？   
　　   
　　　　左小祖咒：差不多。在《咖啡时光》里面我就讲了大事，这个事没大事，换个别的时候就要出大事——“不是世风日下难道是你品行低下”。这张专辑的歌都差不多，是我比较集中的写的。是我在06年和07年的歌。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咖啡时光》和《北京画报》这两首，先说后面这个，也是《大事》这张压轴的歌曲，就是《北京画报》。可能是乐迷朋友们最不爱听的一首歌，但这也是我最重要的一首歌，长约15分钟。这首歌是我去年秋天的时候在我的工作室写的，那天本来是去喝酒，忽然下了大雨，啪啦啪啦，忽然有感觉要写歌，就不出去了，待屋子里写，写到一大半的时候我煮了一点面吃，然后去帮旁边工作室的扫水，他们的屋子里漏了很多水。回来再接着写，这个歌写了A4的3大页，相当于一个《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整张专辑的歌词，也相当于《大事》这张专辑一半的歌词。   
　　   
　　　　在做这个歌的时候我想，我是很讨厌行为艺术的，但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唱这么长的歌是一个行为艺术。那么首先这首歌我想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也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希望能在十五分钟内把这首歌唱完，我要在十五分钟内把这事搞定不能耽误别人的时间。因为在做艺术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自恋。你不嫌长别人嫌长嘛。后来我就让方无行他们去编。这首歌最终我是满意的，它用了中国的越剧、昆剧安徽戏和我家乡的一些戏曲手法，越剧或者昆剧也好，安徽戏也好，或者很多说不清楚的很乱的东西。音乐批评家也说不是好归类的。但是它用这种方式融合了西方的经典的民谣。像唱戏一样，或者像你骑着个自行车，走过繁华的长安街，“啪”又到了另外一个节奏，但是中间的过渡全给避免掉了。   
　　   
　　　　我用这首歌讲了中国近小二十年的事情，九十年代初到应该说是“后奥运”了。这样的一些外地人在北京打工、当鸡也好，做艺术也好的事，最后把北京人说成不是北京人了。也讲了互联网上面一些下载歌的事情，还有在奥运会上唱歌的事，还有把别人老婆给搞了的事。我想每个人会在这首歌找到他自己的影子。它融合了我的经典的叙事方式。像抽象的叙事方式，比如《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有具象的，像《尊敬》。还有一些类似《方法论》的，像颠覆主义的一些手法。最终完成了这首《北京画报》，吸收了我很多特殊的东西，它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你看到的影像是局外人，实际上它是第一人称。它有它独特的艺术性和现实性，它把很多西方的和我们自己生活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左小祖咒。   
　　   
　　　　百度娱乐：这张专辑里的《咖啡时光》听说以前是叫《儿子的时光》？   
　　   
　　　　左小祖咒：“儿子”还是有点太局限了。 《咖啡时光》。因为本身我这个歌词里面它有一句“喝杯咖啡加点糖”，有这么一句歌词。它有一个主角，一个抢劫的人抢了他家，然后（主角）把劫犯制服了，但是跟他说不要害怕什么，他这里没有人报警的，我可能比你还讨厌警察呢。这是一个小偷碰到大盗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高手就问他，你要喝杯咖啡吗？要加点糖吗？然后就邀请他合案而坐，跟他讲一些道理，“你这个时候走错地方没大事，这事换个别的时候就出大事”。你抢到我家里来了，抢到别的家里哪还有咖啡喝。肯定是要报警，要么要把人吓死，吓出人命。都是要出事的。   
　　   
　　　　然后他又在那讲很多，救火是要靠结束的几分钟，火真烧起来时候肯定是不行了。选举的时候也是，奥巴马也靠最后的几分钟，最后的时候才能确定。后面又跟你们讲了社会上的一些事，也说了一些不是说什么世风日下，品行低下，也就是讽刺他，说尽管你这样做也是不对的，作为一个抢劫的，然后他作为一个老盗，老的强盗看他是个很郁闷的人，也就跟他讲了一些笑话，“路过他们的车子要翻”，还说开车的驾驶员是个斗鸡眼。所以说这个主角也是挺二的。   
　　   
　　　　百度娱乐：这都是写杨佳的歌？直接提到了他的名字是吗？   
　　   
　　　　左小祖咒：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这两个歌里面都提到了杨佳。提到了他的名字，我是一个很直接的歌手，他们说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歌手。实际上我是一个现实主义歌手。   
　　   
　　　　百度娱乐：如果有听众觉得你的歌词，你的叙事，特别悲天悯人，关怀贫苦百姓生活的，去同情他们，把你看成这样一个人的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左小祖咒：这个事情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前的时候，或者说包括我之前十年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我写过很重要的几个，像《苦鬼》，《冤枉》，《走失的主人》都是这种路子。我的作曲并不极端，可表达方式过于前卫和实验，妨碍了流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上不了主流的电视啦，电视台不可能放一个老百姓告状的歌曲吧，你说是不是，毕竟不是《南方周末》嘛，也不是《法制晚报》，在我的后期我开始削弱这些东西，不是我不做这些事，我身上也带着老百姓的立场也好。但到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全他妈的跑到我身上来了，我就有点讨厌了。我不愿意做所谓的人民歌手啦，我更倾向与用一些喜剧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我以前喜剧的方式不够。手段也不够。我是一个受卓别林影响非常大的人。确实要承认卓别林的才华，他生活那么好了还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别的艺术家是做不到的。而且很多年前我就说过，那些金钱，美女啊，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   
　　   
　　　　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太好的是，容易上这个套。他不一定是这样的人，却做这样的事。有的人是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而我是是这样的人也不做这样的事。这就是我和他们的不同。我可能会站在弱势群体的一面，但我不是弱势群体，我也不会假模假式地同情他们。如果一个乞丐手上有疮我也许会给10块钱，但如果没有疮我可能会装作没看见，我已经麻木了，中国这样的人很多。我是想做点别的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总不能去发钱去吧，这是很不对的。在艺术上，我希望做一个……不要人们觉得是一个人民歌手，没有意思，人们可以说我是一个皮条客，是一个老鸨，我觉得也没事，这倒挺好。   
　　   
　　　　百度娱乐：以往你力图保持在音乐上的先锋性，这次是不是也付出很大努力呢？   
　　   
　　　　左小祖咒：没有，这一次我恰恰相反。这个要是的话我就说是，但这次真不是。很有可能这次你糊里糊涂地听完了，然后说，“这是左小祖咒的唱片么？”我做的是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像以前是一见那个CD就知道是左小祖咒的音乐。那么后者是强调这个先锋性。这次我真的没有。我只用了两成的功力，没有动枪动刀，尽量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做。我一个朋友发明的一个词叫做“软杀伤”，他对我的乐评就是我有很多的作品都是软杀伤。我就是能喊我都没有去喊，你像《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那首歌里面，能听到我那个《阿丝玛》的伴唱在后面，那声音是我喊的。那两个主唱在前面，和声在后面。那在这张里面合唱部分是没有了，和声是没有了。也许，或者肯定，你听不到以前那个声音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应该节哀，我已经，不是说我做不到这个事情，我早就不愿意做啦。我现在变成一个很阴险的人（笑）。 像《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也是，像《单刀会》也是。   
　　   
　　　　整个情绪和演唱的角度来讲，这次工夫下得比较大。是我有史以来配唱时间最长的一个。我大概用了半个月时间。乐队录音和我各用一半。像《东方》我只用了一个礼拜。《大事》这次我是让自己能有充分的时间把这个唱片做得尽善尽美，用了足足十五天。在配唱上我下的工夫是什么呢，不要那么使劲。最终你的歌手是说明问题的。像我就用了两成功力就能表达出来，不是像那个《走失的主人》啊，《庙会之旅》啊那种，也不像这个《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那个唱片，虽然你用的力不算是太大，你功力还是用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大事》会让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到了《北京画报》的时候，《北京画报》可能是听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出事了。《北京画报》很烦啊，十五分钟还没完，一个人在叨逼叨逼谈这个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正经事，这是个创造性的事，这东西在我身体里，精满自溢。《大事》也许人们听了会觉得很好听啊，或者像当年听了《悲伤》觉得很郁闷啊，都是无所谓的，作为一个先行者，我管不了那么多。   
　　   
　　　　百度娱乐：再说回这个艺术形式的问题，我记得以前的采访中你说过你是不会去做那种类型音乐的。你不会去做一个噪音实验或者做一个新金属，但你会在你的专辑里面用一点点那种类型音乐的特征。但是，人们会担心你对于类型音乐的回避，一张一张做下来，会不会你自己就成为一个类型？人们就会觉得祖咒就是这样，这样就是他。然后一听只要是你把人声唱成那样，吉他弹成那样，配器这么一做就是祖咒的这种。你觉得自己会不会进入一个把自己锁住的圈子里？   
　　   
　　　　左小祖咒：这物极必反，追求形式和这种花式上面过多的话可能毫无意义。我马上四十岁了，那么你到六十岁也不可能像罗伯特•普兰特那样唱得……这你也知道。现在我经常说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也是在苟延残喘啦，把我看得非我不可，那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我毕竟是一个和他们能量不一样的作者，他们有他们的特别之处，但如果放在我身上那是很可怕的，这方面我做的时候是很清醒的。那么我的特点很多，作为一个歌手我有很多种唱法，我想你们也知道。那么我歌词的写法也有很多种，看到《竹林》你觉得像我写的吗？你可能觉得那是晚会歌曲。   
　　   
　　　　百度娱乐：是一个被你处理过的某晚会歌曲。   
　　   
　　　　左小祖咒：所以说我在后面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不可能说六十岁还和小姑娘做爱挺带劲。体能会消退。四十岁的人不可能有二十岁的身体。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心态还年轻，真的把你的心掏出来就跟别人二十岁的心脏不一样。我认为人要勇于承认自己的衰老，你的肉体的衰老，但你的精神强大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说你性功能很强但实际上不可能很强。很强的人不会说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这样一个人，我也不会说我不唱《阿丝玛》这样的歌是对的，或者不对的。我只是说我到老的时候会没有力量唱这种歌，我不可能我死的时候喊一声“阿丝玛”死。也许人们会说，“哦这样一个食肉动物，含恨去世”。（未完待续）特约采写/蔡策   
　　   
　　　　敬请关注百度娱乐近期发布：独家专访左小祖咒——《大事》正在发生（下）   
　　   
　　　　百度娱乐独家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yule.baidu.com/music/2009-06-16/104046227145.html](http://www.douban.com/link2?url=http%3A//yule.baidu.com/music/2009-06-16/104046227145.html)

07 左小祖咒百度娱乐谈《大事》

2009-06-27 17:18:40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左小祖咒自信可比世界级大师 希望歌曲被做成彩铃   
　　   
　　近日，正在筹备自己新专辑的内地先锋摇滚歌手左小祖咒接受了百度娱乐的独家专访。这张名为《大事》的新专辑，以歌曲的形式表达了左小祖咒对很多“大事儿”的理解，包括曾经一度引起社会争论的“杨佳案”等。与歌词秉承“先锋派”作风相反，此次在作曲上左小祖咒用了更通俗、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处理方式，《大事》被称作可能是左小祖咒“最好听”的一张专辑。据悉，目前新专辑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后期制作。   
　　   
　　左小祖咒专访(上)：新歌为“杨佳”喊冤 自称是现实主义歌手   
　　   
　　百度娱乐：你比一线流行歌手发片的速度还要快。   
　　   
　　左小祖咒：我才是真正的大牌嘛，他们算个什么东西。他们拉皮、嫁接太严重了。但是总的来说，（我的歌迷）被喂得太饱，不能消化。   
　　   
　　百度娱乐：可能再过两年也消化不了。   
　　   
　　左小祖咒：你看《悲伤》他们就消化了，确确实实。我个人认为啊，我没必要夸《悲伤》，或者说《悲伤》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它没有《东方》那么……《悲伤》首首是好歌，但是《东方》不同，《东方》概念比较多。在中国做先行者这个事情要吃很大的亏。我无法理喻你，你也无法理喻我。   
　　   
　　百度娱乐：所以说你反倒是相当考虑市场的。你现在会考虑为了好让人接受而……   
　　   
　　左小祖咒：可以这么说。你不考虑市场？他妈屁话。投入市场的东西再纯粹也是需要市场的。它没有不市场的。我要举行市场发布会的。《大事》这张专辑可能在很久之后人们会重新发现它。可能现在我发片也太快了。我肯定会把你们喂得很饱。有一天会饿得不行。可能干出一些事情。   
　　   
　　百度娱乐：新专辑的价格还是跟以前差不多是吗？   
　　   
　　左小祖咒：现在的价格还是一百五。我不会卖五百、三百、一百八的，我没有这么黏糊。从《东方》这张唱片，我已经很感动了，（对于）我的乐迷。我也耍了一把混蛋嘛，撒了一个大娇。乐迷知道我的唱片卖得很贵，后来我又翻了个倍，一百五变成了五百块钱。这是我的好斗的性格，勇于遭到误会的人干的事，也是撒了个娇。乐迷也很给面子。我也决定了在发片的那一天，我立下誓，尽量不要再卖五百块了。人要得理饶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一般买我的唱片的人他们是很开心的，他们不会嫌贵。因为制作成本确实是很高。但现在买唱片的人基本还维持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那些人。就是说我的知名度也在提高，受众面在扩大，歌迷年龄在变小，但实际上买唱片的人还是《悲伤》那个量，它没有增长。实际上他们好多人是个误会，认为我的唱片那么多人听过看过，以为我赚翻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百度娱乐：《悲伤》都卖完了？   
　　   
　　左小祖咒：《悲伤》是四月二十九号还是四月十九号，我忘了，网站新闻里公布的，我们做事的方式不是跟唱片公司那样炒作，“已经卖了五十万啦！”《悲伤》出来小四年吧，一些乐迷，还有一些关心我的人，提出了很多的疑问，发信给我，还有给斑竹发信，都认为我发了大财。说限量两千张都已经卖了二十万张了还限量，到现在都没卖完之类的。然后都跟我反映这个情况，问我这个帖子怎么回。我说你可以不回信。如果回信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们是对的，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你认为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在新闻公布的时候，回帖的人是挺多的。我看到将近七十个人。有的人说，他干嘛这样，他应该做得更多啦，为什么不再版，真后悔，一直等着工作以后再去买，现在没有了。我觉得它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大事》嘛。创作的枯竭期还没有到来。   
　　   
　　百度娱乐：你看这些大师，包括Lou Read他们，到后来到九十年代往后，都越做越简单，很多人后来就开始做弹唱了。甚至就做背景音乐然后直接就开始念白，可能有看破红尘的那个意思。你会像他们那样向极简主义发展吗？   
　　   
　　　　左小祖咒：在印度的类似圣经的一本书里写道，中国哲学里也提到这样一个事，年轻人靠力量，老人靠睿智，像Lou Read他们这样表达，他有他的方式，我是能理解的。你真正做得好的东西的时候，不是一种形式，听起来真的不一样的东西是很厉害的。我们可以聊天，说Bob Dylan的音乐有什么啊，我真不爱听，但是我受他影响太大了。我在十年前，老听他的音乐。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毫无意思可言，但是他的思想是很棒的。思想不能当饭吃。歌词再棒，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就靠自己去感觉就行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但他们是我常听的音乐。就是没事的时候，有时我上街抱了一堆唱片回来，我也不打开，就只听一下他们的。还有Leonard Cohen，他们到我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事情，到我这感受就不一样了。他的形式很厉害。

百度娱乐：我能够感觉到现在你比以前更自信了。你现在甚至把编曲和制作完全交给别人来做。实际上就是你离技术的这部分越来越远，直接提供思想这部分。   
　　   
　　　　左小祖咒：是，一个是这些人跟了我好多年。他们也能够知道。放手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大事》这个唱片，我是一个副制作人，或者说不是以我为主导的，是方无行主导的，像《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张唱片。我的其他唱片不是这样的，我是主制作人，这两张不是。他们现在时间长了能理解我的想法，把我的想法阐述给他们，然后由他们执行。然后我们在录音棚里的时候我再做最后一次调整。比如说八小节能解决的我就把十六小节砍到八小节。我的工作就是剁，就是砍。就是把事情做得很利索。那么在前期他们做的事我不管，我把我一些想法在录音的时候和方无行沟通，然后他再把这个想法带到胡必烈那去，让胡必烈通过技术表达出来。传达的是我们的思想，想法，方无行他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制作人。那么我认为他在前期上管的在编曲上在配置上要跟编曲人讲。他首先也要定方向。把我的想法做成唱片，就是我要做一个什么唱片。你做好了给我听，我再给你讲这个事情。以前用十成功力，现在用两三成，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当你放得更多，你就得到更多。甚至有一天，我一首都不唱都可以。我也酝酿好久了，因为我确实能做到。十年前我就说过，这个是可以兑现的。   
　　   
　　　　百度娱乐：所以感觉《大事》这一张的下一张，好像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大风暴。   
　　   
　　　　左小祖咒：称不上。我下一张唱片全是女声唱的唱片。我不唱歌。换主唱了。我本来这个唱片不做了，它太费劲了，而且今天这个市场来说啊，别人买了，我掏钱让别人唱歌。后来我想想，答应过的事情还是做了吧。能让我在全国发现一些新的歌手，都是女歌手，如果能找着的话。我在网上也通过一些试听小样啊之类的。我就像退休了一样。   
　　   
　　　　百度娱乐：你有自信于，如果连唱的人都不是你，制作和编曲也由你的团队来做，这个专辑还是称得上你的专辑，所有作品在你的手心里？   
　　   
　　　　左小祖咒：失败是成功他爹嘛。   
　　   
　　　　百度娱乐：如果有一天中国移动跑来找你谈彩铃的事情，说要把你的歌做成彩铃，要把你的歌拆开，专辑里的某一写歌会被单独拿出来，或者就甚至拿一个一分钟，用来给人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听。在这个时候你的专辑的概念性就被打破了，你愿意让人们拆开来单独听《悲伤》这一首歌么？   
　　   
　　　　左小祖咒：不愿意？我等待这一天好久了。因为我写的东西全是片段。全是片段啊，是跳跃形式的，像拍片一样。你说从五岁突然变到二十岁了，有旁白写着“十五年后”？我甚至连十五年后都没有，因为在音乐里你是没法表达的。我的很多写法是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他是就应该拆的。 “多五百块不会富少五百块不会穷”，你直接拆掉这一块挺好，或者是“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了”，这样他们才会知道，我的东西具备社会功能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可能会理解。因为我的作品是最具有功能化的。你看《走失的主人》一拆，“停止我欣赏你生殖器官”，往里一放，这太靠谱了，“停止我看你导演的电影”，你随便放一块。都是很形象，很具象的。就别说我后期的作品了。《方法论》你不用拆，倒过来听就好听了。（笑）   
　　   
　　　　百度娱乐：拆了之后功能性体现得更好，但声音品质会差不少。   
　　   
　　　　左小祖咒：这个大众的趣味上来之后，老百姓的审美素质才能提高。上次我在“锵锵三人行”说了这个， “先锋艺术家影响主流，主流才影响社会。”为了影响到主流我们肯定要拆啊（笑）。他们理解了我的作品，才会去理解更好的作品，去理解更高的艺术。我觉得我写了很多的口水歌！他们都不知道。“你一直没让我的脑子休息过”，这全是口水歌嘛。他们把这些歌当先锋来看，我操，让我哭笑不得。“我又说了这个朋友的坏话”（笑），这个拆开来很好的。还有“祝你爽！吉祥！”（《竹林》），这个拆了，我舅舅阿姨他们都会很喜欢的啊。

百度娱乐：回到专辑上，这九首歌都是有唱的是吧？   
　　   
　　　　左小祖咒：对。这张唱片应该在52-55分钟之间。长度上是一个偏长的唱片。我是想少一两首歌，但少了的话等于说我这个书就太薄了，概念不够。我也想做一张45分钟的唱片，像《走失的主人》《庙会之旅》这样的唱片，还有《地安门》，很短就搞定了。多出来10分钟（唱片）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不愿意长的。《东方》吃过大亏，快100分钟，都没消化好。   
　　   
　　　　百度娱乐：除了《北京画报》，还要着力推荐哪几首？   
　　   
　　　　左小祖咒：我不能着力推荐。我着力推荐都是难听的歌。据我所知，除了先锋音乐，实验音乐之外，在民谣或者摇滚史上面，包括西方，好像也没有这么长一首歌，可能我知识面有限。我们也不是在比长。之前《方法论》啊也很长，这次我主要是不让过门，知道吧，连过门的时间都没有，要是加上过门15分钟就解决不了了。“咚咚咚咚”地就唱完了，你想想一个歌没有过门，像我这么难听地唱，这不是烦死人么？就这么搞完了。我有一个粉丝朋友，他现在是享受我的最高待遇，我的毛带他听了之后他就说你给我重做一个整张专辑就是《北京画报》的版本吧，这样太不过瘾了，用15分钟搞定太委屈你了。她听出来了，就是为了不耽误别人的时间嘛。   
　　   
　　　　百度娱乐：你每张专辑都会有一个女声对唱的歌，这张专辑呢？   
　　   
　　　　左小祖咒：这张也有，不瞒大家。这次我找了一个大家不太知道的歌手，民族歌手，具体民族我忘了。就像《泸沽湖情歌》里面那个是什么族来着？   
　　   
　　　　百度娱乐：摩梭族。   
　　   
　　　　左小祖咒：对对。人很少。这是一个以她为主的一个歌曲。新人嘛，让她领唱。以前的歌领唱都是我，像陈珊妮啊，宝罗啊，那几个都是我。当然她们唱得比我好。这次就是让这个新人领唱。是一个一拍子的歌。专业人士听起来很怪，业余的听着也怪，最后合起来听着也……不怪（笑）。   
　　   
　　　　百度娱乐：和你合作的人是不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左小祖咒：我和人类交流的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笑）。我想做一些让别人不太知道的，当然啦世界上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唱得很好的歌手，我没有机会知道她。如果有机会知道的话也会有机会合作的。陈珊妮以前合作过，我并不认为陈珊妮是很多人知道的歌手，她很优秀是另外一回事，宝罗也是，没什么人知道，可能九十年代初有人知道一点，这个时代两三年没人知道就把你忘了。跟宝罗合作也是运气。陈珊妮也是。方无行跟陈珊妮熟悉。真正那些主流歌手很麻烦，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迟到早退啦，合约一堆啦，真不知道谁帮谁，我让她唱歌，她艺术生涯全靠这歌了她都不知道。因为他搞别的歌全是挣钱的活，那些大片，全是挣钱你知道吗，只有真正的艺术片才能让人留下来一些东西。《东方》就是文艺大片。《悲伤》也是。我这张不算是文艺大片，可实际上我花钱也是那么多。《大事》实际上是个以小见大的文艺片。它也是一种大片的感觉。我功力没用得那么大，感觉是糊里糊涂地听完了。用的工夫你看不见。

百度娱乐：这次还是李延亮来弹吉他？   
　　   
　　　　左小祖咒：这次李延亮的手法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做唱片跟他们不一样。基本上是导演制。我说了算，方无行听我的，然后别人听方无行的。前几张也是和李延亮合作非常愉快的，尤其是《悲伤》，很经典。《东方》里面他表现也不错，《东方》里虽然没有《悲伤》里那么经典的单曲，但也具备了那个跨时代的浓缩的情感，有意义。我认为他的那个《偶像》是演奏得非常棒的。这次录之前，我们先发了他一个demo，这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没弹好琴的版本，他可以在电脑里面跟着弹，还有一个我们编好的吉他。为什么还让他（李延亮）弹呢，因为他的锐度很好，他的律动和准确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的是一个发烧的唱片，要发烧水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一张Hi-Fi的唱片。Hi-Fi和发烧不是一回事。所以需要一个特别准确的吉他手，技术、感觉上面比较扎实的。李延亮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水平。很多人怀疑他，但是我认为他是非常厉害的。用他的技术能够弹出我们要的吉他分解和一种感觉、因为他编的肯定是经典化的一些东西。我们要的是一种呆滞的东西，所以有些吉他可能他……因为他也给许巍、刘欢弹琴，如果你说我们要一个清新一点儿的，他就能想到那儿去。所以我们尽量准确化具象化，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完全是演员式的一种表达。加上一些他自己的东西。而前面的《悲伤》的吉他完全是他自己编的，吉他部分是他编出来的，我把乐器的编曲做出来，多少小节变换一个旋律、手风琴钢琴伴奏等等，把吉他空出来。但是《大事》这个不是，我们把吉他该怎么弹的编出来，这个他可以在那里稍微打开一点点，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百度娱乐：人声要做修正吗，包括音高、节奏、以及吉他弹得不准的地方？   
　　   
　　　　左小祖咒：个别的会做，有些电吉他的音色弹错了，第二次你要调就调不出来。你去把A段和B段的接过来，然后再在上面做修正。那么在人声上面我们调的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就是选。我会去唱多少遍，然后像拍电影一样，选十条，然后我休息的时候制作人和录音师选，最后我听一下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包括情感的表达方面是否饱满，色彩、音色方面是否达到标准。   
　　   
　　　　百度娱乐：他会给你每一句选一条出来是吗，不会说每条选一两个字拼起来？   
　　   
　　　　左小祖咒：我们用一条最好的，如果你哪里缺的话把别的吉他拿过来。如果说这几条都不太好，都一般，那就肯定得重唱了。因为你这样（修）情绪就不对了，你要是接多了情绪就不对了，我做音乐最重要的情感的饱满性，要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进入一个新的王国和世界来欣赏。如果你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可以全部剪掉了。   
　　   
　　　　百度娱乐：这比音准重要多了。   
　　   
　　　　左小祖咒：对。这次我事务太多，我老走神，精力不集中。然后方无行在棚里经常说要我注意力集中一点。因为我确实不集中，我不集中他能听出来，别的制作人可能在音准上要求，我们的制作是不同的。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会说“注意力集中一点”，或者音色现在太暗还是太亮了，或者共鸣方面做些调整，这是另外的东西。然后在别的时候他会提醒休息一下，因为你不休息的话，你的声音就……演出的时候无所谓，听的是感觉，录音不一样，你非常有感觉但是声音是不对的。我有几首歌他们这次做了非常多的调整，完全不一样了。录音的时候我要求人特别少，因为需要集中、安静，控制室人不能太多，我需要极端人少。他们做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很厉害，觉得我唱飞了那种感觉，用一种非常轻的方式达到了，他的指标能看出来。我一首歌一首歌唱，我这个唱完了以后就下一首，一路完成了九首歌。全部完了以后我再返回去再听听看，我要告诉他们我有五首歌不满意，前面的五首歌一定再返回去唱，唱完了比较一下，比原来的会好很多。我超越了我们已经定了的那一条。有的好听的，我最拿手的，我换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诠释它。基本上做唱片也是用拍电影的方式来做。演员的方式，比如我需要一个配角，需要一个男生，唱得有感情，色彩、桥段方面，希望有包袱之类的，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不是以传统的制作音乐的方式。

百度娱乐：你觉得你在制作、编曲、技术方面对主流会有影响吗？   
　　   
　　　　左小祖咒：这些已经显而易见了。有很多山寨版的左小左小祖咒，男的女的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但是他们牙关咬的很紧，不承认。同时我也看了他们很多写作的方式。他们有很多编曲、色彩会请教我。有很多人买我的编曲，希望我帮他们编曲，但我现在不愿意这么做。买我的歌做他们的编曲，比如买我的《方法论》音乐给他们，然后他们写词，要我编什么，把主旋律换掉。他们是非常喜欢我的音乐。我想你们也清楚这个事儿。换个旋律然后付你很高的版税，能够看出来是吧。   
　　   
　　　　百度娱乐：现在你已经完全自信于与世界级的大师对话了吗？在音乐上。   
　　   
　　　　左小祖咒：除了外语，专业技能、音乐上绝对是没问题了。很多东西表达有不同的方式，语言不太一样，音乐上水平跟国际交流绝对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在live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百度娱乐：是因为好多年没演？   
　　   
　　　　左小祖咒：好多年没演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的团队班子不够。因为录音的时候可以控制，你不行了休息一下，我来。我弹不好我还有很多方法，用别的器乐。但是现场不行，我在打仗必须要有枪支弹药，出现事故不能靠制片人、录音师来调整。这些东西都需要乐队内部的发展，音乐的景气，演出市场。像我们这种不能搞得太大，搞得太大不让你搞。你要我在工体连演一场，肯定马上出事儿。你说这种歌难道能搞大吗？唱得这么激进。还有就是入不敷出，我团队搞不了太大。我觉得我走不了太远，所以我在策划山寨版的演出，要满足很多乐迷的娱乐心理，他们也想娱乐，也想看到我，但是我人太多，人多有车马费，不是太好弄，很痛苦。这几年我在做点艺术，艺术你做完了再辛苦，往那一摆就完了，比如你做声音装置，在展厅里你不用演出啊，我还可以在那泡妞都没事儿……这事就别说了（笑）。   
　　   
　　　　百度娱乐：那最后给“百度娱乐”的网友们再说几句？   
　　   
　　　　左小祖咒：百度基本上是我每天上网要用的一个软件。是这么个意思吧？（笑）它好像是一个网站。感谢这个网站，感谢这个平台他们胆子很大能够让我尽情地发言（大笑）。

>

08 左小祖咒：时尚应该是一种智力的标准来源

左小祖咒：时尚应该是一种智力的标准(图)   
　　来源：新京报 作者：   
　　时间：2009-05-20 　　   
　   
　　   
　　　　左小祖咒，1970年生于江苏苏北，双鱼座，B型血，自称“船老大的儿子”，两岁女孩的父亲，歌者。从1990年代开始，他经历了不同潮流的变化和重要的时代转型。这个“五音不全满脸横肉的民工”或者“另类的音乐家”创造了著名的“左氏”唱腔。他同时也是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近年来更是在音乐、摄影、雕塑、电影之间穿梭。   
　　   
　　　　他穿一万多元的西服，带毛呢礼帽，熟读《李时珍药膳食谱》。左小祖咒是一根野兽派的老油条，跑调的生活家，在时尚里撒   
　　   
　　了大把胡椒的捣乱分子，五音不全的孩子他爹，或者一个浪漫的双鱼座——是撕扯着生活的斑斓虎鲸。   
　　   
　　　　帽子 和嗓音一起都是标志   
　　   
　　　　左小祖咒标志性的帽子和他另类的嗓音一样出名。第一顶帽子，始于1993年，那时他住在东村，燕莎刚刚开业，他花了340元买了一顶棕色的牛皮帽子，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牛皮的质地简单、凛冽，没有装饰，也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二顶帽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毛呢礼帽，左小祖咒戴着丝毫不显得绅士。第三顶帽子购于德国卡塞尔，浅灰色的毛呢礼帽安静温顺地罩在桀骜不驯的头上。   
　　   
　　　　三顶帽子，就是一个帽子戏法，串连起十几年的时光。而今的左小祖咒结了婚，生了孩子，继续做着音乐，是音乐里的魔术师，谁也不知道他会从帽子里拎出什么样的大白兔或者鸽子。   
　　   
　　　　花衣裳 穿桃红“裙子”参加典礼   
　　   
　　　　左小祖咒深居简出，不开演唱会，很少和音乐圈接触，偶尔穿着鲜艳的衣服出没于各个朋友的饭局，像一只斑斓的蜥蜴。   
　　   
　　　　某一年他穿着桃红色的长裙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颁奖，他在获奖感言里说：“颁奖给我这个怪物，挺有意思！”后来左小祖咒说，那条桃红色的裙子实际上是印度的纱丽，随便围在腰间。   
　　   
　　　　他不喜欢走红地毯，在去年《南方周末》年度文化致敬榜的授奖词中，他把感谢送给了自己：“新年到来之际，我将远离那些说话不算数、趣味单调、伪善的××人，让我们还是感谢《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这张神奇的、伟大的、错误的、猥琐的杰作吧。”   
　　   
　　　　毒舌   
　　   
　　　　记者：你觉得时尚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你怎么界定时尚的概念？   
　　   
　　　　左：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狗屎，我很老土，吃原味的，穿结实舒服的，住安静的地儿，搭火车。应该有自我颠覆的勇气，一种轻松的心态，时尚应该是一种智力的标准。   
　　   
　　　　记者：自从结婚生子之后，你的生活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左：到了这个岁数，我们肯定是要豁达，不豁达也得装着豁达。   
　　   
　　　　记者：唱片卖到500元那些事让你遭受了一些指责。   
　　   
　　　　左：要很好地理解别人对你的误解。唱片价格黑心，是我自己走上绝路的表现。我想，我们社会的悲哀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不听音乐，这可能是一个衰老的标准，即便他们年轻时是狂热分子。这和西方人极大不同，近50岁的奥巴马也是U2、充气式飞机乐队的歌迷，我们任何人忙不过奥巴马的。   
　　   
　　　　晃范儿   
　　   
　　　　三件套 鞋、腰带、围巾   
　　   
　　　　左小祖咒说，男人要有一双好鞋子，“遇到打架，或者讨债的时候可以跑得快”；一条好腰带，“遇到艰苦的事一条结实的腰带有很多用处”；一块好围巾，“围巾和领带都是装饰，这些小玩意儿能叫人有劲儿”。   
　　   
　　　　30岁以前，左小祖咒狂热地喜欢打扮自己，觉得穿衣服是为了自己好看；30岁以后，他忽然明白，穿衣服其实只是给别人看的。还有，“一个人30岁之后还喜欢旅行就是晚熟。”如今，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仅仅是在好天气里，坐火车去一个不远的城市，找一个不错的朋友，吃一顿不错的饭。   
　　   
　　　　虚拟饭局 洛丽塔、曹操、杜十娘   
　　   
　　　　如果天马行空组织一个饭局，谁会是左小祖咒饭局上的主角？左小祖咒给了以下人选：亨利·米勒，这是左小祖咒的长期偶像；洛丽塔，饭局需要美女；迈克·杰克逊，这个也是偶像；艾未未，这个大胡子对于左小祖咒来说，算是名人托儿，兼职翻译；卡西莫多，力气大，负责背醉酒的人回家；杜十娘，同样是美女；曹操，依然是偶像；猪八戒，这也算是饭局必备角色，调节气氛用的；最后是左小祖咒本人。   
　　   
　　　　酷评   
　　   
　　　　他攒了十五年的酷   
　　   
　　　　●颜峻 乐评人   
　　   
　　　　左小祖咒已经攒了15年的酷。他卖的不是音乐，而是附加价值，是酷，是独立精神。他的酷是忍出来的，是流年似水，别人都卖了、签了他还死磕着攒出来的。   
　　   
　　　　现在都说创意产业了。创意不是想法，而是想法的具体化，是可被辨识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无形资产，是无形的帝国和潜在的群众。搞一堆矢量图、 塑一对大乳房、潮流设计、卡通涂鸦，那不是创意，只是产业，而且是老土且脆弱的产业。中国人喜欢说产业，但左小祖咒不说那么大的话，他只做自己的小买卖。   
　　   
　　　　这是个成熟的流氓   
　　   
　　　　●艾未未 艺术家   
　　   
　　　　1994 年我回国后没多久就认识了祖咒。他只要在北京演出，我基本上都会去，但基本上我都不听。但最后一次我还是很感动，唱得很松。能看出他已经是一个成长起来的、成熟的流氓。祖咒是很有勇气的，这种勇气体现在他很尊重自己的情感、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上。   
　　   
　　　　说到螳臂当车，谁又不是呢？可能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做一些妥协吧，但是他还是像一只沙皮狗一样咬住不放，可能最终含恨死去，可人们还是会想起他曾经咬着的那个样子。

09 百度专访左小祖咒：希望你听我的音乐能发财致富

2009-02-27 17:04:40 来自: [陈哈](http://www.douban.com/people/weiwu/)

百度娱乐讯 2009年2月20日，在唱片《走失的主人》正式版发行前夕百度娱乐采访了这位一直走在中国摇滚乐先锋地带的特别人物——左小祖咒。   
　　   
　　　　一、 价值价格论   
　　   
　　　　百度娱乐：新专辑（《走失的主人》）卖多少钱？   
　　   
　　　　左小诅咒：一百五。这次做的是最好的一次，可能比《东方》（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下同）还好。《东方》卖得贵，《东方》是在制作费上投资比较大。《走失的主人》跟《东方》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摇滚乐的唱法，《东方》是一个很复杂的，任何类型的音乐都有的，而且像制作班子大概有八十多人。这个（《走失的主人》）也就是我们几个人做的。像虎子、张蔚、李剑，还有李延亮。就四个人。还有一些和音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乐器是我和虎子演奏的。保留了98年版本的精髓部分。主要是在剪接上下的功夫比较大。做后期啊录音啊，混音师叫段小林，他的功劳很大。他剪了大半年吧。我的资料太久了。当时是磁带的录音，不像现在都是Pro Tools。他做了一些修复，修复之后呢我们把鼓的部分和贝斯部分全部重录了一遍。吉他部分李延亮做了一些频率的补充。   
　　   
　　　　百度娱乐：有加一些乐器吗？   
　　   
　　　　左小祖咒：有些东西跟以前弹的是一样的。唱嘛，我就重新唱了一首歌。还有八首歌都是以前的。我本来想重唱质量会很高。但我觉得艺术不一定要录得很发烧，情感还是上个世纪的情感。但是《新长安》我重唱了一遍原因是，后半段的歌词以前没有登，因为歌词重唱的话后面改不了。我要唱后半段的话和前面声音不太一样，就全都重唱了。   
　　   
　　　　百度娱乐：原来的《长安》很多人特别喜欢。   
　　   
　　　　左小诅咒：以前那个《长安》，是我在《走失的主人》这个唱片里最喜欢的，还有《阿丝玛》和《关河令》，这三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但《长安》是这三首里面我最喜欢的。所以我才重新拿出来做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百度娱乐：好像听众的反应，呼声最高的还是《阿丝玛》，因为特别鲜明。   
　　   
　　　　左小祖咒：《阿丝玛》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整个近代音乐史、摇滚史上的顶峰作品。也可以说是无人可及的作品。它不是好坏的问题，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峰。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因为人们对特殊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百度娱乐：后来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有一点点变化，包括曲调上啊，唱法上啊。   
　　   
　　　　左小祖咒：唱法上，变化是有，因为《我不能悲伤坐在你身旁》，一些慢歌，能够像局外人一样唱。但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是行动的艺术家，因为你身体力行地，很投入。这个时代，年纪大了，这个作品是我写的，但我以翻唱者的角色去唱。尤其是《东方》这张唱片，在这一点是比较成功的。在情绪上能做到意犹未尽的感觉。不像《庙会之旅》、《地安门》啊，《走失的主人》啊，把自己全部掏出来的感觉。因为这张唱片，我需要这种感情。这张唱片也是写的2001、02年的感觉。整个文化社会意义产生了转变，这样表达比较好。我前言里也写了。像曾经我们几个人一块做了很多事，我们到时候暮年了可以回忆，其中有一个人活着。我们可以激烈地争吵。像走失的主人、地安门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在一个局上面谈这个事情。《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不是，它可能倾向于像一个老者，谈年轻的时候的事情。爱情、权力、政治、金钱的问题。   
　　   
　　　　百度娱乐：这个东西是相当难得的和很少见的。大多数歌手在十几年的历变过程中他们不会回头，年轻的时候做特别极端、冷酷的音乐，然后突然想开了要做回温暖的音乐，就不会重走年轻的时候的路。你这张专辑就完全不是这样。   
　　   
　　　　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写的是关于年轻人怎么不想上班，也不会艺术，这样的痛苦。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过来的。我相信你们也是。大学的时候可能也睡懒觉不想上班不想上课，但是你要面临着毕业后怎么养活自己，父母不可能养活你一辈子。即使身边的兄弟大哥、姐妹也不可能帮助你一辈子。《走失的主人》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老的乐迷他们要求再版，以前的声音确实是太不好了。它是一个demo，而且它被动的改变也很多。我这么做是对他们的一个尊敬，对我的青春期的价值的（尊敬），本身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我并没有去美化它。这个唱片还像以前一样，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它并没有像《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东方》一样Hi-Fi。有的歌是达到发烧的。我没有。艺术家最怕的是这样的，最终把一个东西搞得金碧辉煌地去吓唬人。它依然保留了low-fi的精神，无产阶级的，街头的，社会的渣滓流氓的感情在里面。   
　　   
　　　　百度娱乐：当时《东方》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惊呼，祖咒彻底变了。你变成了《东方》里的样子。   
　　   
　　　　左小祖咒：《走失的主人》是在93到95年写的，有一首歌《正宗》是96年写的。《东方》这些歌是95年到2007年写的。它是里面有重叠的。有一大部分歌是2001年写的。在最后07年的时候把三首歌加进去了，像可望不可忘，金牌鼻祖，还有一首歌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像《野合万事兴》是我最后在棚里面编出来的，把这个曲子给改动出来了。我觉得应该使人回到本性讲一些性的问题。性是不可回避的，实际上也是美好的事。我们没必要把这个事像流行歌曲一样做得遮遮掩掩的，我们可以拿到桌面来谈这个事。《野合万事兴》作为流行歌曲来讲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曲子。那么经过小一年现在在网络上也是《东方》里最受欢迎的一个。（笑）后来从《地安门》开始，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我可能觉悟得早一点，在旁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不是说你像一些早期玩Punk的时候，很投入，把自己吊在梁上啊，或者为无名山赠高一米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件事。在这种时候我多了观察者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因为我的歌它都不太一样，这一点是所有艺术家都很难做到的。我的历程里面，十年里面，每张唱片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觉得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的。传达的思想，有些东西是有些变化。我不可能在一张唱片、一首歌里面浓缩得太多。   
　　   
　　　　百度娱乐：你对唱片走市场化这部分有什么想法么？因为有很多人说你是先锋的艺术家嘛，那这方面，唱片卖这么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左小祖咒：我不会不管，我是会管市场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谈话，它就是有市场的。只是市场的方式和唱片公司作的方式有所不同。我来做唱片就是直接地能够把音乐的质感的损害减少做到最低，还原到我的听众的手中。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一个第三者合作，比如说跟唱片公司合作，唱片公司是无法发行的，它还要找一个发行单位，可能会觉得你这些东西，比如性的问题很暴露，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还有在美学上的不认可，我唱歌是这么唱他们对市场也很担心。他们诸如此类会改动你的东西。因为以前三张专辑我都是跟唱片公司合作的。后三张我就是自己做了。我当然想在发行上能少一部分工作，让我在创作上休息一下，创作会更加好，晒晒太阳也不错，但是因为前面我做的事情，我觉得懒惰是很不好的，得不到一些东西，他们一些乐迷听完以后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些东西怎么会少了一些。他们现在为什么喜欢，也就说这些东西本身是什么样，他们听到了，他们也会反馈过来。这就是我认为的市场，就是你把品质做好，不是说感动每一个人，你做的再好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就像我们喝的咖啡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一款，甚至有人不喝咖啡会喝凉水。在市场上面来说，卖这么贵的话……   
　　   
　　　　百度娱乐：你肯定有担心吧？   
　　   
　　　　左小祖咒：我担心我是觉得更多地我这一点是在胡搞。在商人里面有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比艺术家还要厉害，因为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但是我有我的勇气，有我做事的方式，我可以干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喜欢我，我比较开心。加上现在有互联网。   
　　   
　　　　百度娱乐：那么你有没有妥协的时候？比如作品上，或者发行上……   
　　   
　　　　左小祖咒：我妥协过。我前三张专辑，作品妥协过啊。《庙会之旅》，因为妥协了，我自己不舒服，在2004年再版。《地安门》有海外版是完全版的。这个已经出来了，就是在2001年11月，是嚎叫出的。12月是直接流行出的。那么这个事就算过去了，全版出完了。那么《走失的主人》也是妥协的。今天，重新做这个事意味着我是不妥协的，我才会做这个事。   
　　   
　　　　百度娱乐：当初第一版遗憾很多么？你自我感觉？   
　　   
　　　　左小祖咒：很多。因为在十年前吧，音乐，整个美术还有文学，跟美学的主流观念我们完全是不相干的。不是说我的歌词，是整个我的音乐我的演唱，整个一套系统都没有人认为是靠谱的。甚至我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他们说你今天能靠着音乐吃饭我们可是做梦都没想到！（大笑）

二、非“非主流”论   
　　   
　　　　百度娱乐：其实你是想表达真实意愿、敢说话，表达一些不管是政治、哲理还是美学、文化、思想的时候，他们却把你界定为非主流，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   
　　   
　　　　左小祖咒：其实当时他们认为我连非主流都不是。因为在九十年代的非主流，像Nirvana，像我们都知道的Smashing Pumpkin、珍珠酱都是非主流，很多的音乐在那个时候都是高的卖到几百万张，其实非主流在那个时代是主流的。我在那个时代连非主流都不是。但是他们没有用新的词来概括我。仍然说我是非主流。   
　　   
　　　　百度娱乐：“非非主流”。而且其实当时非主流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它也是一种主流。   
　　   
　　　　左小祖咒：我做的时候很清楚我不是非主流的概念。因为非主流他们还是在传统里面，他们的演奏方法，在改变了一些音乐的色彩、吉他效果器这方面改变了很多，但并没有在和声方面、演奏的音阶方面做改变。而我不是，我是在乐器的材料上面产生了变化，像吉他，我那时候在做吉他。做吉他用来演奏，甚至你睁眼看着我弹得是吉他，我加了一些东西以后没用效果器你就能感觉这不是一把吉他。这已经在非主流上跨进了很多。后来，我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整理当代艺术史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就是我们做了一些，颠覆性的。我去年说过一句话，他们说你唱歌这么坏，还跑调，我说我没有跑调啊，他们说那你跑调，我说我也知道跑调，他们问怎么唱出来的？我说这不是用屁眼唱歌，你不要觉得奇怪，我还是用嘴在唱歌。我们的成功是用同样的方式做出来的。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乐器，所以音乐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在里面。《走失的主人》这张，没有用任何Midi，合成器，现在我再版的时候也没有用一些电子的东西，依然用的是摇滚乐的三大件做的，加上一些提琴，改变了西方人的演奏方式，听着感觉像号。也是传统的乐器做出来的。我想我们做的贡献也就这些，这一点我们在地下丝绒做的这一点，我继承、发扬的很多。他们在地下丝绒发明了用吉他一些噪音。像Lou Reed他的演唱也是在披头士的时代，披头士、滚石67、68最火的时候，他们鼎盛时期，也不听这些音乐。你们会觉得怎么是这样一种唱歌的方式。像97、98年你们听《阿丝玛》《走失的主人》你们会听见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这样奇怪的声音。他们可能用Nirvana来概括我，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找不到方式来形容我。或者说Nirvana，或者用Lou Reed的方式来概括我。后来是Tom Waits，Nick Cave，当时我一直也没有发表这个，后来《东方》出来的时候，很少人说这个了。这是没有办法，我自己说自己不是小偷……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意思的。后来更多的，像Blixa，就是坍塌的建筑（倒塌的新建筑）主唱，到北京他看到我。Rolling Stone采访的时候说左小祖咒的音乐像Nick Cave，他当时就急了，他说他（左小左小祖咒）跟Nick Cave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Nick Cave弹吉他，他们是好哥们，有自己的乐队。他说我的演出太有趣了。因为Nick Cave可能不是有趣的，他有很多宗教的东西，我是没有信仰的。可以说没有具体的佛教啊、基督教啊这样的信仰。他们可以站出来说话。后来见到Lou Reed，我说我和Lou Reed像不像，让Lou Reed来说这个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们（评论家）完全不懂一些事情。   
　　   
　　　　百度娱乐：现在我们来回首看第一张专辑，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这些说法，但当时你做这个的时候，还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没有任何范本供你参考，你当时心态有没有一些忐忑不安？   
　　   
　　　　左小祖咒：我当时很痛苦的。我在93年到北京，到98年的时候五年过去了，就是二十世纪末了嘛。你们可能小一点，可能也有感觉了。我觉得世界和我什么关系都没了。我是来做音乐的，我那时候喝了很多年的酒，结果写了很多歌也没录出来，周遭的事情很复杂，你不找他麻烦，他们来找你麻烦，也没有人说帮我做出来，或者认可我的才华。我自己花了三天录出来，《走失的主人》首版做成Demo，然后花了四天做缩混，整个礼拜。机器我都不熟悉，录音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型录音机。这个东西很复杂，我感觉录不了，但是我要录进来，我要走出来，就像杨佳说的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没有人帮我，我要把这个事情做了。虽然他没有带入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态度赢得了我一些忠实的乐迷，在《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得到了体现。在2005年的时候，大概六七年后，我发表这张唱片的时候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很多人买，有的人买一百张来支持我。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发email说，只要你出唱片，无论什么价钱我们都会买。他们觉得太棒了。   
　　   
　　　　百度娱乐：现在你的心态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价值得到了认可，做事情应该不会像以前那样，做出来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也不知道做出来效果怎样。   
　　   
　　　　左小祖咒：现在做音乐，更多地是一个职业。   
　　   
　　　　百度娱乐：还会不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多创意？做一个没有标签的人，大家对你还是不知道怎么说。   
　　   
　　　　左小祖咒：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他们还是无法知道我的下一张唱片是什么，我无法保证未来是什么。因为我未来十年的唱片我都写好了，我想什么时候出就什么时候出。而且我不太喜欢给媒体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要发片了之类的。我可能说我们要发我们就发片。更多的是行动，别的对我来说可能有意义也不太大。这些东西摆在我手中，我才可以对大家说。前十年我没有机会发言，他们觉得你一个小子这么年轻，说什么胡说八道？我说十年以后我会出一张《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一张很不得了的唱片。没有人相信我。十年前我真的说我要录一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他们也不会相信。但十年后我做了这个，《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也许这些东西还要过二十年，才有人认识到这唱片的价值，这的确是一张神奇的唱片。因为《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不像《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是要一个说法，我要乐迷，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摇滚乐没有人听了？我要做一张唱片让人来听我的。我希望有人来听，先听我的，再听大家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这张唱片先摆好了，你听了，我不会再做《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那么这张唱片，我们会再回来再说自己的话。《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就是这样的一张唱片。   
　　   
　　　　百度娱乐：回顾一下1999年当时摩登天空第一波，当时还有苍蝇、陈底里、胡吗个他们现在……   
　　   
　　　　左小祖咒：像老丰（丰江舟）他做一些实验电子、话剧，胡吗个半个月前我们喝了一顿酒，他现在好像在做导演，做电影脚本。陈底里我很久没见了，他不是个歌手，一开始就是以音乐家的方式出现的，现在可能在做一些广告方面的。那么我，即使今天没人听我的音乐，我还会做的。我以前这样，现在也没有觉得很多人欢迎我很骄傲很开心，我就像一个庄稼人，拿这个（音乐）当饭吃我觉得挺好的，精神食粮嘛。但是很多事我还没做完，包括后面有些系统的作品，不会像《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那样，但是每个唱片都会言之有物，会把这个事情搞定的。不是我们非要搞一个超级大的展览才能吸引人，我们搞一个小型展览也没有问题。   
　　   
　　　　百度娱乐：有个问题，在你创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有意的维护你的先锋意识，有这样的姿态？会不会考虑别人认为你在重复过去？或者是让人们可以预测得到？   
　　   
　　　　左小祖咒：我会考虑。很多时候我做得特别顺当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东西，我是一个搞怪的，我没有创造是不对的。或者说一首歌、一张唱片跟以前太像的时候也让我觉得，没别的招了么。（笑）   
　　   
　　　　百度娱乐：这种态度实际上是相当独特的，因为不会有人对自己音乐形式有非常明确的要求，一定要跟过去不一样。   
　　   
　　　　左小祖咒：我有。这一点，我没有那么自然，因为我做这个事情，我做第一张开始，我就跟自己立誓了，我要么就别做了，要么就与别人不同。   
　　   
　　　　百度娱乐：这种对于形式上的坚持，是你非常重要的特点，编曲各方面都能感觉到。   
　　   
　　　　左小祖咒：可能我受到别人喜欢，是因为我对心理这方面把握的比较好。聊天也能感觉出来。就是说，像舞台剧的感觉比较多一些。我们能够在音乐里面，和创作者产生对话，第三者、第四者怎么介入进来的。我这一点拿捏得比较合适。看到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太合适了！比如讲出租车上的事，讲完了可能他扑朔迷离，到底讲了个什么事，但他有一天会明白。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他有个倒霉的一点，就是你可能中间逮到一些方式，逮到你自己的方式，可能你这个方式用得久了以后你就麻木了，这是很讨厌的。如果你不麻木的话你可能还创作出来。   
　　   
　　　　百度娱乐：就是在专辑最后做出来都是一个形式。   
　　   
　　　　左小祖咒：对。因为人么，肯定都有沾沾自喜的成分在里面，但这些东西过度的话你就缺了什么……我认为艺术重要的一点是要站出来批评，谈意见，因为你不是所谓的佛，基督，道士什么的，因为艺术并没有那么高尚，艺术就是一帮痛苦的人，高兴的人做的音乐，你应该在你的艺术里表现你的所思所想，畅所欲言，而不是突然从社会上得了一些功名利禄之后，感觉自己就是佛了，是一个什么人物……   
　　   
　　　　百度娱乐：刚才说到那个引人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走失的主人》里每一首歌的歌名和歌词都像谜一样，是不是会存在一些谜底在下面？   
　　   
　　　　左小祖咒：是。《走失的主人》里面这些谜底啊，像豆瓣一些论坛也提，当时我也看了，但我认为没有必要说。艺术重要的就是谜底。如果我们写一个情歌，说我爱你爱的多少遍就写完了，我死了都爱你，我做鬼还爱你…也就这样了。那么艺术它可能也是在写这个爱情，可能写的跟别人不一样，它的魅力就是在这个…兜圈子，怎么把这个材料的转换，语言呢转换出来。但是你不能过于矫情，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太矫情了，太光滑了。比如拍了照搞得人家一个痦子都没有，脸上搞得很光。还有声音也是，你可以不考虑，像我现在Pro tools里面一个软件一生成，马上声音就不跑调了，很容易的，但那已经不是你啦。   
　　   
　　　　左小祖咒：它不像以前，在西方可能二十年前，在中国可能十年前吧，十年前一些歌手他是不能跑调的，跑调是没有这个技术给你改过来的，你唱完了跑调就只有重唱一遍，那现在你跑调也没有问题。   
　　   
　　　　百度娱乐：现在音乐也越来越假了？   
　　   
　　　　左小祖咒：对，所以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听我的歌，可能觉得他跑调，他们在诧异这个事情。那懂行的人知道这是一个直感的音乐，真实的音乐。

三、新旧有别论   
　　   
　　　　百度娱乐：终极版的这个《走失的主人》跟当年第一版的《走失的主人》对比起来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区别？   
　　   
　　　　左小祖咒：它比那个饱满，我唱的词听得很清楚，所有的乐器的层次也是出来的，像以前的我们国内的唱片，音量开很大你才能听清楚，你开再大噪音就出来了，它没有达到一个标准。在国际上唱片有职业的标准，比如放到广播电台，不可能是我的唱片的声音比别人大的，大家都开到9或者8，声音是差不多都是那么大。你非要9的时候可以达到14的音量，那是不对的，观众他有他的规则。   
　　   
　　　　百度娱乐：声音品质有质的提高。   
　　   
　　　　左小祖咒：声音的频率，比如说鸟可以听到更高频率的高音，人可能就能听那么高，世界上很多声音都有，只是我们人听不见，低音也有，可能有些动物才能听见。我们就做到人能听到的，该听到的我们让他听到。这张唱片终结版应该是更加“难听”了，把这些东西能够真实的体现出来。   
　　   
　　　　百度娱乐：当年的那种情绪还是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那种冷酷的杀气…那种感觉……   
　　   
　　　　左小祖咒：当然当然，精华部分它没有丢掉，因为我录得话是很快的，这个唱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就像这条路我来回走，是很快的。像《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录音才录了一个月，我写了12年，中间我打样打了一年多，这个唱片在西方他们这么短的时间也是做不出来的。   
　　   
　　　　百度娱乐：我一直以为录了半年多的。   
　　   
　　　　左小祖咒：没有没有，那我早就破产了。（笑）半年多我要投入一二百万进去，一队人要吃这个饭，有工作人员，我早就要掉头发了，头发也白了，不是那样的，它是一个工作方式了。《走失的主人》重新录音的话我可能比它修复的时间还要快，我是修复它，然后有一部分重新拿进来录音，就是要保证它曾经的这种真实感和锐性。该有的要保留，然后不够的部分在音乐上我补偿上去。   
　　   
　　　　百度娱乐：我对那张专辑的吉他部分印象最深，它有很多部分是几乎没用什么效果器，就是原声琴裸露在外面，但是弹法特别邪恶。   
　　   
　　　　左小祖咒：《走失的主人》的吉他和《庙会之旅》的吉他和《地安门》的吉他大部分就是我弹的。就是我在东村,小铺的时候，几年在研究这个琴，所以它这个是很特殊的，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唱歌的方式都是在那里创作的。   
　　   
　　　　百度娱乐：对，器乐演奏部分的独创性是相当高的。   
　　   
　　　　左小祖咒：《走失的主人》就像一个卯足劲的愣头青，憋了很长时间，所有最怪的金曲都在这张唱片里面——不是我们卡拉ok的那个金曲，是在我这个音乐库里面最怪的金曲——全在这里面。因为第一张唱片我肯定要把所有的，因为我当时写了很多，我肯定要把最好的拿出来。但是最终录成那样其实我是很痛苦的，痛苦了我很多年。   
　　   
　　　　百度娱乐：但是仍然不失为一张经典，乐迷并没有感觉到你这种很……   
　　   
　　　　左小祖咒：那不是，经典不是你说了算的，不是乐迷自相情愿的，就像我们是朋友你说是很棒的，这不是咱俩说了算的。这个东西你是要让人听的，这个东西你做得不好外行人是不懂的，外行人就是放上唱片，爱听就说明说你录音录的好，因为本身你这个音乐不是顺耳的音乐，他爱听就是录音录的好，不爱听就不听这个了，你录的好我也不听。那么大家就说这个唱片特别好但是道一啊你啊去听一听，听俩歌儿就完了，他不可能像听《东方》和后来的《地安门》他们都愿意听，最起码他还在那个标准里面，那里面都是一惊一乍的声音，我想一个礼拜后你们会很清楚地听到它的价值。   
　　   
　　　　百度娱乐：这次声音的品质是彻底达标了？   
　　   
　　　　左小祖咒：达标。   
　　   
　　　　百度娱乐：比《悲伤》还好？   
　　   
　　　　左小祖咒：不可能比《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好，但是它在lo-fi里面是个精品的标准。因为像《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光这首歌，现在是试音响的歌，因为它有木吉他，它有弦乐，它有电吉他，还有合唱队在里面，因为一个发烧的试音响的这个必须具备这些，它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成分在里面，它的质感全部出来了，这个不是。这个还是相当于《地安门》这样的，是lo-fi里面的……   
　　   
　　　　百度娱乐：以前是lolo-fi,现在是lo-fi   
　　   
　　　　左小祖咒：那以前那个lolo-fi都不知道lo了多少次了，也是找不到词儿，就lo吧……（笑）   
　　   
　　　　百度娱乐：但是母带还是保存完好是吗？   
　　   
　　　　左小祖咒：修复了很久，因为它要…现在也有剪辑嘛像电影嘛，我们以前一条唱破了就要重唱么，弹一首歌从头弹，录音有一个错了就重来，你对了我们这里还有点遗憾呐。   
　　   
　　　　百度娱乐：你们是所有乐器同期录，是么？   
　　   
　　　　左小祖咒：那是，同期录。   
　　   
　　　　百度娱乐：不是分轨一轨一轨录？   
　　   
　　　　左小祖咒：对同期录然后里面单独的轨再拿出来再改，再改的话你是一遍弹下去的，不像现在这样改一段，接一个字都可以接的，剪辑……他们好捧，造星工厂么。他们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不怕这个事情，所以好莱坞他们一些为什么会…他们在这里面花的时间太长啦，他们脸上修那些纹啊疤啊，一帧一秒的弄。   
　　   
　　　　百度娱乐：每一个字儿的音准，每一口喘气都可以改。说说这次专辑封套？   
　　   
　　　　左小祖咒：封套用的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因为它本身就是第一版的封面，当年裸体不让登，你们可能觉得现在说这个事有点荒唐，感觉我是一个特别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一样，觉得是不可能的。十年前这个东西是不让出版的，就是裸体是不让公开发行的。   
　　   
　　　　百度娱乐：所以第一版根本就没有拿那个做封面。   
　　   
　　　　左小祖咒：它不可以，我们的裸体也没有露什么的，就是光腚都不可以。   
　　   
　　　　百度娱乐：你们也没自己做一份？   
　　   
　　　　左小祖咒：没有，那个时候我要把唱片三天的钱交完，第四天就没有了，然后就睡三天觉，饿着肚子，因为饿就尽量少活动，（笑）当然有点夸大其词啊，打个比喻就是这种感觉。那时候印刷费也是很贵的，印刷质量是很差的。以前的录音费也是很贵的，录音质量也是很差的。不像现在我们在家里拿个电脑，随便录音质量都肯定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作品的质量，是没有必要谈的，现在你录音想差都差不起来。所以我要保留这个《走失的主人》，该有的老版的东西，时代的感觉我要留下来，因为这是很棒的一些东西，不能丢掉。像我做周璇的那个，像那个《美术鸡》，那个《地安门》那个唱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把那个lo-fi做出来，就是把一个美丽的姑娘打扮成黄脸婆，化妆费是很不得了的。（笑）   
　　   
　　　　百度娱乐：特效就是。   
　　   
　　　　左小祖咒：你是要很好的特效，一个黄脸婆，一个美女…一个黄脸婆旁边站着一个帅哥，那种感觉和一个美女旁边站一个帅哥是不一样的，（笑）就是一个lo-fi一个hi-fi的感觉一样。美是相比出来的，不是所有的都是漂亮的。   
　　   
　　　　百度娱乐：《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名作了。   
　　   
　　　　左小祖咒：是，当年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是名作。   
　　   
　　　　百度娱乐：也许会有人在完全不了解这个作品的情况下以为这是跟上一张专辑的封面有关系，但实际正好反着的。   
　　   
　　　　左小祖咒：实际它是反着的。   
　　   
　　　　百度娱乐：先有的《增高一米》…   
　　   
　　　　左小祖咒：我喜欢事情这么倒，我不喜欢事情顺着走，他们会说哦我又出一个新作品了一样（笑），猪变成人了。   
　　   
　　　　百度娱乐：有人会觉得你怎么把猪变成人了，实际上是反了。   
　　   
　　　　左小祖咒：这个无所谓，就像那个不知道我为何人一样，有意思就在这儿。

> [删除](http://site.douban.com/widget/forum/415892/discussion/12626018/remove_comment?cid=1716194)

四、创新创富论   
　　   
　　　　百度娱乐：可以说这些专辑都像你的孩子一样，每张你都很喜欢，但是如果非要让你挑一个你的最爱，所有的专辑，从最早《走失的主人》到《东方》……   
　　   
　　　　左小祖咒：如果选两张唱片的话我还是会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和《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我是一个很讨厌的人，不喜欢说我新出的作品是最好的（笑）。   
　　   
　　　　百度娱乐：也不说下一张。   
　　   
　　　　左小祖咒：对，我们不说。但是《走失的主人》这张作品仍然是在世界音乐史上有重要的作用的，这是我很清楚的。   
　　   
　　　　百度娱乐：它有一些意义，它所承载的东西超过你的…   
　　   
　　　　左小祖咒：我们说的不是中国，我说的还不是摇滚乐，我们说的是音乐。有一天我们这样的音乐是主流的，就像我们当年听邓丽君一样。今天为什么又有很多人喜欢《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因为时代改变了，年轻人他们听得惯的，他们的眼界宽了，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觉得奇怪。当年他们听《走失的主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25岁、30岁的人在听，老的一帮是不爱听的，小的一帮听得也很少，可能就小个5岁，像你们就比较奇怪了小个10岁也在听，这毕竟是少数。像我现在40岁，我上面的人听的很少，现在就是年轻人听了，因为中国人很少听这个。可能我们跟西方人交流的少，因为没法交流，我语言不好，交流得很累，找翻译我也很烦。但是他们听我的音乐眼前很亮，他认为我太奇怪了，怎么中国还有搞成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了，他不可能想象，可能中国发达了吧，怎么音乐也搞成这个样子。就有西方的有些著名乐队发e-mail给你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演出啦，请你过来啦（笑）。但以前他没有，这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也给年轻人很多的机会，他们有选择和比较。他们可能觉得《金牌鼻祖》这首歌太好听了，觉得一点也不奇怪（笑）。他们有的听到《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就骂我，怎么老炮了，这么早就老炮啦，就解甲归田啦（笑）   
　　   
　　　　百度娱乐：所以你又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你没有。   
　　   
　　　　左小祖咒：我也不好说，就说“老啦，老啦…不要等着瞧啊”等等的。   
　　   
　　　　百度娱乐：最后还是等着瞧了。   
　　   
　　　　百度娱乐：所以这个大环境不管是做音乐还是听音乐的人，都是比十年前改善很多了，可以这么说。   
　　   
　　　　左小祖咒：变了。   
　　   
　　　　百度娱乐：完全变了。   
　　   
　　　　左小祖咒：音乐更多的今天来说它还是奢侈，你要很多人的合作啊。诗人我们可以读写一下，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写，备份进去的，连纸都不用花的，然后网上一发就出版了。但音乐如果你靠一台电脑，除了像做实验音乐像丰江舟他们这样的，可以完善，因为他们唱歌也很少。但是你要真去唱歌还是需要人合作，我会弹吉他但是我的吉他编得没有你好，你要去编一个，我再做一个，才得到…我想真实的音乐最终是…   
　　   
　　　　百度娱乐：搞音乐还是烧钱的一件事。   
　　   
　　　　左小祖咒：当然烧钱的，因为排练你要坐车的，坐车就是费用，时间就是费用，你要耽误时间，大家在一块儿…你回过来想今天瞎排练了啥事儿也没干成……   
　　   
　　　　百度娱乐：很多事情都跑了……   
　　   
　　　　左小祖咒：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哦，那时候我们还这样玩呢”，那也不错。   
　　   
　　　　百度娱乐：《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是李延亮弹的吉他。   
　　   
　　　　左小祖咒：恩。   
　　   
　　　　百度娱乐：你跟李延亮合作也不是两三年了，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   
　　   
　　　　左小祖咒：李延亮我第一张专辑就合作了，一版里面《关河令》的solo就是他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误解我，为什么跟李延亮这样主流的吉他手关系处得这么好，事实上他们不知道，李延亮是跟我一年到的北京，他是从洛阳，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们就见面了，就在一块。李延亮是听音乐特别好的，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超级有感觉的吉他手，因为他在跟羽泉啊韩红啊合作的时候，吉他对于他们来说太容易，因为他们有他们条条框框的……顺当……在我这里面完全是可以胡搞创作。吉他你想怎么弹都行，很爽。所以这一次我说以前的旧作我都不会弹了，这四五年我都没弹，我说你去补一补吧，他说好啊，一个下午就补完了，他要补一些噪音在里面。噪音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有时候一些单旋的音悬在那儿很扎耳朵的。你必须有底要出来的。但是我们早期的音乐是不了解的。因为这么多年。自己摔跤摔得很多，自己就会了。   
　　   
　　　　百度娱乐：是不是还会有巡演？   
　　   
　　　　左小祖咒：巡演……上半年没有。然后去北美。上半年有个展览要做。   
　　   
　　　　百度娱乐：什么类型的展览？   
　　   
　　　　左小祖咒：这个不好透露。因为这个是行为艺术的一个展览。大家去看就晓得了。然后我马上就要开始录我的新唱片了。下面一张唱片。   
　　   
　　　　百度娱乐：马不停蹄阿。   
　　   
　　　　左小祖咒：嘿嘿，找点儿事儿做呗。咱们下半年有可能要去北美巡演。我应该出来走走了。   
　　   
　　　　百度娱乐：多少年没演出了。你的演出可太少了。   
　　   
　　　　左小祖咒：如果那边有演出的话我可能还能行，因为排练好了嘛。然后回来嘛还可以再演一下。   
　　   
　　　　百度娱乐：平时你写这些音乐，来源于什么，新闻、书籍这些东西吗？或者听一些音乐？   
　　   
　　　　左小祖咒：很多，比如黄色小段子，吹牛皮之类的。绝大部分是无中生有，纯粹瞎写。因为我是现实主义的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在这里面了。如果你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人就不一样了。纯粹理想主义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有很多人听了在今天。我的唱片每次都要谈到钱的问题，异性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也可以谈到。可能他们觉得我神神叨叨了点。音乐做得也是使我很搓火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因为我必须要创作，音乐没有创作，它的实体是没有用的，是走不上国际市场的。因为你最多说我们靠一些言辞，写的歌词，你还是诗人和作家，仅此而已，外国人听不懂啊。尽管我的服务是一流的，每张唱片翻译的很好。他们也无法理喻写的是什么东西。   
　　   
　　　　百度娱乐：所以编曲是国际化的语言。这个东西好就是好。   
　　   
　　　　左小祖咒：编曲，演奏，重要的是色彩方面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是旋律特别好，“阿太棒了”，从来没有在棚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是因为噪音的色彩达到前所未有的，破了的感觉而高兴。而不会因为一个旋律，“我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旋律，太迷人了”……   
　　   
　　　　左小祖咒：“哦，我太天才了，我写了这样的旋律出来”，没有这样的事。你作为一个诗人或者音乐家，写一句好旋律或者一两句漂亮话，这就像警察为人民服务，必须的，没有必要觉得我自己多牛逼。你钢琴弹得太漂亮了，你高兴什么啊，我马上后面来个噪音来给你破掉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古典音乐家。（古典）它不需要我们。你想肖邦比我厉害多了。他太棒了。我是一个肖邦迷。我觉得肖邦太好听了。你知道，先辈已经特别棒了。还有一些画家，画得特别像，我说你干嘛呢。相机早就有了。你耽误这个功夫没有必要的。我说我告诉你，因为达芬奇那时候，米开朗基罗那时候，相机还没有出现。他们画一个人像人，像素还没那么高。是人类的巧匠啊，建筑雕塑啊之类的，要具体嘛，大眼睛就是大眼睛，大鼻子就是大鼻子，现在你不需要阿。相机啊、X光啊都可以帮你实现。   
　　   
　　　　百度娱乐：现在的艺术家缺的并不是才华。很多艺术家都很有才华。缺少的是一种创意。   
　　   
　　　　左小祖咒：我觉得是一个敏锐，才华和敏锐有这种盲目的。实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创作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你该告诉自己，这事该不该做。你要选择性地去做。什么都做是很麻烦的。   
　　   
　　　　百度娱乐：你觉得你成功靠天赋么？   
　　   
　　　　左小祖咒：我觉得我不是很有天赋。我也不是一个靠勤奋的人。我强调过多少次了。我要是一个有天分的人我十八九岁二十岁就出来了。很多人认为他们很有天分。我的天分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打开我的想象力，排除一些东西，创造一些东西，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把在一块。如果你说天分，每个人都有。你们学习成绩好，我外公种田种得好。我也不可能像邓丽君，多明戈唱歌那么好。但是你细想一下，他们很棒了，你做这个干嘛。你可以做些别的东西。我想现在有一个人说，何时我能出一张跑调的唱片。唱歌难听的人也很多，有人会说左小左小祖咒能当艺术家，我们也不当流氓了。我想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进步。对吧，不一定说我们要上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深造完了才可以。   
　　   
　　　　百度娱乐：对，因为你的东西太独特了。人们还是会感慨说中国只能有一个左小祖咒。他的追随者即使有也不能像他一样能出来。   
　　   
　　　　左小祖咒：他们有些人不错，但他们有些东西不清醒。我崇拜太多的人了。我还喜欢齐秦呢。唐朝黑豹我都喜欢过，他们出唱片我都买过。但你不能成为他们。如果你喜欢Nick Cave, Lou Reed, The Doors那也很正常的。你也不能成为他们。你还是要发扬这些人的精神和意志。因为这些人要死掉，我们要死掉。有新的人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掘，发展到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pop了。   
　　   
　　　　百度娱乐：在众神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左小祖咒：你的思想的脉络必须要清晰。有些人被别人忽悠了。他能量没那么大，所以很容易受影响。功力不够。到了一个地方，啊拉萨，太美了，就信佛了之类的。艺术太崇高了，然后就为艺术献身了。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百度娱乐：这个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就不敢说，我喜欢谁。比如说我的传承从哪里来，很多人怕别人说中自己的音乐是从哪儿来的。   
　　   
　　　　左小祖咒：没有必要这样。因为你死之后你无法替自己辩解。去年我发片的时候说过，如果在这个专辑里听到哪里歌词旋律像谁，你就告诉我。   
　　   
　　　　百度娱乐：就把曲作者改成他。   
　　   
　　　　左小祖咒：（笑）我就说跟他一块儿写的。你要说全部像谁的，我就立马把全部曲子改成是他写的。没有必要嘛，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尽管是无意的，那这个东西是别人的，那也是别人写的。这错误是你犯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你的知识面的问题。你没有做到。今天我写得跟你一样了，那我马上改，就是你写的。这是你的知识面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替自己辩护呢，啊我没有听过，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百度娱乐：所以做音乐十几年，对于受众的态度，还有没有这个努力影响更多人，让更多的人喜欢，还是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左小祖咒：我有，我出唱片就是想让你听我的音乐，而不是骂你，你听听算了，找一个姑娘崇拜我就算了……我不是那样自恋的人。如果有人听我的音乐我很感谢他，我不妥协我做的音乐，如果有更多人听我当然感到欣慰了。   
　　   
　　　　左小祖咒：《走失的主人》这张还是新专辑，因为以前爱听的人也没那么多，第一它经过重新进棚录音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唱片，第二以前听过的人也并不多，因为也不是一个发行量超过百万的唱片。   
　　   
　　　　百度娱乐：给大家推荐两三首。   
　　   
　　　　左小祖咒：还是《新长安》，《阿丝玛》，《正宗》，《走失的主人》。《正宗》是一个特别好听的歌，到现在我还没上传呢。还有《媚笑阳台》啊，《关河令》啊。《勋章之梦》比较怪，《让我再见一次大夫》，《六支花》这三首比较怪。   
　　   
　　　　百度娱乐：现在有人说左小祖咒还是很怪的话你会不会很高兴？   
　　   
　　　　左小祖咒：没有。我对这个事情很麻木的。实际上《东方》这张唱片太怪了。像我出《美国》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被召安了，终于向美妥协了。后来我也无聊的看了一句话“谁拒绝美啊”然后他们就更郁闷了（笑）因为我也比较二。   
　　   
　　　　百度娱乐：不怪成了一种怪，怪成了一种不怪。   
　　   
　　　　左小祖咒：《东方》里面很多是柬埔寨，印度还有一些非洲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中国的琵琶弹得，人家会说“哦这是日本的三味琴”，我说这是琵琶。所以他们要研究要看我每一次的演出表，我写了很长时间，每一首歌动用了什么乐器。不过这一次《走失的主人》编曲都没有变的，除了《新长安》。   
　　   
　　　　百度娱乐：《长安》变成《新长安》了。   
　　   
　　　　左小祖咒：是。所以以前是磁带，现在是胶片，以前是打了个样，现在是踩了个电。   
　　   
　　　　百度娱乐：最后，新年伊始，给百度上你的歌迷说几句。   
　　   
　　　　左小祖咒：百度挺大的。希望你听我的音乐能找到一点发财致富的窍门，我相信肯定能，因为这不是一个富翁干的事他也成为富翁（笑）。   
　　   
　　　　百度娱乐：给现在跟你当年做第一张专辑状态的没有出头的青年音乐人说几句？   
　　   
　　　　左小祖咒：现在做音乐我觉得还是好多了，音乐要静下心来做，你就玩就行了，还是需要一些经济基础保证，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样你会把音乐这个艺术做的更加纯粹。当你不追求市场，有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那真是太美了。你没有向他走去，他还喜欢你，你追着他跑，他还不一定喜欢你，你本身就很失望了，像爱一个姑娘一样。

10 左小祖咒的风格：无师自通的怪叫抒情

[http://i3.itc.cn/20091208/69f_1979416a_76a6_46ce_be0b_7b5bdd1325dd_0.jpg](http://epaper.thebeijingnews.com/)来源：新京报

2010年03月25日08

凭吊青春时，会发现左小祖咒那一年年忽悠忽悠撩拨的情歌正是我们生命动人的部分。

　　前些日子，在40岁生日过了半个月后，左小祖咒在北京开了一场公开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定名为“万事如意”。

　　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看到左小祖咒的些许消息，只是在各大报章的边角余料里。现在，行情变了，这个曾经只是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歌迷拥护的异类歌手，正在划时代地被喜闻乐见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神秘魔术。昔日我们不敢想象的幻景，现在正一一浮现；以前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现在正一一兑现。左小祖咒曾经是阴暗的、怪诞的、潮湿的，但他现在既不悲伤，也没有哭泣，他以某种湿润的风采竟然赢得了人民。面对这位歪打正着的国语男新人，我们不得不发自内心地祝福他，祝福这个终于修炼成精的个体户。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妙不可言的事实是，在过了30年后，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没有流行音乐，而先天发育不良的摇滚乐反倒在被封锁、流放、隔离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大难不死地结出了一两个心事重重的苦果。我们不会流行，所以只好流放；我们不会浪漫，所以只好浪荡。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当年和左小祖咒一起打天下的地下乐队和音乐人，还是他身后千军万马的后辈，他们现在都已顺利地成为了历史人物，只剩下了左小祖咒这个‘怪物’在自负盈亏。你还记得神州的摇滚狂潮吗？你还记得魔岩的太子党吗？你还记得新音乐的春梦吗？你还记得你坐了一夜的硬座，去摇滚圣地观摩的前赴后继但一个比一个货不对板的庙会之旅吗？是的，左小祖咒和他们青梅竹马，但同时更和他们不共戴天。当然，今天的左小祖咒再也不会立志于做一个苦大仇深的摇滚歌手，他更愿意做一个与时俱进的情感治疗系整合高手。

　　你一定还知道，左小祖咒演唱风格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他无师自通的怪叫式抒情，他一怪叫，我们就莫名地兴奋，就忍不住心底偷笑。在这偷来的笑声中，我们不再是走失的主人，不再是苦鬼或皮条客，更不是忧伤的老板。这种怪叫抒情流派，估计没有先师，也不太会有传人。时至2010年，当这种古怪的抒情将被欢聚一堂的1700人同场欣赏时，一个别开生面的北京之春也注定会被定格为年度大事。

　　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可能被左小祖咒的歌迷们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好，如同每一个文艺时代里经典的历史文物，被当做一个确凿的证据，优雅地躺在我们的记忆相册里。事隔多年后，我们在凭吊我们紧张的青春时，会欣慰地发现，左小祖咒那一年年忽悠忽悠撩拨的情歌正是我们生命动人的部分。

　　是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件不大不小的乐事。当乐事刚好是音乐事件时，也就成了大事。我们都相信，百事正待兴着，万事会如意的。

邱大立(广州 乐评人)

11 为什么我是左小祖咒，而别人不是——对话左小祖咒

来源：名牌杂志

作者：[名牌杂志编辑部](http://www.infzm.com/author/名牌杂志编辑部/) 最后更新：2012-05-15 14:45:01

“像我这样的主儿已经犯不着为自己树碑立传，我最大的理想是告诉我自己尽量玩儿好，但也不拒绝向玩砸的方向迈进，一切都不是大事儿，不就那么点儿艺术吗。 ”



**记者**：你两张新唱片封面的主角都是驴，上张《大事》也是。为什么不是马？驴是你近来当代艺术作品的主题，你是怎么既唱歌、又做当代艺术，同时还是一个潮男的？

**左小祖咒**：除了我的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的封面是人—并且还是10个光腚的狗男女（注：即其当代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当时审核没有通过，还有我的第三个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的封面—一个花姑娘在天安门撩裙子的照片没有通过，后来内地版封面换成了我站在红墙边傻笑，到去年我跟“大号敏感词”合作的配乐唱片是人作为封面之外，我十个专辑几乎都没有用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用？因为用自己做封面是传统的唱片工业手段，传统性的偶像包装方式，不够幽默，同时用自己照片做封面对我来说，没有老到一定份儿上没有多大意思。



你说潮男啥的，你八成是在逗我，你要知道越是潮流的东西它势必淘汰得越快，但是有一点，如果你不够帅那么你一定要足够怪，可惜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漂亮，很英俊啦，你还说不得他们不帅，不漂亮，否则他们真的会很生气，这些人具备人性的最大弱点：昏聩。这些人在生活中缺少了真实的幽默性，占据了这个世界上的九成人，以东方为首，以我国为最。

**记者**：不少人说你上张《大事 》有向大众谄媚的嫌疑，是不是因为这个，你这两张新作，特别是《庙会之旅II》故意这么狠，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左小祖咒**：才不是呢，我在前年制作《大事》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要在2011年出版《庙会之旅II》的，《大事》的卓越之处是它不怕被人误会，它是所有我作品中派出来的可爱小兄弟，像三国中的鲁肃。我想很多人不知道《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我花了12年创作的杰出作品，但是我在二十出头跟别人说这个事情人们一定认为我疯了，何况我知道我在人们心中已经就是个疯子了，我证明我不疯是白搭的，还不如忙自己的事儿呢。



我的作品一直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时代，并且我还以不屑的态度对待我自己那份所谓的执着。像我这样的主儿已经犯不着为自己树碑立传，我最大的理想是告诉我自己尽量玩儿好，但也不拒绝向玩砸的方向迈进，一切都不是大事儿，不就那么点儿艺术吗。

**记者**：尽管你以跑调出名，但并不妨碍你的新作在调儿—也就是旋律上下的功夫越来越大，这是不是一对矛盾呢？

**左小祖咒**：基本上我还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正反都由我。没有调那也就没有跑调的，跟黑与白概念一样，当我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时，那么必须这么干。如果艺术不能最好地表达矛盾，还能最好地表达打打杀杀吗？艺术适合去表达打打杀杀之前的纠结与矛盾，一旦打起来就快结束了，而且一旦打起来人们的要求就高了，一旦高了就很难满足人们的贪婪了。

在满足了人们的听觉和视觉之后，艺术家如何把人们的想象力，再加上味觉等等官能调动起来，这才能够令我们灵魂得到了那么一点儿解放。我们每个人死的那刻是不带彩排的，这是对于我这样的艺术家的工作。实际上我的胳膊伸得长了些，这我知道，但是也没办法，这也是我为什么是左小祖咒，而别人不是左小祖咒的主要原因。

" 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暴君，我除了爱我家人和我内心认可的朋友以外，我很少让人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连机会都没有。 ”

**记者**：《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是你第三张配乐唱片了，而这一张中的多数曲子是不为什么具体的影像作品而配的，可以说是先于前提的结果。国外许多音乐大师也在做同样的事，如Brian Eno、John Zorn等。做一张正常的专辑、为一部电影配乐和做一张不为什么配乐的配乐唱片，这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左小祖咒**：说白了只有两种：一是音配画，二是画配音。前者对音乐家更自由，后者在限制的空间里做音乐，前者更加肆意妄为，后者小心翼翼，有点像跟处女做爱，猛搞八成要出大事，你觉得呢？

**记者**：自《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起，包括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等民间音乐元素在你音乐里的比例日益增加，你的音乐风格从根本上讲是西化的，是受西方摇滚乐影响的，那现在这种对东方元素的涉猎，会不会弄巧成拙？

**左小祖咒**：如果你重新再去听我首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其中的第一首歌的第一声是充满了戏曲色彩的，但是我在演唱处理上把人声尽量拉平，因为戏曲实际上是在旋律的“花”上和流行音乐有极大的区别，当你把流行歌曲加上戏曲的“花”听上去就是在唱戏了，无非是旋律上的区别，但是戏剧我们也可以当代嘛， 梁龙（注：著名乐队“二手玫瑰”主唱）在 《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里唱的《湖边》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这个音乐跟中国音乐没有关系，跟“二手玫瑰”的音乐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我的旋律只要用梁龙那种二人转的方式去唱就是戏剧了，整个音乐和人声的搭配就充斥着奇妙的喜悦感，无与伦比。在驾驭这些东西上我根本就不屑，它没有什么，当我左小祖咒在它就在，因为它是为左小祖咒而在的，就像一个美女那时候她是我的啊，我还要征得大家同意才上吗。当我已经上路的时候，肯定是管不了乡亲们啦。



**记者**：你总喜欢在唱片里找一些女歌手来合作，我发现你多数爱找一些声线很嗲很骚的，而分配给她们的歌曲多数也轻佻风骚。你是怎么看待大男子主义的？

**左小祖咒**：你观察得非常专业，但凡是我喜欢的女声都是这个套路的，好多不是这个套路的也会按照我这个意思来，我的作品我非常清楚找谁来演奏谁来演唱合适，音乐和电影是两门跟工业艺术有着最大关系的艺术，和作家画家有比较大的区别，这个行业里老大是制作人和制片人，在我的音乐世界中我自然是老大，我不但是制作人还是出品人。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暴君，我除了爱我家人和我内心认可的朋友以外，我很少让人在我面前唠唠叨叨的，连机会都没有。

我仍然不相信那些说自己永远年轻的人！那些人是白痴，是受过谎言教育得不轻的人群，还有穷乐观的一族，这些人是墙头草，容易背叛自己追求的人，在我眼中一无是处，趁早离他们远点儿。”



**记者**：你多数歌曲都是站在中国最底层的人民的角度发言，而几乎没有文艺青年的酸劲，但喜欢你音乐的人却似乎是以文艺青年为主，这是不是令你不太满意？

**左小祖咒**：得了吧， 当我出了《庙会之旅II》和《你知道对方在那一边》这刻才知道自己是文艺的，差点儿没有把我气死，我的好朋友，我极其认可的一个人，并且对当下事物有着清楚意识的人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是互联网让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粉丝对我的反馈，总的来说还是让我高兴的，他们大部分喜欢我这样胡搞，他们把钉子户和丁字裤分得很清楚（注：《庙会之旅II》里一首歌名为《钉子户》，不知口音问题还是故意，他演唱时的发音听起来像“丁字裤”），孜孜不倦地在网上给新人解释，很搞笑，主动地给陌生人介绍这是丁字裤啊。这是一个好玩儿的歌曲，好玩是这个时代的标准之一。

我们人类开始不热爱文艺了，向往更多的真实之声，是这个时代或许是下个时代的主流。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这样活着，我的追随者们更渴望这样，我想他们要得比我还多，这也是我能够创作的一个原因。

**记者**：12年前，你在《庙会之旅》第一集里说自己“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却“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12年过去了，在眼下这张第二集里，你一开篇就唱道：“今天我的人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我想对这个国家负责。”能谈谈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吗？

**左小祖咒**：我想很多人都以为我的作品里写的是自己，哈哈！太好了，我写下了太多的自己，写了快20年的自己，这样那样的，我想这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你可能知道在1990年代初期我比现在还要不屑，什么也看都不带多看的呢。转变是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式，身体变化都写在脸上了啊。我仍然不相信那些说自己永远年轻的人！那些人是白痴，是受过谎言教育得不轻的人群，还有穷乐观的一族，这些人是墙头草，容易背叛自己追求的人，在我眼中一无是处，趁早离他们远点儿。

**记者**：你曾说自己新的一年里最大的愿望是“不成为敏感词”，但这张《庙会之旅II》却可称得上是内地唱片史上第一张公开发行的抗议唱片，里面的敏感词数不胜数。除了勇气之外，这里一定有一套微妙的游击战术，你能不能透露一点？在今日中国，人们应不应该在文艺作品中谈论政治？怎样谈论既有价值又安全？

**左小祖咒**：不但在文艺中要谈论政治，我还知道现在人们爱在上公共厕所时谈政治了，记得小的时候大人们在厕所里也就只谈谈异性的事情，现在人们可深了去喽。也不能谈文艺，文艺好像有些过时了，现在的文艺完全是狗屁，不就假清高嘛，尤其那些把微博写得特好的人，以为自己是哲学家，以为写格言啦，真要实枪实弹的早他们就跑了。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文艺，以至于我最近被说成文艺的，本人恼羞成怒、失态异常啊！

我从来都喜欢实干的人，如果一天我干点啥暴力的，好多人会很奇怪，那是他们以为我是文艺的原因喽。我老婆孩子妈妈目前老是看着我，希望我不要出事儿，但是能出事儿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放过机会的，我很烦，真的。我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过上什么狗屁的好日子了，这些是好日子吗？笑话。你告诉我什么是安全？在中国什么是价值？逗我玩儿吧。

**记者**：中国摇滚据说有个生父名叫崔健的，你现在则被称为中国摇滚神父，这两个爹的关系怎么样？中国摇滚一直营养不良，甚至半死不活，你们是怎么做父亲的？

**左小祖咒**：我只是我两个女儿的父亲，而从来不是别的什么艺术、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父亲啊，教父什么的。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从不主张人性的伪善，我更相信人性的善是建立在良好的环境之上，其他所谓大善都是作家在做梦，一种奢望，在恶劣的环境里，为道义、良心以及所谓的真理献出性命更是童话，请参考我的歌曲《恩惠》（注：在其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中）。

"好的鞋子跑得快，当警察来的时候；合适的裤带可以表达你雄性美，可以当武器，也可用来自尽；眼镜是你说谎用的，当有人找你合影你不好拒绝时就能帮上忙；帽子是真正的歹徒和绅士才配用的，尤其对于中国人，不可乱来，有的人戴上帽子除了一股猥琐劲儿，什么也没有。”

**记者**：你把唱片价格升到三位数之后，不少人也跟着你抬价，但怎么抬也抬不过你，至今犹是。大家都知道你这是一个姿态，10个听你音乐的人，9个都是从网上听的。唱片业该怎么办呢？

**左小祖咒**：今天音乐人不易，如果能多卖一点儿钱吃饭养家绝对是好事儿，尤其对真正有创造力的年轻音乐人来说更是的。这个行业仍然不变的是你的作品必须依循这样的规则：必须具有强大的识别力，最好除去了歌词仍然一耳朵就能听出来，你必须要有自己的音乐语言。从互联网开始，所有的都不是新鲜的了，但是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奇迹诞生，只是难度更大而已，技术含量更高。光靠想法或者出点声就会有人趋之若鹜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未来五年不要说十年，流行起来的音乐人会更少，不要看现在还有几个活蹦乱跳的，那时候剩不下几个了，即便今天你还不错的。那个时候认真研究过我的音乐人可能会冒出来个把，现在还是有人没有反应过来，只有他彻底不能动弹了可能才能明白，这个世界非常绝情。

**记者**：你的两本书卖得怎么样？

**左小祖咒**：第一本书《忧伤的老板》刚刚达到了畅销书的规格，《有谱》一般，还没有完全上市，这本书能卖出《忧伤的老板》一半就算成功了，因为是专业书，乐谱，像画册诸如此类的，工具书，没有娱乐效果，但《忧伤的老板》是，看你怎么理解，反正如果你想做艺术和音乐的话那是一本绝佳的启发书。

**记者**：中国靠搞摇滚发家致富的不多，而你正是这么一朵奇葩，跟小的们传授点经验吧。

**左小祖咒**：这是不能外传的啊，更不能张扬。

**记者**：你现在是高端男性时尚杂志的常客，看来不仅在审美层面，在吃喝玩乐上你也要当大伙的榜样。你最喜欢哪个牌子？

**左小祖咒**：我喜欢发现牌子，可是我记忆力又不好。我告诉大家，当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东西时，它的绝大部分已经变质了，传到你那里已经很不新鲜了。所以你要去不断发掘新牌子。别的事儿也都是这样—如果你想获得更大的成功，必须去花功夫，才会有财富、名望，否则只图暂时一乐，还不如不乐，因为那样会给人留下很多副作用的。

**记者**：你在置行头时，哪部分是最重要的？为什么？

**左小祖咒**：鞋子、裤带、眼镜和帽子。好的鞋子跑得快，当警察来的时候；合适的裤带可以表达你雄性美，可以当武器，也可用来自尽；眼镜是你说谎用的，当有人找你合影你不好拒绝时就能帮上忙；帽子是真正的歹徒和绅士才配用的，尤其对于中国人，不可乱来，有的人戴上帽子除了一股猥琐劲儿，什么也没有。

**记者**：金钱、女人和面子，它们是什么关系？哪个更重要？

**左小祖咒**：金钱第一 ，女人第二，面子当然是最要不得的，很不实惠。没有金钱爹妈都看不上你，就更不用说女人了，金钱是衡量一般人的能力和地位的标准，这个世界是一个王八蛋，没人会关心你的灵魂。今天同时拥有灵魂和金钱的人很少，但拥有金钱的时候你的灵魂有望被更多人发现，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利欲熏心的世界了。

12 左小祖咒，让很多人懂你是一种弱智行为

|  |
| --- |
| 2012-07-13 19:22:32p225264012-1 |
|  |

左小祖咒，让很多人懂你是一种弱智行为   
  
左小祖咒总是以一个先驱者的姿态回望着这个世界。他是公认的自崔健之后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摇滚师。生病的社会需要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让我们意识到疾患所在，左小的这句话点明了一个音乐家的成功之处。他不怕一个人走的太快而寂寞，对人世间悲苦及人性的关怀，让他的音乐灵性盎然，利刃一样的歌词更震撼得大批拥趸不能自拔。   
一顶小礼帽，一副蛤蟆镜，成了左小祖咒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那怪怪的口音，一个南方人一口北方口音自然也融入到左小的音乐里，对于不听左小的人，听到他唱歌会以为是DJ加错了效果器。   
  
但欣赏左小才华的确个个都是精英。2010年3月“万事如意”演唱会的幕后制作包括：a ww、宁浩、孟京辉、贾樟柯、朱文、李延亮、方无行……台上嘉宾有陈珊妮与曾轶可，台下坐着韩寒。演唱会的火爆也有力的诉说着众人的选择。   
“不是因为这个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是因为这个人在tian'an'men露出底裤，不是因为这个人对现实的嘲笑调戏，不是因为这个人一张唱片卖五百，而是在我能接受的那部分里，他很结实地感动到了我。”韩寒的一句话道尽了左小的玄机。   
  
他是个歌手。在更多人看来，他是一个先锋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东村创始人之一的资深头衔，足以让他在前卫艺术界成为一个腕。   
文艺青年和伪文艺青年都在迷恋左小祖咒，草根民众和高层专家们都在研究左小祖咒，他们甚至不太明白他做的是什么艺术。   
让人更看不明白的还有左小的最新专辑《左小祖咒去奶子房》，如果说左小在酝酿《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时还试图找回他的《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等前三张专辑的疯狂、戏谑、杀戮、分裂、激越以及地下的感觉，那么这一张专辑就是对那个时代的一次彻底决裂。   
整张个人专辑，左小祖咒只唱了2首歌。“我唱的也不是我的歌，所有别人唱的都是我的歌。相对来说这更像是私人的一场party。”左小说，“整张专辑不是像以前他们跋扈、张扬，它的外表更加柔软。”   
  
没有人知道左小祖咒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他在豆瓣上开设“你最讨厌左小祖咒什么”的投票，问题比如有：讨厌左小祖咒很拽啊、讲脏话什么的。他让周围的人列了大概有两百多条。因为豆瓣空间有限，最后只上传了三十条，在取舍时，左小对他们的指示是：“挑最狠的上。”   
  
左小祖咒常说自己在吹牛，而且在吹牛的时候，他比较自如。他说我是大师啊，我的作品是世界级的，大师得让人知道，得吹牛啊，吹牛才能养家，养家才能移民，我两个孩子，我不能让他们喝毒牛奶沾地沟油啊。   
有人说左小祖咒的歌词有前瞻性，因为十年前写的一首《苦鬼》，至今唱了不同的4版，但歌词却一字未变。左小对此的解释是：“我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牛逼。但是他们没想得那么牛逼的时候，我牛逼了。《苦鬼》我当时认为是个有时效性的歌，没想到它会延续到今天。十多年后，有的国家还在战火纷飞，人民还在麻烦地上访，我没有想到。”   
左小祖咒在荒诞与坦诚中间游刃有余。“聪明的人像左小祖咒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面对更多人的疑惑不解，左小祖咒说：“我渴望的是生活，我不需要我的艺术有很多人喜欢它。我最多是一个超现实歌手，在现实的基础上创作我的艺术。”   
在本次采访中，面对镜头的左小破天荒的摘下了他标志性的礼帽，浓密的头发遮住了曾经那记闷棍遗留下的伤疤，仿佛这一切都未发生。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正如最初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叫“祖咒”，他的朋友aiww给前面加上了“左小”二字，像“化骨绵掌”一般解构了他妄图透露出的沉重气息。   
左小祖咒身上的标签很多，他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但左小祖咒的人生主轴仍然是个音乐人。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这个充满复杂性的左小，那一切都要从他的音乐说起。   
  
  
新专辑——我跟陈升请小妞们来Party   
GQ男士网：最新专集《左小祖咒去奶子房》你将它归结为一场party，形式上的是你想做的一个卖点吗？   
左小祖咒：奶子房这张专辑确实是像大家说的一样，我跟陈升做了一个party，请了一些小妞们，到一个西南这样的地区，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叫奶子房，奶子房就是一个有点情色的意思在里面。我上去先唱两首歌，带头，我是东道主，找一个人跟我对唱了一首，不是像大的Party，相对来说是私人的一些Party，音乐也不是那么闹的，而是纯音乐的，也不是像春晚那样，也不是跨年演唱会的那种风格。最后的时候陈升唱了一首歌，陈升唱的也不是我的歌，我唱的也不是我的歌，所有别人唱的都是我的歌。在当地又上来一个歌手，唱的春夏秋冬这么的一个故事。春夏秋冬的歌是诗人食指的，这歌叫《我爱》。   
GQ男士网：特别提到《我爱》，这首歌是有什么特别的缘分在里面吗？   
左小祖咒：是在97年的那一年，我去疯人院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食指写的。是另外一个诗人带我过去，之前我也没听说过，我们那次见面非常难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跟他说过，把你的诗作为歌词创作一首歌曲。他的印象是我是摇滚歌手，肯定把他的诗唱得非常闹，但那首歌恰恰又不是这样。在我心中，这事儿藏了十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把这首歌做出来，我请了一个女生来唱，我唱不是太合适。   
GQ男士网：《我爱》随专辑出版之后，你给食指先生听过吗？   
左小祖咒：这个唱片出版的前一天的时候，我亲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要了地址，我也他寄了几十套唱片给他，这是我的一个礼节。我要把这个作品给他，我仍然还没有见他，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我有空，我去看他一下，因为他身体健康可能也有一些问题。食指先生应该有60多岁了，他也很激动，他说是啊，你答应过，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也没问他，这首歌他是否满意，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我想我的音乐，我的父母他们也不一定很喜欢，我按照我的意思，按照我的想法去把他做好为止。   
  
  
奶子房是对好环境的一种渴望   
GQ男士网：这个唱片的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对你而言是不是也算是冒险？   
左小祖咒：实际上这个形式我觉得对于歌手来说是少见的，对我来说也是冒险的。我知道这个唱片太好听了，没有像去年的唱片《庙会之旅II》，卖得特别好。但是因为我做音乐不能老做一个样子，况且这个唱片我想跟你说，也是我10多年前要做的一张唱片，这个唱片原来的名字叫《大树一倒 花果飘零》，是以女生唱我的歌曲为主。大概是98年的时候公布过在我的官方网站，公布过做这样的专辑的新闻，那么这次我把它做了，也是对我之前的粉丝的一个允诺，答应他们什么做了就行。   
GQ男士网：为什么真正上市的时候要把名字改掉？   
左小祖咒：那么为何去改这个名字，通常我的唱片里面是不带改的，就是很早定了也都不会改。但10多年后我也没有倒下，就用了《左小祖咒去奶子房》这个名字。   
GQ男士网：奶子房在你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左小祖咒：那么有很多人说，奶子房跟北京的奶子房有没有关系？我再说一下，没有任何关系。泸沽湖我也没有去过，包括去制作奶子房这个专辑，基本上写的是云南西南地区。奶子房它跟中国正在建筑中的县城或某个地方太像了，任何标志性都没有。那么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的粉丝们去听的话，奶子房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地方，山山水水人很少，环境也很好，塑料袋很少，这样的一个地方，水是捧起就可以喝的这么一个地方。   
GQ男士网：其实奶子房就是你生活的理想之地？   
左小祖咒：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去奶子房》这个专辑和《最爱》专辑两个有共同的一点，他们都是配乐唱片，《去奶子房》它有很多人在唱歌，实际上这个音乐不像我以前的音乐那么强烈。你们听我的音乐时候，你必须认真去听，如果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一直老说话，你很烦的。就是你需要听我的音乐时候，你觉得理解他才可以听，不理解的一个人觉得像在那说相声。而且我的音乐，我的人声都是很大，音乐很小，歌声和音乐比例和通常摇滚乐不一样。那你去听的时候，一个大老爷们老是在那哇哇说个不停你很烦。那么《去奶子房》和《最爱》这两个专辑，一个是带唱歌的，一个是没有唱歌的，总之他们同样的气质是配乐，女声唱都比较清淡，唱的就是像耳语一样。这两个唱片确实是对好环境的一个渴望。   
  
  
我唱的越难听，我的唱片价越高   
GQ男士网：形式上的改变一直是你追求的？   
左小祖咒：在创作的时候，我尽量做到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非要自己演唱不可。我想世界上更多的歌手，他们的唱片都是以自己唱为主，哪怕是创作歌手，他们也是以自己唱为基础的，除非自己不会唱歌。当然我是以自己唱歌为主的歌手，我不唱歌的话，我的唱片不好卖，我唱得越难听，我的唱片卖的价钱越高，卖得也越好。可是《去奶子房》的销量并不是特别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因为它太好听了，它不像我其他的唱片。那么《去奶子房》的销量要比《最爱》要高，《最爱》就是这次跟《去奶子房》专辑同时发布的，是顾长卫先生的电影《最爱》原声的专辑，这个专辑我也没有唱过，一首没唱过，他的销量当然更抵不上《去奶子房》了。   
GQ男士网：你的乐迷已经习惯了你自己独特的方式？   
左小祖咒：在这20年的时间呢，我培养了我的粉丝，他们喜欢听我那些怪东西，他们对一些很好听的东西，他们很不感兴趣。那么我早期的唱片，《走失的主人》仍然保持着在我所有的唱片里面，我目前做了自己的15张专辑，《走失的主人》这张专辑，是我的第一张唱片，在我所有的唱片库里面仍然保持着中等的位置，它仍然保持显赫的地位。   
  
  
我肯定不平庸   
GQ男士网：经常改变自己唱片的艺术形式，让你享受其中吗？   
左小祖咒：上一张专辑《庙会之旅II》我有一个前言，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这是一部黑帮片，前言我告诉他们，《庙会之旅II》不是一个音乐，是一个电影。我做音乐都是拿他当电影来做的。那么可能《去奶子房》是一个风光片，可能有一点文艺。全世界有很多的人过来演唱我的作品，里面收录了早期的朱文也写的《泸沽湖情歌》的歌词。做艺术的时候，开始你做事情肯定会很紧张，我20多岁做唱片的时候我是非常紧张，那么有的人，做到最后他还是很紧张。我想我今年也40多岁，我觉得我可以把艺术的形式可以稍稍改变的，是否这样做我做得轻松一点儿，很多人都不想出唱片的时候，我说你们到我这儿唱歌，他们都特别高兴，因为我的专辑今天的平台比较大一点儿，通过这个那个的专辑发现了好多人的才华。   
GQ男士网：很多人说你很有才，你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左小祖咒：可以吧，他们随便吧，我觉得什么鬼才，邪才，天才，说我都无所谓，总之肯定不是一个平庸的了。我也不认为我怪，可是我前几年发现自己真的挺怪的，和他人不同。我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忧伤的老板》这首歌里了，这个歌后来很多人喜欢了。   
GQ男士网：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音乐方面的优势？   
左小祖咒：大概我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证明，出了许多作品。我是93年到的北京，今年是2012年，在这个时间段里，具体的啊，我不是太清楚了。那么我也努力地希望自己做到这一点——我是否能够复制我的天分，这个尤为重要。你也知道当我上台唱歌不跑调的时候，观众会认为来了一个冒牌货儿，他们会觉得来了一个左小祖咒的枪手，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如何能够做到我下一次还能这样，这是很重要的。当你在镜头前，我是哪个哪个明星的时候，可是当你不是的时候，观众会觉得会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对像我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这是必须要做到的。这有别于一件艺术作品，你拍完了，摆在那里，无所谓，对于艺术品反正是一刻的考验。可是我是要现场秀的，你必须要做到，否则你会穿帮的。要被人凑的啊。   
GQ男士网：怎么发现自己的音乐天赋？   
左小祖咒：是的，如果我想跟大家说，他们不是很相信，觉得你杜撰一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也说不清楚。我感觉我是哪一天做了一个梦，就是那样的感觉，我什么事儿就会了。这个事太神奇了，太邪乎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像中国人说的一种动物吧，不是像他们生下来就会那种。我觉得人生很难拥有一种生下来像释迦穆尼那样的，有的人生可能是动物的，那么有的人可能60岁的时候他也会懂，有人可能像我20来岁，有点晚。我不是能够说得太清楚，我希望能够把事儿说清楚，但是我真的说不清楚。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我也说不来，他是一个奇异的能量，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太怪了。可是让你飞起来的时候，你也做不到，这是特别怪的一个事情，请原谅我真的无法复述这样的事情。   
  
  
我的初级粉&我的高级粉   
GQ男士网：有人和你说过，他们只喜欢你的曲，而不喜欢你的演唱吗？   
左小祖咒：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喜欢听我唱的部分，他们喜欢听我的音乐，所以《去奶子房》有很多人喜欢听。我的电影音乐他们都很喜欢听。在电影音乐这一块我大概出了有4、5张专辑，摇滚乐方面出来有十来张。初级的粉丝就听听我电影音乐这样的，我的高级粉丝他们会花大价钱买我唱得特别怪的那些歌儿，他们可能在研究是不是我的嗓子唱出来的。我记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唱歌的时候，我还没有舞台，经常5、6个人喝酒，他们请我唱歌，我喝多的时候是绝不唱歌的，我很讨厌在喝酒的时候唱歌，在酒桌上唱歌。但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了，大家让唱歌的时候，就唱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多年后我看照片，就是我在唱歌，他们在看我唱歌。基本上都是张着嘴在看我唱歌，就是非人类化的演唱式的，目瞪口呆的，嘴合不上拢，就只是看我唱歌，他们嘴张着的。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录音为证，就是我的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通常是这样的。那么从第四张专辑《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变化。它的形式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直到今天出《去奶子房》这样的专辑。它的锐性不是像以前他们跋扈、张扬，它的外表更加柔软。你要知道每部电影都不一定是黑帮片，有时候我也拍风光片的。   
GQ男士网：对于那些不懂你唱些什么的初级粉丝，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说吗？   
左小祖咒：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话说，他们起哄挺好，他们怎么说都可以。那么我早期的粉丝，他们仍然喜欢我现在的音乐，就是无论我怎么变，他们还是喜欢，那么大概占到四分之一的人。在我最早期的音乐里面，我也有很宁静的一部分，我的音乐有这些东西在里面，有很缓慢的歌曲在里面，他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放大。即便我吵闹的歌也是充满宁静的。   
  
  
让很多人懂你，是一种弱智行为   
GQ男士网：有媒体总结过你的音乐历程，你觉得他们评价准确吗？   
左小祖咒：他们的评价不准确，恰恰是很好的。   
GQ男士网：你不希望他们点评，还是说本就不应该点评。   
左小祖咒：这个世界上也不需要让很多人懂你，这是一种弱智的行为。你怎么会让一个人理解你，了解你，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一种很脆弱的行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可能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诉求，如果你过了30或者40岁，你仍然有这样一个要求的话，那么你绝对是很脆弱的。你是先驱的时候，或者你是任何事和别人做得不一样的时候，你去跟每个人讲，你是做得多么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希望他们理解。我们家房子要拆，我们整个村子里面，就我们家不想拆。你不知道中国人都想拆这个房子，你没有见过这个事儿，一个村子里都想拆这个房子，觉得我们家不拆影响了他们拆房子，希望我们家也跟他们一样拆，说看在多年的份上，一个村子的份上，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告诉我的父母，说你作为一个先驱，一定要忍受得了寂寞，让村里人对你的误解化成灰，不要让他们理解你。因为他们有一天，他们失去了土地，比他们用低价收进去的时候，10年后他们没有土地，当粮食很贵的时候，菜很贵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钱去买什么东西了，他们知道你是对的，让他们后悔！但是现在跟他们说，他们觉得你不相信他。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跟做人都是一样的道理。当有人真想要去死的时候，你是帮不了他的，他今天不死明天也得死。   
GQ男士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   
左小祖咒：因为父母觉得村里面这些人，跟他们几十年在一起，你看过黑泽明的《七武士》吗？他讲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七武士是每个人都不想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这些农民一样，其实我给他们写太多的歌曲，他们确实是很可怜的。我都不好意思在网上讲这些事情，因为讲了我会招来一吨臭骂。我太了解他们了，政府为什么会有空子可钻，是因为抓住他们的两个蛋，他们喜欢这个，只有少部分人不喜欢。那么少部分人不喜欢，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大部分喜欢才会成功。他们喜欢先要政府把他们家拆掉，希望他们能够住上楼房，希望能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今天好多地方仍然是这样的，你不要怀疑我的说法，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是你不是的人，多的是这样的人。   
  
  
爱我就是买我的东西 这是一个直接的时代   
GQ男士网：你需要有一些真正懂你的人理解你吗？   
左小祖咒：是，我当然需要，因为我不需要的话我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像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写围脖，写得很好。我在互联网上，主要是卖唱片，我必须要把我的作品卖掉。因为我把我的作品卖出来，他们听了，看了我的歌词才可能知道我是多么的不同，而不是在互联网上简单的随便的听个大概而已。如果我不卖出去，他不知道我的厉害。那么今天你必须站出来，吆喝！没有什么拉不开脸面的，你的脸面算个屁。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爱我，就是买我的东西。其他扯淡！想抠门儿，我见多啦。今天仍有很多人人在互联网上装蒜，耍思想，舞文弄墨的那种。对于我，只有把我的作品卖掉，我的魅力，我的思想才得以展示，拐弯抹角的，没有意思，这是一个多么直接的时代啊。   
GQ男士网：在更早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左小祖咒：在更早的世界里面，像歌星，他都是要保持神秘的状态，他不能跟歌迷见面，要装着那样。有很多的歌手歌星，他们出来之后，他们也说不了话，他们的话都是制作人和唱片公司告诉他们怎么说，因为“见光死”他不能说话，他偶然露面的。但今天不行，今天你必须要面对每个人质疑的问题，如果你不回答，是不可以的，你就是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就是说我认为你东西有问题，我卖了你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如果你不去回答的话，你必须要当事人自己站出来，回答他们，如果你回答好，那么就OK，他们就会告诉别人，这个很厉害，就是他们得到了一个满意的回答，或许公众对他的艺术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通过这件事情，对你感兴趣。   
  
  
该如何做好危机公关   
GQ男士网：确实，在今天的时代里，这样的质疑不得不去面对。   
左小祖咒：每个人都会有危机公关的时候，像我跟申通快递他们打仗，他不得要领，他们希望过来拿到全款赔偿，一个礼拜后，把我们的东西偷了，偷了东西很正常，因为你一个公司，几千人，他不可能不出事情，但他希望我把这个影响消除掉，就是把我微博原始的东西弄掉。其实我说是不可以，就像你们GQ把年前的杂志收回来，你不可能收回来的，就算收回来，价钱是很贵的，是完全收不回来的。我跟他们说，你们的道歉态度很好，我会继续说明这件事，你们一转就可以了，很棒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对他们也是一个宣传，但是他忘记了最初的一件事情，他们太死脑筋了，我对删除的态度是不可以的。   
GQ男士网：国人或企业对于危机公关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左小祖咒：那就是中国很多的人在做企业，做很多的事情，他们都是农民，他们的思维很麻烦，实际上危机的出现对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他们失去了。那现在碰到我这样的个钉子户，不是说拆我房子就是钉子户，我这个人就是钉子户你信吗？碰到我，我每天给你转一条，你每天流失多少客户，随着我在互联网和在公众的影响力，我能搞你三年，你搞死了，你的损失很大了，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的粉丝他们力量是越来越大的。   
左小和他的礼帽   
GQ男士网：会给你的女儿听你的音乐吗？   
左小祖咒：对不起，因为我的家庭里面，我就是这样，不给她听她也会听，但是我从不主动让我的孩子去听我的音乐，我也从不主动告诉我的孩子应该怎么做，当他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会跑过去跟他说，这件事该怎么做会更好，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失去什么，我一定会有一个筹码，这个筹码是我帮他拿出来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是要过好的生活，我的孩子本能也是这样的，当我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有两个方式的时候，他立马会知道该怎么做，而不是要我告诉他怎么做。   
GQ男士网：那么对你而言，好音乐的标准是什么？   
左小祖咒：好音乐的标准就是有很好的识别力，一听就是你的，这东西有你Logo，这个不是写在脸上的，但是一听很快就熟悉了。一定要有很好的识别性，我觉得有很多的艺术家一点识别性都没有。   
GQ男士网：最喜欢居住的城市？   
左小祖咒：北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以后我想我会离开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现在还在工作，北京给了我很多。   
GQ男士网：最喜欢的作家？   
左小祖咒：吴承恩。他是魔幻大师，我现在还喜欢他。小时候看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太神了，觉得这是真事，后来才知道这是作家写的。我到现在还觉得了不起。   
GQ男士网：自认为你最好的唱片？   
左小祖咒：我想很多人在每次出版新作时都说这是自认为最好的，但我坦率地跟你说这张唱片并不是最好的。我最好的唱片是《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庙会之旅II》。”

13 [专访]左小祖咒(上)：黑色镶金的民谣之王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17日 18:06:24 来源：12530无线音乐 阅读次数：6547

〖字体大小：[大](javascript:chgContentSize(16);) [中](javascript:chgContentSize(14);) [小](javascript:chgContentSize(12);)〗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专访，也不仅仅是对偶像的崇拜。它是生命两次轮回的历史时刻，我在这一天的幸福感超越了任何一种无价值的幸福程度，这种兴奋感是致命的，它超出了任何一次乏味的爱情，爱情虽美，但只要听到左小祖咒走调而沧桑地唱着，我便流下眼泪。





**左小祖咒的背影意味深长**



**左小祖咒的住宅干净 清雅**

****

**进门便看见这幅著名的图片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改版**



**左小祖咒在宅前 双手插袋**

****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左小祖咒是很多人心目中精神指导者**

　　所有不听左小祖咒的人都变成了关注左小祖咒的理由。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专访，也不仅仅是对偶像的崇拜。它是生命两次轮回的历史时刻，我在这一天的幸福感超越了任何一种无价值的幸福程度，这种兴奋感是致命的，它超出了任何一次乏味的爱情，爱情虽美，但只要听到左小祖咒走调而沧桑地唱着，我便流下眼泪。  
　　很多人看到了左小祖咒的无限风光。他的音乐肆无忌惮，有人说简直不是人听的；他的言论大胆悖谬，藐视一切常理；他在《万事如意》演唱会上出尽风头，许多专家学者把他当做文化现象来研究。但很少有人知道，左小祖咒做音乐的平实和谦逊的态度，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他对灾难和弱者有着深刻的同情，对时代问题和人文主义的关怀，这一切，都让左小祖咒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艺术家。  
　　在未来的某一天，左小祖咒的名字会被我们用黑色镶金的字体这般地写着：民谣之王。（文/张蕾）

　　PS：因左小祖咒先生本人的要求，专访时间较长，将此次专访分为上下两篇。

**12530：**之前的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五百块，而现在这张新唱片是免费赠送，是因为什么？  
**左小祖咒：**当然不是随便送，一张唱片的成本也是很高。我为什么免费赠送这张唱片，这主要是和我一向做事的方式比较像。我们可以完全不一样（做事情），他们会想我这次可能涨价了，而我却免费了；或者想下次我也会免费，可能我的价格又上去了。

**12530：**那就是说下一张唱片送不送现在还没定？  
**左小祖咒：**没有定。因为我下一张唱片相隔10年，（从第一张唱片到现在）我可能间隔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在明年秋天发行。到现在来说，还有1年多时间，1年多时间的变化太快了。以前的事情基本上还能知道，到什么天气花开了，什么天气叶落了，现在都搞不清楚了。  
今年到现在还很冷，是吧？（笑着问记者）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12530：**下一张专辑已经开始制作了么？  
**左小祖咒：**下一张专辑的歌我已经录制一半了，就是制作完了一半了。这个唱片的名字是《庙会之旅2》，我在1999年出版过《庙会之旅》，到了明年我是指定要出版的。它是12年。（1999年-2011年）

**12530：**12年，你想把它当作一种轮回么？  
**左小祖咒：在别人心里面可能10年5年是个大事，对我来说12年是一个大事，它相当于一个人转了一圈。**大概我们一生也就转个6 、7圈，（笑）再转多了头就会晕了，真的有价值的也就中间那么几圈。最后的圈吧都不大行了，（诅咒和记者都笑）开头的圈吧好多东西都没确立。《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也是我写了12年。

**12530：**当时你说过500块钱的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向歌迷撒了个娇，有点斗气的成分在里面？  
**左小祖咒：**对。对有些媒体和外行来说，我有些斗气的成分在里面，对我的乐迷来说实际上撒娇的成分是比较大的。我的乐迷大部分是相当成熟的，他们可能比我小个15岁，他们的思想比我成熟，他们很少在底下（演唱会现场）很激动，他们激动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属于闷骚型的。

**12530：**对，内心暗涌。  
**左小祖咒：（我的歌迷）他们都是自己会写点诗，他们大部分都是思想比较激进一点，他们同时是小艺术家或者街头老大的那种角色，他们思想比别人要绝对一点，他们也是比较怪的。**买我的唱片他们经常一个人买个几百张，这次我免费送他们还不高兴（调侃）。

**12530：**（笑）你那张500块的专辑限量了吗？  
**左小祖咒：**没有，那张我没有限量，但是一共超不过5000张，做完这个我也不会再做500块的了，因为这张专辑我做起来特别累，用铁盒子做的，做完了模具也都毁掉了，为什么我没有限量呢？因为我觉得限量有点矫情，因为大家都在学我一开始的限量，所以我就说这张专辑我不限量了，（号称）发了1000万张，我卖500块（笑）。**很多商业的唱片公司的做法比较幼稚，他们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向我这样的“歌手”去学习。**

**12530：**这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心态是不是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胆大了？  
**左小祖咒：**倒称不上，去年发表的《大事》这张唱片是相对保守的唱片，我胆子倒没那么大，我之前还出过一张《美国》的专辑，盛中国演奏的电影配乐，那张应该是最好听的，因为我没有唱嘛，我没唱就会更好听一点。（记者笑）**《大事》是我在演唱的专辑中，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但它不是我最好的一张唱片。**

**12530：**别人可能会认为这张最好听？  
**左小祖咒：**打个比方，刚刚结束的草莓音乐节，他们下来很激动，问我：“几万人在跟你卡拉OK是什么感觉？”我回答说我都没听见，我在台口这边的时候，听不见底下，后来我跑到前面的时候才听到，他们喜欢这样的事情。可是问我这场演出满意吗？我说这场演出很业余啊，他们觉得我说话太不给面子了。（笑）我说你们还没有看《万事如意》的演唱会呢?

**12530：**我们看了。  
**左小祖咒：**你们看了啊，谢谢谢谢。（过来跟记者握手）《万事如意》这场演唱会才是相当专业，我们离完美还差一点，但是确实是相当专业的。

**12530：**灯光和音效都非常棒，包括创意。  
**左小祖咒：**对，但是有一点它讨厌在哪里呢？它太学术了，有些人都年纪偏大了，都坐在那儿看，它有点太严肃。草莓（音乐节）你们去了吗？

**12530：**草莓也去了。  
**左小祖咒：**草莓他们说我表演的比较好玩一点。（笑）我说那是年轻人的场合，你装蒜也不成这事。《万事如意》底下有很多学者，它有很多社会文化人士，他对音乐不懂，他可能在研究我们这种文化现象，韩寒啊，还有一些影视剧的这些导演，好多人都去了我都不知道，像你们去了我也不知道，（笑）他们都是闷骚型的，不会发个短信跟我说演出很棒了，他们会把这件事藏在心里面。

**12530：**但是看了还是很感动的，那场演唱会。  
**左小祖咒：**话说回来，你刚才说我是不是更加胆大了，《大事》这张唱片，（沉思）你们《大事》有吗？我待会送你们。

**12530：**（笑）好。  
**左小祖咒：**因为我一般不太喜欢送别人专辑，上次来的几个人我都没送，有些人不听我不能送给他，不听是浪费资源，拿了以后扔掉了。**不听专辑的人送给其他的人可能也不会听，会听的人拿给其他的人也许就会听了，这里面有个传销的作用，还有朋友物以类聚的成分在里面。**《大事》这张唱片做了一个新流行音乐的标准，《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在我手上是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是把民谣变成了电子化了，《大事》的成功是在这里。

**12530：**您对中国目前的民谣发展有什么想法？  
**左小祖咒：**我认为民谣这几年在中国非常火，但是很多人做的并不好。当然有些歌写的不错，像周云蓬啊，《中国孩子》这样的歌确实不错，很多（民谣）人出来就拿一把吉他在演出，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但是媒体在一边贬这个，一边说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太文艺青年了，太小众了。  
　　在很多人在模仿的时候，我应该做一张像《大事》这样的专辑出来，你知道我在西方被评为“民谣歌手”，**西方最伟大的乐队之一“烟枪牛仔”翻唱了我的歌，他们是另类民谣乐队，他们给我打电话来信说认为我是民谣歌手，这一点我是认可的。**

**12530：**您也觉得自己是民谣歌手，从开始到现在都是。  
**左小祖咒：**我早期被定位为“朋克歌手”，很实验的，是先锋的。我一直都是民谣的东西在里面，像《阿丝玛》那样的歌，全都是木吉他做的，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再版的时候，仍然没有做键盘版，还是在吉他上面做，它的根是民谣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是从劳动人民最原始的东西发展而来的，我一直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南方都是小调，小调也是民谣的一种，它不像西部民歌是很厉害的，一大片（地域）全部都是，它有印度、新疆、穆斯林、云南这些多民族的东西混合在一块,他们这种民谣的营养就很丰富。

**12530：**这是你从南方来北方的一部分理由吗？  
**左小祖咒：**不确定，我来这有很多的原因，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是江苏人，南京是我最爱的一个地方，我15岁到20岁都待在这个地方，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们待会再谈（笑）。他们一度认为左小祖咒是一个西北的歌手，因为我长得也非常黑嘛，还有口音，他们听这个口音可能觉得我是北方人，也不太确定。

**12530：**（笑）还有人觉得你是四川人、重庆人呢。  
**左小祖咒：**我出《庙会之旅》的时候，重庆人就会说：“你怎么是我们重庆人啊！唱的那个歌，整个是一个重庆口音。”其实重庆我都没去过。**所以大家在谈到左小祖咒的时候，我可能是某个地方比较复杂的，当然做人我是尽量简单的。我想我是个简单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么复杂的东西，如果我是个复杂的人，怎么会把简单的东西做进去，我也搞不清楚。**（招呼记者喝水）你们休息一下，喝点水嘛。

**12530：**中午没休息吗？  
**左小祖咒：**休息了，刚才在跟工厂谈事情，在谈加工的事情，唱片可能还有些问题，在中国做事比较难，我要跟工厂打交道，同时我是一个作曲家，我还要演唱，演奏，还要去拍摄封面，最后还要跟印刷厂打交道，和包装厂打交道。

**12530：**这些环节全部都要你来控制吗？  
**左小祖咒：**对，如果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全部错了。前面出现问题，后面无法进行下去；后面出了问题，前面就白干了。

**12530：**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吗？  
**左小祖咒：**没有人能把这件事做好。**左小祖咒的唱片为什么贵，所有环节都是我亲力亲为的。**我的助手他们跑腿，但是他们技术上是不行的。搭档在录音室，他们也做的很好，但是不是你要的那个标准，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上张专辑不是这么整的吗？我说，这张不能这么整了，（笑）不能按照这个套路来。

**12530：**你的要求近乎苛刻了？对唱片质量的要求。  
**左小祖咒：**我们把这个东西卖那么贵，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讲，你是不可以坑害顾客的，你的质量是一定要好的，如果质量有一次不好，顾客就会离开你，再去找新的人去欣赏你的话，还要费很大的劲。我干的这个行业是很难干的，只要错一次就出事了。你的作品不成功，创作他们不喜欢，这一块就出事了；你在印刷和包装上面不成功，也出事了。

**12530：**你到目前最满意的一张专辑是哪张？你可以说你最喜欢的，而不是歌迷最喜欢的。  
**左小祖咒：**我最满意的有三张专辑，《你知道东方在那一边》、《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还有《庙会之旅》这三张。

**12530：**不是近期出的这几张吗？  
**左小祖咒：**不是，**左小祖咒从没出过垃圾唱片，这一点我比Bob Dylan要厉害。**因为他们的唱片出的太多了，Bob Dylan在出前十张唱片的时候，他有水平很差的作品，但是他也写出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歌曲。我是个在出版上面非常认真的人，会把唱片在去压片厂之前我再全部都听一遍，这个过程还要花费一个小时，到了你们手上的时候，每首歌我至少听了500遍以上，你说我消耗了多长时间，他们是难以置信我在这上面的投入。

**12530：**非常追求完美。  
**左小祖咒：**追求我需要的那一块，我觉得有些东西它必须要实现的，但是混音师有时候不太注意这一块，最后我都要跟他们谈多少秒，多少秒我需要的那个东西它没出来。（笑）

**12530：**会有很多库存的作品吗？你不太满意就不发表了？  
**左小祖咒：**《偶像》这首歌你知道吗？（记者点头）《偶像》这首歌到了2008年才出版，2001年的那张《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的时候，我就录制了这首歌，别人都说这首歌很棒，我仍然把它剔掉了。

**12530：**是为什么呢？  
**左小祖咒：**我认为我的主歌部分做的不好，还有我的录谱没有做好，它太机械了，没有把我想要的张力表达出来，同时我觉得我还在写歌的技术方面出了问题，因为我熟悉了一个套路，我无法跳跃出来，把这首歌的意境表达准确，所以都已经混好音了，我仍然认为这个作品不能出版。直到08年的时候，我请了编曲帮我写了一半这首歌的旋律，所以这首歌是两个人写出来的。我认为我的作曲水平已经表达不了这首歌的意境了，如果我再写的话，我还是那样的歌。**当我无法超越时就会找朋友来帮助，这一点上我很清醒。**

**12530：**对歌词的要求会更严格吗？  
**左小祖咒：**严格到吹毛求疵了。**我是一个文字上有洁癖的人，如果他们看到（歌里）有错字的话，那个错字就是我故意写上去的，很多人说我的有些发音是错的，说这个词是不通顺的，实际上是我镶在里面的。**当然，我们在《东方》里面也有两个错字，是印刷出了错误，后来我们公开承认了，是我们的校对上出了错误，这是好事情，我们不应该把一些问题遮掩掉。

**12530：**绝不藏着掖着。  
**左小祖咒：**我曾经在新浪微博上说过：“**我比无政府主义要官僚，比官方更自嘲，各国政府借鉴我会进步得更快**。”

**12530：**新浪微博我们也看了。  
**左小祖咒：**对的，新浪微博它需要的是一种浅性的传播，所以我说话也是比较注意，它和推特（Twitter）还不太一样。

**12530：**你的所有创作，包括音乐和小说，都不太愿意诉苦？  
**左小祖咒：**我写了一首新歌，它包含了我的同情心，任何人也是看不出来的，讲了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有人来抢劫来了，这个故事我给你讲讲，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歌词了。“……喝杯咖啡吗？要加点糖吗？就像这世界不要太难过，你这个时候走出这个地方没大事，换个别的地方就要出大事，不是说世风日下，难道是你的品行低下，救火要靠最初的几分钟，选举要靠最后的几天……”（笑）

**12530：**从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到现在，每张专辑里面都有一些意象是关联的。  
**左小祖咒：**是，还有一些数据。

**12530：**你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故事大王”，来给别人来讲述这些故事。  
**左小祖咒：**我有很多的量词都是一样的，几点钟来接你？过了几张专辑他几点钟真的来接你了。（笑）我在《偶像》这首歌里写了这样的话：“总之你不同于墙倒众人推的那种人，总之你不同于撕掉游客身份”，“你把讥讽看作爱，说你来还钱是上次偷了他的，并说那样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2530：**这是你在其中留下的线索吗？希望别人可以看到？  
**左小祖咒：**这是我的生活经历和非常不同的想象力造成的，我的生活的确是太怪异，我当过兵，还被关过三次；我住在这么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在当时说，可能要等过了十年，我才会说。**（上篇完）

14 南方周末访左小祖咒

类别:[人文历史](http://v.nddaily.com/index.php?m=News&a=index&cid=22) 浏览量: 7

版次:[GB24](http://v.nddaily.com/index.php?m=News&a=pub&pub=%E5%8D%97%E6%96%B9%E9%98%85%E8%AF%BB+%E6%96%87%E5%8C%96%E4%B8%AD%E5%9B%BD) 版名:[南方阅读 文化中国](http://v.nddaily.com/index.php?m=News&a=pub&pub=%E5%8D%97%E6%96%B9%E9%98%85%E8%AF%BB+%E6%96%87%E5%8C%96%E4%B8%AD%E5%9B%BD)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4-25   
作者:[沈伯韩](http://g1.nddaily.com/index.php?m=Space&a=index&uid=46316) [王晶](http://v.nddaily.com/29886)

摘要：**左小祖咒**，本名吴红巾，1970年生于江苏一个船工家庭，在水边长大。15岁离家，在部队里做过医生。1993年开始混迹于北京东村的艺术家聚集地。曾租住在一间农民的屋子里，一开门就能上床，地上堆了很多打口带。那时他经常跟画家们一起吃饭。有时饺子还没上来，四个人已经喝了四瓶小二锅头。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闵梓　摄



**左小祖咒**与妻子小莉、女儿皮皮。



**左小祖咒**给皮皮擦嘴，皮皮两岁时就学会唱《好姑娘》。



今年3月，**左小祖咒**在北京开演唱会，韩寒现身捧场。

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CHANGE IS HERE .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题字：钟国康）

这一生我就希望自己活得透彻

**左小祖咒**，本名吴红巾，1970年生于江苏一个船工家庭，在水边长大。15岁离家，在部队里做过医生。1993年开始混迹于北京东村的艺术家聚集地。曾租住在一间农民的屋子里，一开门就能上床，地上堆了很多打口带。那时他经常跟画家们一起吃饭。有时饺子还没上来，四个人已经喝了四瓶小二锅头。

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王小波曾经在《2015》中描写过当时画家村的生活：“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艺术家与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在东村期间，吴红巾曾几次因莫须有罪名被羁押，后被释放。既没有原因，也没有解释。最长的一次，他在拘留所莫名其妙待了四十多天。后来才知道是住地附近一家化工厂爆炸了，一名香港记者闲谈这件事时提到过他的名字。另外一次，他与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去杂货摊买烟抽，被杂货摊主人当做流氓一棍打在头上。被棍击中的地方从此不长头发，于是后来他戴起了帽子，同时改名**左小祖咒**。

乐评人张晓舟认为，这段时期对**左小祖咒**的艺术来说异常珍贵：“那时候他的状态就像个盲流、上访者。他经历过整个地狱、整个幻灭、黑暗，这黑暗王国正是他的矿藏。他不是以摇滚英雄形象出现的，他作品里几乎没有青春期那种玩意，他是从死神那儿出发的。”

但是**左小祖咒**的朋友也认为，正因为“看到过一个人不该看到的事情，有时候他会整个人像潜水一样沉下去了，突然崩溃。人有时候是走不出来一种阴影的。”

虽然在2000年时已经出版了两张唱片与一部小说，但这些专辑与书卖得很差。与此同时，他身边大部分朋友都以为他既然出了唱片、小说，就应该已经成名发财，时常有人找他蹭饭、借钱。结果在2001年，他不得不搬进地下室去住。按他的说法是，“在发唱片之前最惨的时候都没去住过地下室，结果发了唱片，反而去了”。这些回忆相对应的是，与他接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认为他在2000年就走到“地上”了。用他朋友的话说就是：“那些年走投无路，基本没法往下混了”。

困窘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那一年他35岁，发行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发行了这张专辑后，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有人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确实改变了，当年听**左小祖咒**的人从少年慢慢成了青年，也有了消费能力。“社会给艺术家抛出了各种各样的救生圈，或者说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因为一代青年成长为社会栋梁都有点闲钱了愿意消费一下了”，颜峻说。“这些年文化与政治，商业之间的空隙，空间越来越大，导致左小这种妖怪能主流搞乱。”张晓舟说。

也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左小祖咒**多年来一直坚持：“他在这几年里把自己与现实的位置、与观众的关系等等问题处理得更好一些，也学会了一点如何争取说话的许可。非常努力。”张晓舟认为他的走红还和他一直以来强大的抒情器官有关，而主流缺的就是这个要命的器官。

**左小祖咒**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觉得这就像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于是一切突然都给掰回来了”。从出版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后，开始有人找他做电影配乐，有人找他来写歌、做艺术品。他不是每样都接，但仍然开始慢慢被人所知。

今年3月，他开了一场演唱会，观众有两千人，还找了曾轶可和陈珊妮出场。观众里也有大牌，韩寒来了。

另外一个很少为圈外人所知的事情是，2006年，**左小祖咒**结婚了。

他在北京一处专供人搞豪华婚礼的清代王府做了一场婚礼。有人说这是他见过的最艳俗、大红大绿的婚礼。**左小祖咒**先穿西装，然后又换唐装，笑容满面；女方也换了好几身衣服。双方家长、亲戚、艺术家朋友，以及德国EN （倒塌的新建筑）乐队成员全数到场，达几百人。**左小祖咒**喝得大醉，被人架着唱《乌兰巴托的夜》。这是女方家长也能接受的“好听的歌”。次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小名皮皮。她女儿也很喜欢爸爸的歌，两岁就学会了唱《好姑娘》。

“我办这场婚礼，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完蛋啦”，**左小祖咒**倚在椅子上，斜眼对记者说：“那时候我还买了房，在朝阳北路，有170平方米”。他说话与唱歌一样，都在跑调。

他的朋友们说这这场婚礼并不是一个玩笑。“他确实觉得他的生活要发生变化，他想过上文明社会的生活”，有人这样评论。还有人说，对他来说，玩笑和真实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他还特别希望《知音》能过来给他做报道，因为这样他父母就算在农村里也能看到他上了杂志。

在这场婚礼上，**左小祖咒**的父亲满面红光，靠在门边默默喝酒。他不懂**左小祖咒**的艺术，但是他很高兴。**左小祖咒**也很高兴，他终于能靠自己的能力让身边的人获得幸福的感觉了。而在这之前，他做不到。

现在，**左小祖咒**住在一个大富豪艺术投资商给他的公园里，整个地方占地60亩。那个院子门口有石狮子把门，从外面看是一座破落的村落，但在访客进入的时候，门房会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您是找左先生吗？”院子里有孔雀，有湖，还有厨子专门给他做饭。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住在“宫殿一样的房子”里。只有到演出前才排练，平时接受一些想接受的采访、做做艺术，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发呆。“我的时间都不够”，他说。

一位老朋友说，如果这几年里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终于对自己有了些控制：“在2006年结婚生女之前，他会跟除了朋友以外的所有人吵架，没有吵架对象就找一个出来，要是找不出来，他对着一面墙也能跟它吵起来。现在，他只跟朋友、只跟老婆吵架……他以前是一条野狗，现在像老狐狸。”但是朋友们也一致认为，**左小祖咒**仍然是那个**左小祖咒**。

张晓舟说，这十年里，无论是社会还是他的生活都变动特别剧烈，“人的悲伤、悲愤、悲悯、悲情，是会流失的。但是他没有。他有种独一无二的畸情以及奇情，有搞笑幽默的能力。能够把握悲剧和喜剧的平衡，这种气质超越了鸡零狗碎的东西”。

“有些艺术家发达后就过很空洞甚至很腐烂的生活，正说明他们底子太差”，张晓舟说，“但是对**左小祖咒**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当然他也要警惕这种成功达人的身份。”

而朋友们一致认为，他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发大财。“10年前他就想发达，那时候我们就经常一块讨论致富秘诀。今天他还是这样，但他有可能会过得很好，像今天一样。但永远发不了真正的大财”，颜峻说。

所谓的从“地下”到“地上”

**南方都市报：**2000年的时候你出了唱片和小说，你觉得算是从此走到“地上”来了吗？

**左小祖咒：**在2000年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地上”。因为我到现在一直做的是不为人知的、只有很小部分人喜欢的音乐。我认为“地上”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音乐。今天他们喜欢我是因为这十年我出了十张唱片，我一直在做。你知道，我不像很多歌手，出一张唱片靠一首歌就火了。我做了很多的唱片，大家才知道我。而且就算是别人知道我，我也不是一个流行歌手。

今天有一些歌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能接受一些。但是它的气质仍然不是大众的。我自己知道。也许是我的言辞和做法大家间接地接受了。我在2008年发表了一张唱片《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那是我最爱的一张唱片，那张唱片也获得了很多批评家的认可，但仍然没有很多人理解这张唱片。

**南方都市报：**不过现在大众越来越接受你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左小祖咒：**我在去年出版了《大事》。到目前为止这张唱片喜欢的人是最多的。但可以这么说，这是我十张唱片里最差的一张，它也恰恰是十张唱片里最大众化、最被接受的一张。因为这张唱片，我确实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如何看待这张让人容易接受的唱片？

**左小祖咒：**我想很多人在每次出版新作时都说这是自认为最好的，但我坦率地跟你说这张唱片并不是最好的。我最好的唱片是《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庙会之旅》。

《庙会之旅》是我唱片里卖得最差的一张。《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是我唱片里卖得最贵的一张。我被他们渐渐接受的是《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一直到《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专业音乐人和乐迷，开始慢慢地关注我。到2009年出《大事》这张唱片的时候，出现了类似像你说的“地下”走向“地上”的效应。其实事实仍然不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我的作品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懂我的意思。我想我是比较清醒的。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体力怎么样？还能不能唱出10年前唱片里的那种高音？

**左小祖咒：**上个月我刚刚举办了万事如意演唱会，有视频。这些大家都可以从视频上看到。唱不唱得上去不重要，就是我唱不上去了，又如何？（轻声笑）体力有下降的感觉。一个田径的运动员他该什么时候退休，一个拳击手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可能35岁退休，有的可能打到40岁，但是到45岁的时候不可能有人再登台来挨揍了。

你知道我们干的这一行，实际上和一个拳击手、和运动员一样。而且我同时也是一个作者、一个作家，付出了脑力劳动，还要在现场上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同时需要心理素质。这些指标比较高。而且你还有状态不好的可能，哪一天可能是气候的原因、个人情感、遭遇的问题。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唱不上去了他们可能说———他不行了。我四十岁唱不上去他们仍然说我不行了。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你那天或者这几天出了什么问题。我不是解释，我也不会解释这些事情。

**南方都市报：**外界有什么质疑你都不会再去反驳？

**左小祖咒：**我是在别人不质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说两句，而且说两句就完了。很多人都想看着你倒霉，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说你不行了。

**南方都市报：**是这样吗？

**左小祖咒：**我想你也会这样。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你知道，当你成功之后，别人希望你失败。他们希望看到你出丑。然后我一直在不停地出丑（笑）。但是如果你没有成功也没有人知道你……当别人问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否有）很多的苦难，（这）时候，（我会）不了了之地谈一些事。因为，这些事情，它也不太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从《苦鬼》（1999年）就开始唱：“每个亿万民众失业的年代”。现在你还在唱这一句，你觉得这个时代变了没有？

**左小祖咒：**得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在一个月前的万事如意演唱会上，我唱了这首歌，换了一种低音的方式唱。我一直想把这首歌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再换一种方式唱，像一个翻唱的歌手一样，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演唱这首歌。

我在唱之前跟他们说，下面我唱的这首歌，是在十几年前写的，希望大家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我没改一句词。我想**左小祖咒**的厉害就在于此。我想世界的格局，像《苦鬼》唱的一样。

**南方都市报：**十年前写出这样的歌词很有前瞻性。

**左小祖咒：**没有。我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牛逼。但是他们没想得那么牛逼的时候，我牛逼了。《苦鬼》我当时认为是个有时效性的歌，没想到它会延续到今天。十多年后，有的国家还在战火纷飞，人民还在麻烦地上访，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希望我这首歌过时了，真希望它过去了，可是它没有过去。我不是那种完全自以为是的人，有时候我希望我所做的是错的，我希望有的事情它能够很美好。

男人应该有钱孝敬父母养活孩子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十年里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左小祖咒：**我没有什么转变，我觉得……像很多人一样，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窘迫了（笑）。我不会为了一点钱再忧愁。至于我的作品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经说过，在十几年前说过，当你贫穷的时候这算不了什么，当你富裕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你的时候。(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南方都市报：**那你现在还穷吗？

**左小祖咒：**你觉得我穷吗？

**南方都市报：**你穿得很讲究，你现在真的不穷了。

**左小祖咒：**对。是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日子开始好过起来的？

**左小祖咒：**2005年之后，我才真正地开始不为衣食住行过分担忧。就是出版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之后。那之前他们都以为我过得很好，实际上我没有。

**南方都市报：**2005年之前你没能力请朋友吃饭？

**左小祖咒：**2005年勉强可以做到。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但我一直做得非常吃力（笑）。有时候我请我朋友吃饭之后我再没有钱回家了。因为我们喝得很晚，喝得很晚的话就没有公共汽车回家了，你就得打车。我经常把我口袋的钱全部请客了。2005年以前我一直这样过的，这样有过无数次。

所以后来我就不出去了。从1999年开始，我出了唱片，我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一个明星了。也有这样那样的报纸能够报道我，可能碰巧给他们看见了，在报道里我讲话也不客气。他们可能觉得我过得很好。我觉得那些人见到我可能觉得我经济条件很好。（笑了一声）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超人吧。既然是个超人，不可能钱都没有吧？

**南方都市报：**你请吃饭要花多少钱？

**左小祖咒：**请别人吃饭也就一百、二百、三百、五百，就是这样的事吧，没有多少钱。基本上是量力而行。可能我有时候请别人吃饭几万块钱我也请，但我可能有这个钱吗？我绝对不是一个腐败官员，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南方都市报：**人喝多了以后可以走回去，但是酒醒以后怎么办？人是要生活的，你把钱都花光了，第二天怎么办。

**左小祖咒：**第二天自己在家做做饭嘛，回家了嘛……这个事很简单的。因为人生活是很容易的。坐在牢里面你也可以活下来，那有什么。空气是免费的。

**南方都市报：**2005年之后生活变好了就是因为出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吗？

**左小祖咒：**不光是这样，很多事情都出来了。像……我怎么说呢，我跟你打个比方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你做对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就给你全部掰过来了。很多的好运就随之而来了，通过那件事。那件事如果不出现可能也有好运，但我不知道。我是那个命运的其中一个人，我只能说那个时间，从那张唱片开始，相对来说我好起来了。有很多人来找我做电影配乐了，很多主流的人开始找我写歌了，当然我不会写。媒体开始报道我，本来很多不愿意报道我，你知道。我的艺术品也开始……他们说：“**左小祖咒**你做点艺术品吧你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我们会很好地给你卖”，这样的事情就出现了。

从此以后，所有的事，很荒诞地就出现了，房地产商都来找我了。你想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买我几百张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买我的东西送人。买几百张唱片算不了什么的。

**南方都市报：**2005年在工体的画廊里，你《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照片也能卖上八千了。

**左小祖咒：**八千？肯定是美金吧。那个照片卖8000美金大概就是2005年左右。那个照片我没有卖什么，我又不是靠这个照片活着的。

**南方都市报：**2006年你也结婚、生孩子了，那时候你36岁。为什么结婚？

**左小祖咒：**后来一直想结婚。我觉得我可以养活一个孩子了，我才结婚的。我没有别的原因。之前我想得不是那么多，也闪烁过。但是到2000年之后，我就开始想得比较多了。

**南方都市报：**是因为那时候你人到三十了吗？

**左小祖咒：**呃……不是。它像一棵树一样，该浇水就浇水，该发芽就发芽，该枯萎就枯萎。我是离家比较早。我离开我父母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离开我的故土的时候大概十五岁。我一直想有一个家庭。我希望能够不要把做艺术当做养活不了家庭的借口。这些事情和我的职业是没有关系的。在我的职业里面我可以纯粹。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有钱去孝敬我的父母养活我的孩子，可以请朋友吃饭喝酒。

**南方都市报：**这段时间的生活是怎样的？

**左小祖咒：**2006年我结婚了，出了《美国》（唱片），出了一个电影配乐的唱片。我想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人完蛋了。因为我出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古典的音乐。而且我又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在京城很豪华的地方大摆了宴席，恶俗无比。（哈哈大笑）

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让别人觉得我完蛋了，我要把很多人聚在一个厅里共同吃一顿晚饭。那个顶（穹顶）要特别高。同时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之间可能还有不和，还要打架。我肯定要把一捆钱带着，因为我肯定要喝大。然后朋友不和，结果把饭店砸了之后这个钱我肯定要赔掉。在这点上我是个暴发户。最后没怎么打，只是砸了一些杯子。没有比我想象的糟。（笑）只是玻璃坏了一点。来的人不是很多，几百人。我没有让媒体过来，不让做任何报道。这一点我向来是和别人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结婚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你得有婚房，得有父母准许。你结婚时买房没有？

**左小祖咒：**买了。不买房我结婚干嘛。我在C B D朝阳北路买了房。170多（平方米）的房子。2006年6月份买的。

**南方都市报：**你结婚经过父母同意了没有？

**左小祖咒：**没有。但我的父母很开心，他们觉得他们等待这一刻太久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年纪很小的时候。可能经过二十年，他们才消停了这个事情。我不怕别人，父母我也不怕。我不在乎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亲人，我都不在乎这个事情。父母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家里也不是太差嘛，最起码能娶个媳妇，二十来岁结个婚。等我结婚的时候跟他们说，这个事可高兴了（笑）。父母他肯定就希望你能够结个婚生个孩子。

**南方都市报：**你父母误解你你难受吗？

**左小祖咒：**我当然不舒服。可是说了以后就能解决吗？我说了又不能解决啊。

**南方都市报：**你和父母什么时候开始关系变好的？

**左小祖咒：**我们关系很好，一直不差。只是我离开家他们不能理解，一直很纠结。父母担心，一直到30岁还是很担心。

**南方都市报：**他们看到你娶妻生女，终于高兴了。

**左小祖咒：**我现在是我父亲的偶像。我对我爸说我是你偶像，我爸笑了。我知道我爸喜欢我崇拜我，这在我离开家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我个人，而是因为我做的这些事儿。有媒体说要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但就是不可以采访我的父母。我父母经不起这个刺激，他们没见过这个世面，以为儿子又出大事了，又被逮起来了。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房子够大了，把他们接过来住在一起了吗？

**左小祖咒：**我没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他们不愿意，不喜欢这里。

**南方都市报：**你娶媳妇的时候，对方父母怎么说的？

**左小祖咒：**对方父母不是很同意这个事。我比我的媳妇大十岁，我长得又很……是吧。再说我是个艺术家。你没有一个月拿到一万八千，或者三千五千的金饭碗。对他们来说这个职业是很不靠谱的。再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说的全是大实话。我这个大实话说出去别人又不相信。所以有时候我没法说。我只能说一些说出来你还能相信的事。其实不是我怪，是他们太怪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女孩说过“我爱你”吗？

**左小祖咒：**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没有经历，我可能写得出那些歌吗？你说是不是。

我一生不欠别人的钱了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十年里面你成为你想象的人了么？

**左小祖咒：**我已经做到了。在今年我做到了我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我不欠别人钱，我可以跟我喜欢的朋友在一起喝酒，我可以出版我的唱片，我可以想不出就不出。我想卖一百五，卖五百，甚至送给他，我都做了。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写过一本书，我再不写了。别人写不出来。可以这么说，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做过一个行为艺术，别人也做不到。我已经够了。更重要的是，我一生不欠别人的钱。2005年前我欠人钱，但也没欠多少。

**南方都市报：**这十年里你有没有放弃过什么？

**左小祖咒：**让我想想。我想，还真的没有。我只是游泳的时间少了一点。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地窟底下是一个游泳池。我大概一个礼拜游三到四次泳。因为我下水很开心。后来我换了一个家，那个小区里面游泳池都没建好。然后我做了一个新的工作室，那地方在郊区没有游泳池，或者游泳池里面水不太好。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水的人。这对别人来说是个鸡毛蒜皮的事，对我来说是个大事。我想在这一点上有点让我郁闷。现在住的房子……让我满意过头了。你难以想象我过得怎么样。我不好跟你说。我的房子太大了。我的房子那就是宫殿。有湖。我的房子有大概六十亩地。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的。你进去都找不到我。你相信吗？跟所有人想象的都不一样。说的都是没有用的，得看到才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些细节都不重要。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进学院里吗，像学院里有人讲披头士的编曲法那样。

**左小祖咒：**是的。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很多大学里的教授都是我的歌迷，后来他们认识了我，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一直在讲我的事情，在中文系里面讲我的歌词。在去年的时候我收了一封短信，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南京艺术学院在考这个音乐系的时候，他们剖析我一首歌的作曲方式和词。人民大学希望五月份我能够给他们做一个讲座。我真的没有时间。现在我跟他们讲了，我怕他们学坏。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喝酒，因为你知道，我什么都说。有些人他会听到另外一面，真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出事了。我有很多的话他们可能不能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可能他们听到一个反面的话，把事情搞错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尽可能地去减少这件事情，但也不代表我以后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30到40岁你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40到50岁你会不会去上《艺术人生》呢？

**左小祖咒：**不知道，不知道。我想《艺术人生》这样的烂节目我不会上的。我最近上了《艺术玩家》，《零点风云》也在邀请我，很多电视台都在邀请我。你要知道2005年的时候，很多节目邀请我当主持人。

我也不认为我不是个娱乐的人。但是有些东西我不会上的，你要问我什么原因我不会说。前段时间他们要我谈选秀，我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人家。如果我在底下不去埋汰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意思，我想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埋汰一个人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的，所以我不能拿我的特长去损害一个人。有的时候我可以去，有的时候我不可以去，我有我的原则，你不能说我不参加这个秀为什么参加另外一个秀，因为我真有可能参加了这个秀，那个秀我就不参加了。

**南方都市报：**那么在你30岁到40岁的时候，有没有跟自己说什么？

**左小祖咒：**你提醒我了，我确实跟自己说过一句话。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过一句话，“与其等死不如早死”，这是我一生做的。我的一生里就希望自己活得透彻。我希望我能够透彻。我讨厌的人我不希望跟他打交道。如果有人惹了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人。这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下个十年给你自己带来什么东西吗？

**左小祖咒：**(笑)给我自己能带来什么啊？朋友在一块儿，和以前一样，在一块儿待一待。我愿意演出就演出，不演出就不演了。或者还有可能我也拿起笔来写书了，我本来说去写一本书，也有可能写书对我来说是比较独立的，不需要音乐和电影一样要很多人合作，自己打打字出个书，就很简单的一些事情。

**南方都市报：**那你今后还会做那些让别人觉得你奇怪的，比如办婚宴这样的事情吗？

**左小祖咒：**肯定会，更怪的事情还会出现。比如……我不知道。我不比喻。

**南方都市报：**你三十岁的时候有没有体会过绝望这种感情？

**左小祖咒：**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是个绝望的人。在我的所有的作品里面，对绝望的表达也很复杂。因为今天只有极少部分人像我这样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为了不平等的事情在做。很多人说我唱歌跑调，最后也是因为跑调，我把唱片卖出去了。我认为音乐、艺术，不可能是一种方式出现。当一两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是弱势群体。当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你了。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音乐里，一切你说了算。

**左小祖咒：**对。因为我是一个作曲家，同时我是一个制作人，我知道标准在哪里。我会告诉乐手怎么演奏，那我还不知道怎么唱？(笑)你听我的歌，10秒钟里面，有多少复调在里面？这个复调里面那几条怎么走？这都是我告诉乐手怎么做的，否则我怎么把它拼贴出来，音量的大小用色块表达出来的。

**南方都市报：**那么你唱片的制作人是白写上去的吗，其实只有你自己做制作人？

**左小祖咒：**对，基本上都是我。你想我有好几张专辑有联合制作人，像方无行啊，也都听我的。我是作者，是我把他请来帮我把这件事完成的。

**南方都市报：**你出十几张唱片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左小祖咒：**是的。我的唱片绝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让别人做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想偷懒，同时我想我的朋友们也没什么事儿做，他们也很有才华，就让他们去做吧。(笑)以前我早期的唱片都是我自编自导自演。不代表我多牛逼。是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可做。别人不认我。他们也不会。在所有的**左小祖咒**作品里面，失败是因为我造就出来的，成功也是因为我。所有的责任都怪我。中国那时候的美学观念没有到这个分。这怎么是音乐呢？这音乐怎么能卖出去呢？这个音乐怎么反动？怎么意识形态那么多？现在的唱片出版也不很顺利。请看以后的书吧，我写的。再过10年有一天我们再做一个访问的话，我再谈这个事。因为它还没到这个时间跟你谈这个事。你可能觉得我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很容易的，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不大把很多事情说得那么苦。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想起来这10年有什么想说的，不管对读者还是对自己？

**左小祖咒：**我还是想跟别人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给我发短信。如果你发现了我的歌我的艺术，你会在公众论坛上告诉别人，不要私下告诉我，哪怕你是错的，你可以在公众论坛上表达出来，不要私下告诉我。我不喜欢那样。当你人特别有名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就会出现。可能会出现《我和**左小祖咒**不得不说的事儿》这样的书(笑)，就是你们想干什么就干去吧。不要私下里跟我说这些事情。那么关键的时候，我付出的行动也是公对公的。如果你觉得我傻逼，你骂我傻逼就完了，我不会在乎这个事，但我怕有一天，你因为你的瞎了眼而跳河。(笑)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生活是什么状态？

**左小祖咒：**我不排练。演出了我再排练，排一次练。平时晒太阳，更多是发呆。有时候接受一些我想接受的采访。做做艺术。时间都不够。时间太不够使了。

未来十年备忘录之**左小祖咒**

1.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已经成为了我希望的人。

2.你最想拥有哪方面的才华？

我没来就没有什么才华。我都是靠我的本能在写作、写歌。让我看到的事情能够用一种最简单的情感的方式和不同于别人的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

3.你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

北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以后我想我会离开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现在还在工作，北京给了我很多。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它。离开这个地方就说明我不喜欢它。如果我以后离开它可能也有些原因，我想换个地方待了，但是我想我不至于说出我不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在北京这个城市我已经待了快要二十年了，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好的发展。你知道我那样的音乐在别的地方没有人听懂。虽然在北京、在中国听的人还不是那么多，但是他们还能够接受我，然后有一些人还能听懂我说什么。你知道，我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我还是需要他们接受我。我要出唱片。没有人买我的唱片我就不用出唱片了。

4.你觉得未来十年你能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吗？

很早就是了。我什么都不干，它也是这个。

5.你觉得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

我不希望是人民再麻烦地上访。我不希望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再唱《苦鬼》这首歌。我宁愿这首歌失效。我还有别的歌。我可以唱爱情。

6.你觉得谁会是十年后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

最有影响力的仍然是我。我不是像群众选出来的那样，知道的人那么多，但不代表我不影响很多人。他们要刨根挖底出来的话，还会挖到我。因为到今天，**左小祖咒**仍然在说自己是与不是。虽然我在说别人，但是剖析自己的话，我也不会留情的。

7.你有什么话对十年后的自己说？

没有，我干嘛要对自己说。

8.你希望什么能不要改变？

我说了不要改变就不会改吗？

9.你期待这十年给自己带来什么？

我没有。我一生走到头了。我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东西。

10.你又老了十岁，你怕死吗？

怕死。我很怕死。我想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怕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怕的，当我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可怕的时候，我就害怕了。我想我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明白这个事了，三十岁前后那几天，或者是三十岁那一年，具体哪一天我不知道。我想我仍然是一个怕死的人。我想你死掉就死掉了。跟很多的人想得不太一样。人死掉了他就死掉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http://gcontent.oeeee.com/a/71/a719fa25b2a1d8f3/Blog/718/%20http:/www.nddaily.com))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王晶 实习生廖方舟